

唱經堂才子書集稿



唱經堂才子書彙稿

清·金人瑞著



第一輯
第十六種

依原刻本排印
貝葉山房張氏藏版



12955

中國文學珍本叢書

第一輯 第十六種

中華民國廿四年十二月初版

唱經堂才子書彙稿 (全二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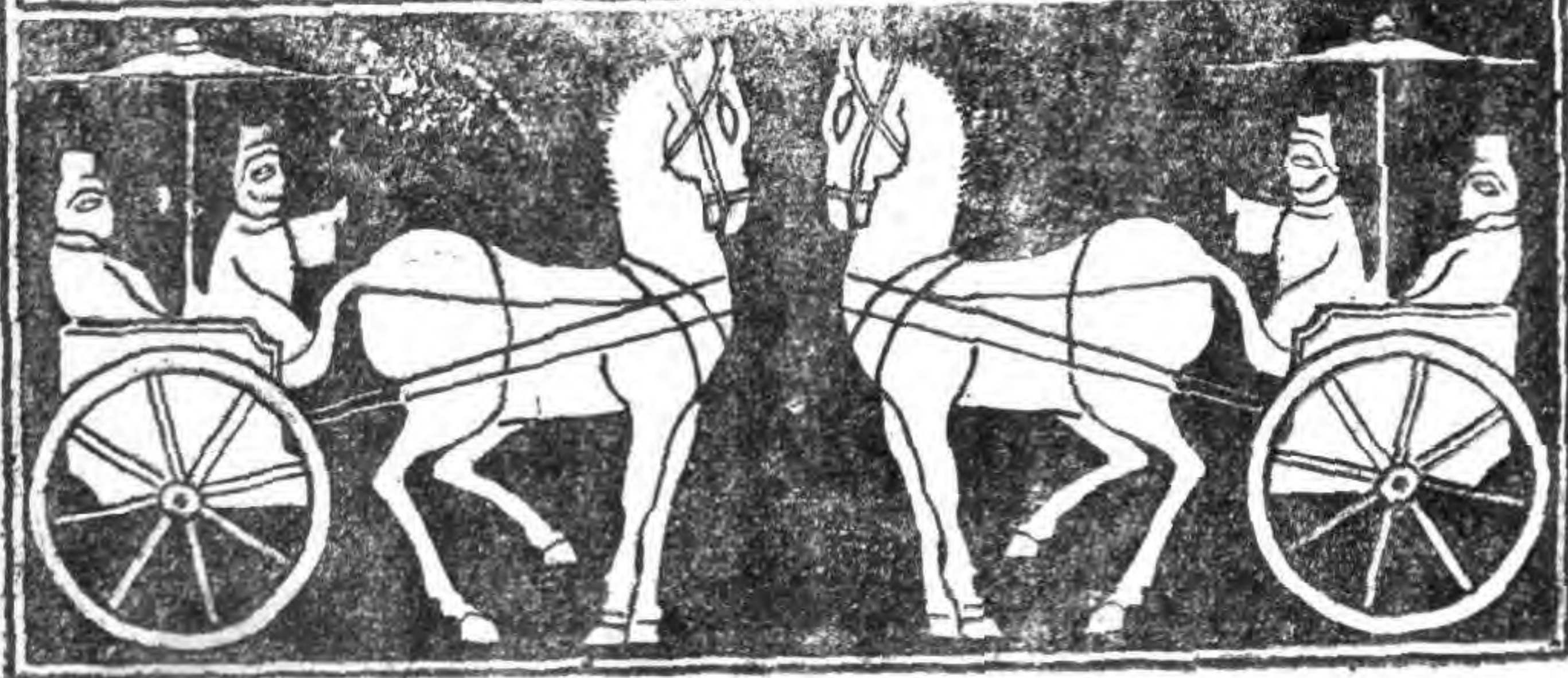
普及本實價三角

特印本實價四角

著	校	主	發	發	總
撰	點	編	行	行	經
者	者	者	者	者	售
金	阿	施	吳	張	
人	人	葉	葉	靜	
瑞	英	山	山	廬	
	存	房	房		

上海雜誌公司

上海總店：四馬路三二一四號
 廣州支店：永漢北路二二九九號
 南京支店：太平路一一四八號
 開封支店：中山北街二八四號
 雲南支店：土主廟街四七號



初版本1 —— 3600本

唱經堂才子書彙稿目錄

語錄纂（卷之二）

語錄纂（卷之二）

聖人千案

隨手通

沈吟樓借杜詩

左傳釋

古詩解

釋小雅

釋孟子四章

批歐陽永叔詞十二首

唱經堂彙稿目錄

鳴經堂彙稿目錄

易鈔引

通宗易論

本書封面題簽 陸維釗先生

附金聖歎先生傳

先生金姓。采名。苦采字。吳縣諸生也。爲人倜儻高奇。俯視一切。好飲酒。善衡文評書。議論皆發前人所未發。時有以講學聞者。先生趣起而排之。於所居貫華堂設高座。召徒講經。經名聖自覺三昧。稿本自攜自閱。秘不示人。每啜座開講。聲音宏亮。顧盼偉然。凡一切經史子集。箋疏訓詁。與夫釋道內外諸典。以及稗官野史。九疊八變之所記載。無不供其齒頰。縱橫顛倒。一以貫之。毫無剩義。座下緇白四衆。頂禮膜拜。歎未曾有。先生則撫掌自豪。雖向時講學者聞之。攢眉浩歎。不顧也。生平與王斲山交最善。斲山固俠者流。一日以三千金與先生曰。君以此權子母。母後仍歸我。子則爲君助燈火可乎。先生應諾。兩越月。已揮霍殆盡。乃語斲山曰。此物在君家。適墮守財奴名。吾已爲君遣之矣。斲山一笑置之。革鼎後。絕意仕進。更名人瑞。字聖歎。除朋從談笑外。惟兀坐貫華堂中。讀書著述爲務。或問聖歎二字何義。先生曰。論語有兩喟然歎曰。在顏淵爲數聖。在與點則爲聖歎。予其爲點之流亞歟。所評離騷南華史記杜詩西廂水滸。以次序定爲六才子書。俱別出手眼。尤喜講易。乾坤兩卦多至十餘萬言。其餘評論尙多。茲行世者。獨西廂水滸唐詩制義。

唱經堂雜評諸刻本傳先生解杜詩時自言有人從夢中語云諸詩皆可說惟不可說古詩十九首先生遂以爲戒後因醉縱談青青河畔草一章未幾遂罹慘禍臨刑歎曰祈頭最是苦事不意於無意中得之先生沒效先生所評書如長洲毛序始徐而菴武進吳見思許庶菴爲最著至今學者稱焉。

曲江廖燕曰予讀先生所評諸書領異標新迥出意表覺作者千百年來至此始開生面嗚呼何其賢哉雖罹慘禍而非其罪君子傷之而說者謂文章妙秘卽天地妙秘一旦發洩無餘不無犯鬼神所忌則先生之禍其亦有以致之歟然畫龍點睛金針隨度使天下後學悉悟作文用筆墨法者先生力也又烏可少乎哉其禍雖冤屈一時而功實開拓萬世顧不偉耶予過吳門訪先生故居而莫知其處因爲詩弔之併傳其略如此云（廖柴舟二十七松堂文集）

唱經堂才子書彙稿

語錄纂 卷之一

金人瑞撰

聖歎內書

雜華林

問。易終于卜筮。而後卒以卜筮之書存。聖人果有意乎。答。世間憂疑悔吝。都在六十四卦中。所以聖人于通邑大都之中。人贈一本。使之趨吉避凶。然後此書不廢。此末法也。上文尙辭尙變尙象。正法也。以言者尙其辭。舊聖人久修之後。爲法師說法。准了六十四卦說。便有個次第。以動者尙其變。新聖人發菩提心。要轉凡成聖。依了六十四卦做。便有個規矩。以制器者尙其象。卽象法也。化緣旣畢。人根轉鈍。須用象法。令人增長福德故。

六十四卦爲一部經。八卦爲一經。十六卦爲一經。乃至一卦自爲一經。乃至卦中一爻。爻中一句。句中一字。亦自爲一經。是五千四十八卷底一把算子。六百卷般若經爲乾卦。四十卷

涅槃經八十卷。雜華經爲坤卦。妙法蓮華。乾之終也。涅槃。坤之終也。講乾坤卦。要把六十四卦來講。所謂咸卦者。乾卦之某字也。所謂恆卦者。乾卦之某字也。六十四卦。乾裏邊具足。坤亦然。乾卦自初九潛龍勿用起。至用九見羣龍無首吉。恰是六十二字。一個字。頂一個卦。如初字卽屯卦。九字卽蒙卦是也。

達摩大師用條短秤。一喝便了。六十四卦釘作長秤。這句在我此卦前。這句在我此卦後。花拳繡腿。一路短打。又手鬆腳快。捉摸不定。大易之文也。

問何以必分上下篇。答不分上下篇。則五十二字。不得清出。上篇五字。×者。天地之盛德也。下篇十字。十者。聖人之大業也。德之盛者。莫盛于聖人。而云天地之盛德。業之大者。莫大于天地。而曰聖人之大業。總之上篇說聖人。下篇亦說聖人。上篇說天地。下篇亦說天地。位天地。不得不位聖人。成就盛德。卽成就大業之前方便也。五字十字。總是十方世界。十方世界。是大易之正本。乾至未濟。是大易之副本。我親見大千世界。是天地盛德。我親見大千世界。是聖人大業。五者未經煅煉之十字。十者既經煅煉之五字。乾坤者卽所學之易。自屯至履。乃學易之人也。你既是學易之人。我乃覆說乾坤曰同人大有。同人大有。是實法。泰否二卦。乃同人大有之楔子。乾坤另說。屯至履。是正文。泰否另說。同人大有至頤大過。是正文。把十

六卦五。在方圖裏邊橫寫。把十六卦十。在圓圖裏邊豎寫。自屯蒙起。每遇十六卦。便結一結。再
起十六卦。不跟四十八卦走。有十六卦。必用四十八字卦。先把十六卦擺定格式間架。將
四十八卦填進去。譬諸人身。十六卦。骨也。四十八字卦。肉也。乾坤。骨中之髓也。譬諸人倫。十
六卦。父母也。子也。乾坤。大父母也。十六卦。卦落墨。四十八字卦。設色。先把乾坤兩卦擺作
紅氈。乃天地之全局。然後領出屯蒙這個人來。逐出逐出演去。到得大過。戲做完了。

上經無量章句。止成就得坐身底下的坎卦。坎卦說既成。而今放心得下了。將有事于大
千世界。下經無量章句。都從離卦說來成就的。所以離卦雖放在上經之末。其事都在下篇。
咸恆卦。叫做沐浴卦。從上無量章句。煅煉出來。以法流水而自沐浴。乃重新做起。滌壯不接
咸恆的。聽了咸恆卦。身分裏邊。百病千瘡。一齊舉發。所以續說八字卦。爲懺罪法門。

上篇天地不是學者。下篇學者不是天地。學者做到十成。竟是天地了。咸恆卦純是天地
話頭。

上經先天之學。下經後天之學。先天弗違。修如是因。後天奉時。獲如是果。後天奉時。一定
要打從先天弗違來。若後天奉時。一切莫不如是。獲便獲了。難不會難。獲不要提起難。定要學
底。上篇屯卦是學聖人第一步。到得大過。纔結個果。然後請出坎離來。以天地莊嚴而自莊

嚴是爲先難。下篇聽了成恆。逃罷了。放下心。丟開手。便是。是爲後獲。先天弗違。喫盡老力。後天奉時。蕭然無事。

上經前一卦人。後一卦法。人者法外之人。法者人外之法。下經前一卦法。後一卦人。法者有人之法。人者有法之人。然意在約人。不在約法。上下經所同也。上經就把下經的法。淘洗這人。下經由他盡情做人。恰好是法。

上經談天地之盛德。終于成恆。下經談聖人之大業。始于遯壯。上篇全然沒有天地。純是聖人才情。發揮天地。下篇全然不見聖人。純是天地力量。成就聖人。學者必須有震巽艮兌氣力。讀得上篇。必須有乾坤坎離氣力。讀得下篇。上經所說。舊天地。成就新聖人。下經所說。新聖人。仍是舊天地。惟天下至誠。本覺也。作聖種子。是曰聖胎。惟天下至聖。始覺也。莫不尊親。故曰配天。論語。大易之內傳也。仲尼祖述章。大易上下二篇之綱目也。外德是坤。內德是乾。走出來是震。走進去是巽。凡夫無智。道他走出來。聖人立教。教他走進去。其實凡夫走殺走不出來。世尊入涅槃。正入到你走不出來底所在。卦中有艮卦。便是氣候。裏邊事有兌卦。便是說法裏邊事。

大易有大易之例。先有例前之義。有了例。造得這部書。有了義。立得這個例。兼三才而

兩之初二爲天。三四爲人。五六爲地。與天合德。要合陰天之德。陽天之德。與地合宜。要合剛地之宜。柔地之宜。今云爲陰。今日天底幽暗。不關昨日之雲。只是今雲蓋住陽者。巽而去也。死在一響底下爲陰。翻筋斗出去爲陽。前一法爲陰。後一法爲陽。五岳爲剛。山頂最高之處。無量劫來。爲罡風所刮。纖塵不着。故剛字從岳從刀。終南太行不剛。故不得名岳。柔大弓。卽祖王弓也。王公設以守險。不犯手爲剛。不丟手爲柔。陰陽不相見底。剛柔分不開底。陰陽二字。一優一劣。剛柔無優劣。陰陽要料簡得明白。分陰分陽。善知識爲我分。剛柔刻刻互用。迭用柔剛。乃我自去用剛柔一定之理。陰陽無窮之理。性順命之理曰義。命順性之理曰仁。先帥立出這義例來。故曰立天之道云云。

易與天地準。至神無方而易。無禮節。這是義。沒有例在裏邊。八旁了字。乾字裏邊用。坤字裏邊用。乃閃電之形。迅疾得緊。人旁一直是地。旁乙字是天。說天地爲人而說也。易之爲書。有兩副本事。他能灑天地之道。能繪天地之道。天地之道。無處不到。此書無處不到。云灑。繪如紡車一般。天地之道。無有窮盡。此書無有窮盡。云繪。且先問天地之道。如何灑。繪在那邊。天刻刻做地。地刻刻做不牢地。天正是地。地正是天。用不得卽字。天地二字立不定。我只尋其道。天地字聖人權巧說之。道字乃實說。爲何有此道。這其中有個緣故。卽所謂幽明之故也。幽明不

是理不是事。不是境界。只是個故。只要久于其道。與他摸熟了。就摸出這個故來。故要溫故。故即平等智。新是差別智。仰觀俯察。就是知幽明底方便。仰觀不是看。觀世音之觀也。事天明了。而後事地察。仰以觀者。仰即觀之法。俯以察者。俯乃察之法。人不當意故仰。仰非人之常。人有憂愁。故俯。俯亦非人之常。學成仰法。以此觀于天文。學成俯法。以此察于地理。古鏡銘云。漢有善銅出丹陽。鑄而用之。清如明。如之云者。日月兩行為明。今日活在這裏。還是來。還是去。菩薩于此想一想。豈不是個兩行。幽字不作暗字解。中間不是山字。喻如蒜疊間隔。秋葵子亦然。只是一朵花。為何中間有許多隔。每隔有五粒子。一粒一顆。彼彼互非者何故。秋葵隨日輪而轉。不過一朵花。為何剛到柔一隔。柔到剛一隔。如子時為剛。丑時為柔。彼在時分裏邊團團轉來。故每隔中有五子。中非幺字。乃是香烟篆。秋葵在二六時中。有許多隔。下無數種子。一切衆生于二六時中。有許多隔。造無量罪業。這是幽字。我既摸熟他底性子。則知幽之故。便于二六時中。不下種子。知明之故。便于生死兩行。絕不慌張。先幽後明者。自己不下種子。生死由他罷了。郊祀后稷以配天。何不倒云郊祀天。配以后稷。蓋丟了現前一法。天不可得而事。故先言后稷。後言天也。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明堂四面無牆壁。宗祀文王是一法。于明堂。遂通萬法。郊祀者。野祭也。宗祀者。廟祀也。圓丘方不得底。况可祀之于廟。天無方。只可野祭。文王是

國之宗，自宜廟祀。然不郊祀天，則文王再祀不着。能郊祀天，則祀文王，卽是祀天。純亦不已，故云以配上帝。

乾卦文言乃統天，應云乃統地方，與乃順承天相應。不知地無一刻做得牢地，極空礙底東西，從沒有人空礙他，則地非地，仍天也。故不曰統地，曰統天。天沒有頭數，豈有衆天被一天所統底理。

南方大火星，獨稱爲星者，以此爲定盤星故。二十八宿爲天文（亦名二十八舍），天是正圓底，角次有許多星，亢次有許多星，則角宿亢宿亦正圓。餘準此，東西南北上下爲地理，物相雜故曰文，雜而不越故曰理。權說是天，天就有文了，我不見天，止見文矣。權說是地，地就有理了，我不見地，止見理矣。天文在堯典，地理在舜典，天文是地理做底，地理是天文做底。天能收拾大地以爲文，地能收拾天文以爲理。天文是圓底，必須觀地理是方底，可以察軒轅鏡之圓也。純中無邊，其着棹處，止一微塵，骰子之方也。純邊無中，與圓敵體不同。圓團團是中心，方周身沒有心（一雙）。圓着棹，止少分圓，旋轉無定，有無量圓方。六面，面看去是邊，沒有一個方在上面（又一雙）。圓底再走不脫方，指定一處，是處有上下前後左右，刻刻方在那邊，方底只是上靠下，下靠上，前靠後，後靠前，左靠右，右靠左，刻刻圓在那裏（又一雙）。圓底既沒有

邊際人照進去。要放蕩起來。他轉了百千萬億遍。所照底影子亦轉了百千萬億遍。只爲單看了自己影子。已于圓中處處作大因緣。人就受了累了。方底雖六面。只得一個前面。影子在圓中所照之處。就是前。所不照之處。就是後。前後既立。遂有左右上下。只一個緣故。圓底遂方起來。繫矩者。于此不立前一面。則五面都立不定。前右下屬凡夫。後左上屬聖人。仰以觀于天文。文殊也。俯以察于地理。普賢也。天文圓。斷無凡夫因。地理方。已有菩薩因。天無凡夫。因爲凡夫。略不卽溜于圓中。卸落影子。就弄出七縱八橫。切忌切忌。方已是凡夫。前後一繫。左右一繫。上下一繫。菩薩于其中間。一無所倚。竟可脫去凡夫。且喜且喜。

天文只許你觀。觀世音遍觀十方。表裏洞徹。影子不落在圓器裏邊。然後脫得幽字。地理只是三雙。你只死心塌地。不成前一法。則無前因。以無後。安知前不是後。後不是前。上下左右亦然。然後證得明字。仰以視天文。不知幽之故。俯以齊地理。不知明之故。只要放倒自己。仰便是觀。不仰便是視。俯便是察。不俯便是齊。眼看爲視。不看爲觀。顯齊爲齊。密齊爲察。幽字裏邊。凡夫住持。明字裏邊。聖人住持。凡夫在幽裏看花飲酒。已飲無量酒。看無量花。聖人在明裏看花飲酒。從不曾飲酒。不曾看花。幽字了不得。好端端一個天。却弄出凡夫來。天却迅疾得緊。不來管你。你却受了累了。所以幽字害怕。明字要緊。天文要還他一個無見頂。地理要還他

一個千幅輪。

凡夫眼光短，故云生死只得一番生死。聖人眼光長，故云死生逃不脫死，只爲逃不脫生。捨身受身之際，猶如旦暮。凡夫單理會死，聖人兼理會生。死生事大，生死事小。知死生之說，非知死生也。死生之際，豈容汝知。決定該這樣曰：讓團團論轉來曰：論說從言從兌，兌澤也。學問充足于胸中，但照眼光，濶翻而說，無非妙義。死生之說，從沒有本子。聖人述而不作，只就看見底理寫出來，非劈空立說。死之必生，爲你不是你做底。你便死了，做你底不死。生死凡夫所獨也。死生之說，君子所獨也。死生，君子與凡夫所同也。約死生不容說。約生死，生死無說。凡夫無說以處此，聖人有說以處此。死之下有生，字爲活路。死是實法，生是死之說也。正文只是個死之說，死之說曰生。原始反終，雖兩件，只要你原始，一切衆生，只爲不曾原始，所以昏昏過日子。你若原始，那個始便應時在你面前，翻筋斗反做終。粗粗原，他粗粗反，漸原漸反，究竟原，他究竟反。女台爲始，舌上爲胎，下爲子宮，把舌尖放在上齒裏邊，取了胎音，取胎之因，放下成字，成胎之果。舌乃心之苗，胎乃心所感。終左系，是繩，不是絲。三股麻絞轉來，已成繩了。還只要絞，以無限之力，絞易盡之繩，繩去不得了，絞也絞不去了。麻之爲麻，已連底凍，故繩從從冬，世間底事，一定有個住手，你不肯住，他住起來便了不得。逆尋泉出之處曰原。反象

大垂手之形。原始原到花上露之一刻。還不是始。直要原到前世斷命時節。投胎那一個八字。乃是斷命那一刻八字做來。所以要臨終正念。終之一刻極要緊。世間事體無不把終來起頭底。始來結局底。今世不謹慎。要帶累來世。何苦害他。

神者申也。鬼者歸也。一件事體。神體其前半。鬼體其後半。聖人看萬物不是物。都是鬼神。人爲萬物中之一物。獨能事鬼神。神妙萬物而爲言者也。鬼神兩件事體。物一件事體。人是三件事體。他曉得物裏邊有體物者。故獨謂之人。不曉得這個。仍謂之物。故不曰首出庶人。而曰庶物。識得鬼神二字。大千世界。並無一物。神連忙搬出來。鬼連忙搬進去。並無歇手。神乘旺氣。來得快。鬼乘衰氣。去得遲。非是我來。神要來。非是我去。鬼要去。人只道死了。做鬼。不知死了。鬼做完了。作易者其于中古乎。人生四十。乃道明德立之時。神送出來。鬼不會至。學易在這一刻裏邊學。其爲地也甚微。其爲時也甚暫。故大易乃神後鬼前之書。聖人立得腳頭定。立定在中古。若神做得不好。要鬼去改好。再不能個工夫。在四十以前。臨斷命一刻。是冬至。四十歲。是夏至。鬼神之情狀。原是通商量底。聽到精氣二句。修定比丘云。是了是了。若我于世間有大因緣。便活千百年何難。盈天地間皆氣也。氣有精有粗。米中之青。乃是保合來年之太和。三鹿爲麤。分鹿亦爲醜。花上露一點。是氣之最精者。二六時中。又有精氣滋養他。血氣

之相者。乳血之精者。母未生子時。乳在血中。故顏如舜華。一受了胎。無有微塵精氣。而不爲乳。故人自三歲斷乳後。一路都是精氣。十五以後。粗氣也來了。到得純是粗氣。魂便游去了。那得不死。（喜是精氣。怒是粗氣。哀是粗氣。樂是精氣。）鵝。風畜。水中有乳。大鵝王知道。（水望東去。乳望西來。內則和灰靛浣。水中有乳故。）鴈。風禽。風中有乳。大雁王知道。鵝是水鴈。鴈是旱鵝。天地之氣。收轉西北。鴻鴈來。天地之氣。行到東南。鴻鴈歸。一直來者是氣。來便迴轉爲魂。精氣有接濟底。粗氣沒接濟底。神不來了。鬼便起頭。可惜精氣成了個物。既成個物。魂便游去。到得游魂時。一切萬物都已變了。下半世刻刻是游魂。歸魂止入胎一刻。是了。我曉得他底情狀了。神無物而有物。少不得見者神之狀。鬼有物而無物。永不得見者鬼之狀。欲出生一切萬物。如父母法者。神之精。欲斂藏一切萬物。如盜賊法者。鬼之情。一個搬出來。一個搬回去。鬼在夏至以後。冬至以前。神在冬至以後。夏至以前。視之而見。聽之而聞者物。其實體個不見。聞底鬼神在裏邊。神脚不點地走出來。所以有物。一成了物。鬼便接進去。神與鬼交手換手。不會遣一物在世間。那個人。鏡花水月。神便歡喜。那個人。巴家做活。鬼便歡喜。菩薩只要湊神底趣。不要湊鬼底趣。曉得一半鬼。一半神。合來做個人。所以齊明盛服。以迎神送鬼。乃是首出庶物之人。若不能事鬼神。只是庶物。第一知字。曉得世間有一事。第二知字。曉得吾身有一

事第三知字。曉得世間本無一事。三番知有三番利益。一者最勝。歡喜心。二者恐懼心。三者大安慰心。三句獨故知死生之說無是字。無非則無是。死生之說沒有差在裏面。如來十法界師表。孔子人法界師表。不能事鬼神。不成個人。未成乎人。不能事鬼神。季路問事鬼神。成人之文也。子路問成人。事鬼神之文也。周公能多才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能事鬼神。事鬼神有能有不能。多才多藝上加一能字。所謂文之以禮樂也。

眼耳各各住異法界。眼不會香裏邊住。耳不會亮裏邊住。然而一千人底耳。都住在一個音聲裏。一千人底眼。都住在一個亮光裏。菩薩自己身中不共。一切世界都共了。人之過也。各于其黨。不共三昧也。觀過知仁。大共三昧也。凡夫認做撮在一處底。再簇不籠來。認做再簇不籠底。偏共在這裏。一善一惡。都與大千世界善惡做一片。

直指這個人（此人）衆人中。指出一人來。中有料檢（是人）不要指着他。心裏有這個人（斯人）論語從不用此字。這是先師心裏寫出來底。

菩薩因三個知。一時疾發四三昧。與天地相似云云。隨順三昧。知周乎萬物云云。莊嚴三昧。旁行而不流云云。金剛三昧。安土敦乎仁云云。月愛三昧。三知契理而說。四三昧。契機而說。與天地相似。他底嫵媚。在相似二字。他底出醜。在與天地三字。畢竟餘習尙在。于天地外。有

個餘影不能合同而化。故着不遠二字。虧得相似。妙絕。故滿許他不遠。不相像。叫做似。參差芥菜。左右流之。不知水似菜。菜似水。此太姐之德也。莊嚴二字。反。千紅萬紫曰嚴。紅。罇點雪曰莊。知一物莊。三昧。知萬物嚴。三昧。萬物皆佛。是嚴三昧。我于中間。不會翹然有我。是莊三昧。以佛莊嚴而自莊嚴。卽以萬物而自莊嚴也。周之時。叫做萬物。濟之時。叫做天下。你之知。非一人一處一刻之知。而周乎物之知。則你之道。非濟一人一處一時之道。而末法一萬年天下。從此濟也。天地之道。不增不減。再沒有本事過他。旁行而不流。二句。于彼法中。名善游步佛。天地乃如幻三昧。還不如金剛三昧之纏縛。不住金剛三昧。學者胸中有大憂。法報應三身。一個佛境界。立三個名字。遍一切處。從賓立名。主句。沒一切處。所謂並無一物者。止無我一物。非無物也。不然。傷了淨滿體面。如來有法報應三身。清淨法身。圓滿報身。兩身一齊起。大千世界。于其中間並無一物。此謂遍一切處。卽清淨法身。號毘羅遮那佛。大千世界。于其中間。無物不具。此謂淨滿。卽圓滿報身。號盧舍那佛。法身要一日成就。報身本來成就底。一切聖人。法身成就了。奇哉報身成就了。清。方纔得清淨。從來是淨。(約我論)圓。本來是圓。只爲你不會圓在裏邊。故不滿。(約他論)千百億化身。是圓滿報身在這裏化。卽番番之報也。然非圓滿報身之力。乃清淨法身之力。譬如人。今日出外游行。是報身。日日出外游行。是化身。爲何能出外游。

行。只是他不曾做賊。(有如來身品經)止一個化身。兩番說之。約法而論。如來大師。以清淨故。則得如法。約報而論。如來大師。以圓滿故。則得實報。所以大千世界。卽是如來身。顛之倒之。左之右之。無不宜之。其化不可說也。凡夫不能清淨。則不如法。不如法。則不圓滿。豈得以無量圓滿而自莊嚴。法報二字。卽天地二字也。千百億化身。卽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卽此圓滿報身。不要貳個清淨法身上去。則其生物不測。卽化身也。那個法。再沒有不做報者。那個報。再沒有做定報者。清淨法身。無可圓滿報身。無不可。無可無不可。而後千百億化身了。只合在裏邊化。法報是兩句說底。清淨一點。報也不受。圓滿一點。法也不講。把兩句坐在那邊講明。竟在穿衣喫飯裏邊現出來。化身是一事。做底。大千世界。不是實法。不是實報。止是異方便。面生可疑。止是妙方便。用過卽棄。

憂者。菩薩因中。不曾修清淨法身。果上。不曾顯圓滿報身。故再不能個千百億化。只得曳杖徐行。走頭沒路也。身見喻如死狗。布絲死狗尙在。不得與圓滿報身相應。這是憂。最清之音。從齒上出。最濁之音。從唇上出。(狗叫。合了口門底。不能於口內取音)太和之音。從喉間取。聖人之音。從滿口取。學人從齒上取。現前一心。從舌尖取。學人防微杜漸。從中間取。兩唇。地獄法界。喉。天法界。舌。人法界。兩頰。旁生法界。所以彼方專以音聲而作佛事。我從大哉。

乾元裏邊出來，已落旁行。是故於中生大憂惱。善男子旁行不妨，要不流。普天下都在那邊旁行。天之道也，非我所能爲也。樂天罷了。天要我這樣，我就這樣。天之命也。命在這裏，便知在這裏。不流，是你護身帖。如金剛不可摧壞。樂天知命，乃旁行底相貌。樂天合衆人說，所謂奏鈞天之樂也。知命就一人說，如來從沒有正行，只有無數旁行，成一法界。四三昧，三用不字者，簡異於凡夫。一能者，獨證爲聖人。何能爾能愛也。疾發三三昧，已入月愛三昧。第四三昧，乃三昧中之王。別個三昧，叫做增上三昧。樓閣三昧，月愛三昧，乃是本等三昧。別底三昧，能入底入，不能入底，再不能入。月愛三昧，生成在裏邊，不消修，不消入，只爲凡夫雲所掩。善知識於此，放三個不字進去。卅卅於月愛三昧，已能了。因不能故，卅卅疑爲違，疑爲過，疑爲憂。世尊說已不違，不過不憂。他已在月愛三昧中間，我不得罪於此事。曰不違，自增勝。此事亦不負我。曰不過，他增勝，別個三昧，是卅卅底。此三昧，連卅卅是這三昧做底。修諸三昧，只爲要與月愛三昧相應。爲何不徑修月愛三昧。此三昧，不受修底。動手做凡夫，不是月愛三昧。動手做聖人，亦不是月愛三昧。世尊號能仁，他於仁裏邊，能得緊。聽了三個不字，于愛無所不能。美人愛月，非同犀牛望月。月愛，又不是愛月。美人底性情，竟是月做底了。卅卅只爭己之月，與非月，不爭萬法之可愛，不可愛。世間萬法，無有一微塵，而不可愛者。此處不說月，單說愛者。卅卅已是

月。不消說。走到大千法界中。無有不愛。安字從宀從女。十五六歲女兒。住在深閨中曰安。廿卅未入前三昧時。應懷德。要修習自己成個月。已是月了。你已死過了。不妨安住在生死法裏邊。當初三變土田。只爲要成個月。既已一佛國土。一燈一花。隨土可安。他人視之。只道安於小人所懷之土。這個卅卅。正是安仁。特屈這個仁。叫他是土者。此身已做了月去了一片清涼法界。不必擇一仁來安。安土竟是安仁。既已安仁。則但有敦厚之一日。豈有退失之一日。懷土則愈懷愈非。安土則愈安愈敦。一切法界。都是女兒深閨中物。故曰安。凡有所愛。皆月之愛。非汝有愛也。遊行世間。何所不可。如此方謂之能。若必簡仁而愛。愛是愛了。不謂之能。無我爲月。純他爲愛。梵語月愛三昧。此云能仁。此時沒有卅卅。但有月愛三昧。卽此月愛三昧。卽是卅卅。此卅卅。瀰滿天地之道。輪轉天地之道。輪轉不立三際說。月愛三昧中。沒有往古來今字。或者止現今而說。然不於卅卅分中現今。是月愛三昧。現今。輪轉不已。瀰綸是周。天地之道是易。天瀰乎地。(難解)地瀰乎天。(易解)天綸乎地。(易解)地綸乎天。(難解)天瀰乎地者。正做半地時。乃無一微塵而非天。非地瀰乎天也。地綸乎天者。非另有天。迅疾而去。止虧得地於中。翻筋斗。非天綸乎地也。若是併天地之名。亦立不起。此月愛三昧。瀰綸乎天地也。

範圍三句。是卅卅。饒蓋世間相貌。今日說天地萬物晝夜。不過隨世流布。言天地沒有天

地言萬物沒有萬物。言晝夜無有晝夜。天地無一刻不在那邊化。虧得他範圍在這裏。不然天地之化。就要過了。喜化爲惱。惱化爲喜。不要透過了頭。若透過了頭。即是走了樣也。遺者於萬物中漏失幾件。晝不通夜。夜不通晝。則晝不知夜。夜不知晝。約法而論。化者爲天地。不化者爲萬物。約人而論。當情者爲晝。不當情者爲夜。昔者莊周（至）遽遽然周也是天地之化。不知莊周（至）必有分矣。是不過字。昔者莊周把莊周推了出去。莊周不認帳了。自蝴蝶自稱。蝴蝶懷抱。喻。蝴蝶自喻。栩栩然。還帶莊周作過文。不知周也。蝴蝶竟不提莊周。不想覺了。遽者以草蓋屋。全然不像個所在。新覺來底莊周。還不像個莊周。是莊周底草稿。纔是蝴蝶。遽然爲莊周。故從遽。若是莊周夢蝴蝶。半日折一個莊周與蝴蝶。若是蝴蝶夢莊周。可惜個蝴蝶。怎麼做了莊周。必有分矣。妙在說分字。如今莊周已是莊周。不是蝴蝶。蝴蝶已是蝴蝶。不是莊周。善男子。汝但知物。未知物化。後身鼠肝虫臂。前身即是莊周。化不待一期報盡。今日之我。與明日之我。就是沒相干底。莊周心裏有個安家帖。故睡。不怕我被別個做了去。殊不知早被蝴蝶做去了。莊周生出來時。也是大哉乾元。偶然入夢。焉知莊周不錯做莊周。蝴蝶亦然。莊周入夢。不圖蝴蝶。蝴蝶出夢。又一莊周。前身化後身。豎裏邊化。彼身化此身。橫裏邊化。上失其道。民散久矣。道者範圍之道也。

遂萬物之性爲成。成裏邊有個祕訣。曰曲。曲成曲字。取正吹之橫笛。孔裏邊有個曲。遂孔逐孔吹去。從上翻到最下一孔。從下轉到最上一孔。天地之調已盡了。若使再開一孔。不與調相應。再跌不下。故曰人官物曲。曲非聖人之曲。乃萬物自然之曲也。今夜冬至了。明日桃樹便有紅色起來。故從兆。到得開桃花。結桃實。已是頂調了。核中之仁。仍收到本來。却是送乾元底曲。調在這裏做物。調唱不足。再收不轉。調唱足了。自然歇手。聖人於一切世間不起分別。一片都成就去。儘世間人但憑他喜。但憑他怒。自有乾元爲之節。若唱了頂調。自然去不得了。末世之民。外迫於王者。不敢自盡其調。內迫於乾元。不得不盡其調。所以嚙着王者。成就下半個腔出來。朋比訐告。俱出其中。弑父弑君。始於犯上。乃是別調。

始祖之廟。乃一片骨肉之地也。推所自出之帝。安知異姓諸侯。不是骨肉。十個指頭。一個一個都是連心底。所以指其掌也。作如是會者。晝夜之道已通了。人晝則鼠夜。人夜則鼠晝。人氣勝。日光裏邊亮。彼血勝。日光裏邊暗。彼萬物晝。此萬物夜。如來有四偃花長鳴鳥。一部經。列貴賤者存乎位云云。大千一位。尊貴之位。稱檀林中。無有吳草。聖人一位。從賤中來。吾少也賤是也。聖人得意在六十四卦之外。這件事體。憑你怎麼樣。再卦不住底。但這描不成畫不就者。聖人就描得成畫得就。那邊說起。天地自然有這篇文字。聖人親見這篇文字。發揮

大易一書。連聖人自己也在這文字裏邊。權且卦於此一句。權且卦於彼一句。說到六十四番。而無文字之文字。洞若觀火。乾卦約學者論。全舉法界未濟。丟了法輪。普觀十方。除去兩頭。乾未濟中間止六十二卦。乾卦未定其爲卦也。未濟不成乎其爲卦也。從坤至既濟。乃寫乾卦之正文也。聖人胸中有一篇無文字之文字。乃是乾卦。然還不是胸中正本。只是副本。大千世界是正本。把這個副本。千零百碎說出來。有六十三番。若大千世界。不但六十三卦道不着。連乾卦也是影子。爻字諧動搖搖字。爻有壞卦之義。一動就變壞了。三畫之卦。有卦無爻。六畫之卦。有爻無卦。六十四卦。全是爻。沒有卦。爻契機而立。爻契理而立。卦是係結。爻是解結。易也者象也。擬諸形容。象也者像也。象其物宜。未寫牝馬之先。胸中已有坤卦貞字之象。聖人親見其象。故以雜物寫之。所謂像也。

學易非學卦也。學易非學爻也。非學象。非學辭也。中間有譬喻底。悉是辭。不得云象。元亨利貞。沒有譬喻。悉是象。不得云辭。繫於卦下。皆象。係於爻下爲辭。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君子本沒處可居。既非凡夫。非須沱沱等。不得居於須沱沱阿那含分中。菩薩依世尊而動。凡夫不動。不得爲須沱沱。須沱沱不動。不得爲阿那含等。世尊以微妙章句。動那卅卅。卅卅就動了。猶樹木必有四時之氣來動他。今云君子居。君子動者。何也。正講

此卦時節名居。此卦本非君子所居之地。汝等去來。寶處在近。適纔大城。乃化作耳。前卦有居。勸而之後卦。後卦之象。卽在前卦象底下變出來底。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云云。此聖人是伏羲文王。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云云。此聖人是周公孔子。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是上聖人。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是下聖人。象跟卦走底。辭跟爻走底。聖人胸中。先有象而復有卦。這個象。叫做什麼名字。因立卦以表出象來。聖人主意。要搖動他。而後算出辭來。約法則有象。約人則有辭。象與爻一合。動搖學者。聖人最得意之事。爻優象劣。卦與辭一合。約聖人不過辭。約學者則有卦。卦優辭劣。無辭者爲象。無象者爲辭。世尊於一切經前。必入一個三昧。不入三昧。此經是說什麼。象者三昧也。辭者經也。約聖人而論。全辭皆象。說了五千四十八卷。世尊只入得一個三昧。約學者論。得辭忘象。法華經裏邊。沒有無量義處三昧在。奈何只照管聖人口中之辭。不照管聖人心中之象。如幻三昧。俗諦裏邊。說到盡情。金剛三昧。真諦裏邊。說到盡情。畢竟還是卦。三昧通前通後。沒有名字。象卦不定底。尙非一象。何有多象。以方便故。卦在一處則有一處之象。若尋不出這個象。有卦在那邊。卅卅心地。是我所動搖者。除了三百八十四爻文字。把什麼去搖。如搖鱗者。鱗在手裏。船已搖到不知那裏去了。許多底辭。只爲要明白這個象。待得自己心地動搖起來。可以

壞此三昧。又可以簇新立起三昧。所以卦下之象。不得便放倒。爻下之辭。不可少執着。

學者住聖人象中。聖人趕學者出象外。學者因卦一卦。得入於甚深之象。若三百八十四爻辭。由他說一遍罷了。不但辭了聖人之口。亦且辭了學者之耳。無字處暫盤桓。有字處亟走過。一時佛（象）在舍衛國（卦住了）過無量佛刹。有一佛刹（卦）中有一世尊（象）有兩大卅卅（二爻五爻）善能爲衆生廣說佛事（辭）

象之一字。還要料檢。多了一個境界。比於大千世界。多一光影。則已走樣。但不曾直落下來。如人是人。狗是狗。牆壁是牆壁。憑你入三昧中之王。畢竟法身邊事。

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象者獨見。器者共見。約凡夫。大千世界是器世界。約聖人。名塵世界。卽象世界。若約大千。是本世界。本世界尙非聖人之應。况復凡夫之器。見乃謂之象者。聖人青蓮花眼中。親見此事。謂之象。形乃謂之器者。凡夫見爲有形。他迅疾得緊。從沒有形。故知凡夫是器。非世界。聖人是應。非世界。

成象之謂乾。効法之謂坤。法字明白。象字方滿。文殊出世聖人。是象。名曰法王。普賢住世聖人。是法。名曰象王。卅卅成了三昧。成了象了。卅卅發廣大願。入妙嚴品來。象是光影。法是實法。象是實法上邊。起一光影。實法是光影。云何光影上復起光影。制而用之謂之法。百

姓日用不知。不曾制。我就把百姓所用。制一番。如藥之制而去其毒也。百姓不制。故直用地獄裏去。三賢十聖。住果報。住象字裏。惟佛一人。居淨土。居法字裏。一切語言道斷。辭字來不得。一切心行路絕。象字來不得。叫做法。是既濟卦。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是未濟卦。象爲卅卅。因法乃佛果也。象字上之未得。如法下之。不至於器。坤是第一象。既濟是終象。虧得乾卦。出生許多象。虧得坤卦。起六十二象。以成未濟之法。乾卦在一切象未起之先。未濟在一切象既廢之後。一切象從法出生。一切象從法而止。坤一路成象。一路効法。象有六十二象。只得乾卦一個成。坤六十二効。只効得後邊一法。當知六十二卦。皆法之象。獨未濟是法非象。何以故。法無象故。乾卦是成。直成到未濟卦。動搖已畢。故曰成。一路立脚不定。一成一切成。成底成了。効底正在那裏効。乾卦底下沒有爻辭。未濟底下沒有象。

從坤卦到小過。名漸因。從屯卦到既濟。名漸果。乾卦是頓因。未濟是頓果。修一漸因。獲一漸果。到得未濟。忽然頓果現前。法王大寶。自然而至。爲因先修頓因故。乾卦是善知識心上。經綸。到得既濟。乾之氣力已盡。坤卦是一切學人質地。到得未濟。坤之氣力已盡。

大千最妙之理。連聖人亦妙在裏邊。卽此萬物。卽此妙理。一切萬物。有不物者存。萬物壞時。妙理不壞。這是一重象。曰君臣也。有此一副妙理。萬物出生無窮。這又是一重象。曰父子也。

不物者宰制萬物。曰君臣。前一物出生。後一物。曰父子。此物彼物。同在這裏。曰夫婦。物雖有。妙理則一。曰昆弟。彼不必舍彼而就我。我不必舍我而就彼。烏知此之非彼。烏知彼之非此。曰朋友之交也。約性而論。大千世界。純是妙理。約修而論。君尊臣卑。父坐子立。是學問之事。五倫乃五個妙象。只一象而卦在五倫。知仁勇三字是爻。然沒有正文。好學近乎知云云。所謂聖人之辭也。有五篇極奇文字。少不得知仁勇從中搖動。遂弄出八門五花。觀變於陰陽而立卦。卦從陰陽。辟空降下來。故六十二卦。皆從乾。發揮於剛柔而生爻。爻從剛柔實地修下去。故六十二卦皆從坤。仁是本體。文殊量等虛空妙心。義以無自性故。隨逐萬物異類中行。陰陽拆不開。剛柔拆不開。仁義被我拆開來了。

天地以生爲體。統舉萬物之生。就是天地。橫裏萬物一齊生。豎裏萬物生生。萬物之生。充塞於天地。不是天地生萬物。兩行曰德。天地無有過去。無有未來。不過生生不已。此非天地因中事體。乃果上事體。故曰大德。以不知其涯略故。聖人之大寶。卽聖人之大德也。天地無知。但見直行出來。不見鄭重。聖人有情。定用捧持弗失。故曰大寶。坐微塵裏。轉大法輪。曰生。於一毫端。建寶王刹。曰位。天地不生則已。生來便是聖人之位。位者齊此一刻之生也。世間好醜是非。不要管他。總是天地之生。然則正當現起。悉是聖人之位。天地以聖人之位爲生。聖人卽

以天地之生爲位。只此一副大千世界。天地力爭爲生。聖人力爭爲位。民之所好所惡。天地之生。連忙好之惡之。聖人之位。略作遲難。聖人之位已失了。天地塵塵生。利利生。所以叫做大聖人之位最小。不知塵塵利利。是天地之生。卽是聖人之位。故亦叫做大。常知萬物有不物者存。所謂不物者卽仁也。寶力從外用。守力從內出。卽是天地爲你守在那邊。除非不生則已。生生不已。守亦在那邊不已。無人住持。大千世界是生。爲人住持。大千世界是位。又說不用聖人住持。生自爲住持。然則位字已立不起。萬物叫做物。有輕忽心。叫做萬。有揀擇心。故妙萬物而爲言曰生好。無定相。醜亦無定相。然不可委之天地。處在無事甲裏。都要做聖人之位。然不要外寶。但須內守。說一仁字。聖人自己推倒了。連天地都推倒。

何以聚人曰財。平天下只是理財。會得理財。便是忠信。不會得理財。就是驕泰。雜華經始於世主妙嚴品。終於入法界品。獨許善財入。萬物不應叫做物。應叫做財。常住佛性。暫時做亮光。做音聲。團團旋轉來。猶如財主之財。佛眼見一切萬物。人不是人。狗不是狗。蓋佛爲世主。看去不是嚴。皆是妙。惟其妙。故萬物不散。而至今長聚。中間有主。叫做聚落。中間無主。單叫聚。約相則散。約性則聚。單取相。叫物。外取相。內取性。叫人。不取外。單取內。叫財。大易一書。不爲萬物作計。不爲天地聖人作計。併不爲人作計。正爲財作計。乃理財之書也。初日分爲財。正

其辭曰物。中日分爲財。正其辭曰天地聖人。後日分爲財。正其辭曰人。說過便不認帳。理財無別法。只是正辭。本是個人奪而稱之曰民。不自知其爲人。猶可言也。着實自己認做物。不可言也。這叫做非。以塵刹胸襟。塵刹眼孔。出塵刹音聲。成塵刹義例。此書乃禁民爲非之書也。

魯論只是叩其兩端。故謂之論。兩端。乃段絹一疋。兩頭卷到中心。非兩疋也。車輪鳥翼之謂兩。乃彼此一合相。不作二字解。學而不思。思而不學。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識大識小。宗廟百官等。總是叩其兩端。若非兩端。卽是異端。南華六合之外。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論而不議。六合者。上與下合。下與上合。乃至前後合。左右合。大千法界。盡此六合。實則是一合相。魯論論而不議。春秋議而不辨。議有是非。論無是非。是之所在。卽非之所在。非之所在。卽是之所在。所以論語二十篇無有此字。

堯舜人是兩個人。理只一副理。堯舜文武。所謂一合相也。仲尼祖堯。述舜。憲文。章武。堯不立文字。無可述也。（堯典謂之虞書）堯但祖之。舜則述之。眼如望羊。心如王四國。此文王操也。故憲字從宀（卽密字）從心。從王。從四國。心藏於密。無法度可見。而章則有片段可尋。（字法。句法。總爲章法）孔子刪書。首敘堯舜者。叩兩端也。堯曰光。光者纖塵不着。舜曰華。華者萬象森難。因而重之。窮劫不盡。宗廟之美。洞洞屬屬。是光字。百官之富。濟濟跄跄。是華字。（宗

廟之美。卽以其富爲美。百官之富。卽以其美爲富。約四表而言。堯是北方。舜是南面。約上下而言。堯典談天文。舜典談地理。（天以理爲文。地以文爲理。）約一身而言。堯是督脈。是背。舜是任脈。是胸。約易而言。堯是大哉乾元。管中字。舜是至哉坤元。管正字。約詩而言。堯是周南。橫周四表。豎周上下。舜是召南。舜樂名。詔以音相召。中間無有聖人爲能召。衆生爲所召。約世尊卅二相。堯是無見頂相。舜是千輻輪相。卅二相中。只重此二相。已該諸相。約菩薩摩訶薩而言。堯是文殊妙光。舜是普賢萬行。仲尼刪書。斷自二典。惟其能爲斷。是以敢爲刪耳。南方見道之方。易曰相見乎離。故易始乾南。（文王翻爲離南。）詩始二南。（風行無定。南則有定。中聲流入於南。中聲看他不定。南則可見。）於作任止。滅爲任。南華離騷。其義本此。聖人有自行。智。有化他智。書爲自行。故從北。易詩皆化他。故從南。（易改過之書。詩陳風之書。）大學以大字起結。中庸以至字起結。大學止兩章。一章誠意。一章天下平。誠意章。但言誠意。不得言意誠。故以一句單結。蓋意之誠不誠。直待心正身修而後見。意誠則天下平矣。平天下章。但言天下平。不得言平天下。刻刻齊其家。治其國。自到天下平田地。究竟天下平無象。故此章獨無結。蓋平不平。卽於家國而驗。若有意平天下。則我意不誠。天下之意何由而誠。而天下不平矣。大學一書。斷自誠意始。天下平止。中間有單結。有雙結。（治國章）有正結。（正心章）有反結。（修身

章）有無結。中庸始於天命，終於達天德，於至哉之義已盡，而又申之以尙綱一章，云曰相聞之文，乃是將凡夫法（從曰）與聖人法（從云）特地對檢，而以金剛般若結之。

大學統舉法界，大是天地，學是聖人，有這副天地，出生這個聖人，有這個聖人，住持這副天地，由學，故知其大，爲大，故成其學，此處風縫不通，必欲透進去者，不得不尋個路數，所謂道也，道何在，即打從現前一心說起（伏羲乾南，即現前一心），明德者，最小之現前一心也，云現云一，實是一瀛心，非全海心，全非大學體面，虧他在那邊兩行，故決定做得大學種草，直心爲德，直心有何好處，却妙於明明者，兩行之謂也，德從來兩行，我與之爲兩行，於現前一心，去盡思維卜度，所謂破情不破法，兩明字，只一個字，爲汝病在一向行，便不能十方面行，故說明假我未破，於彼全疎，故說親，千佛同住，而汝不住，故說止，三在字，逐節生起，在明明德，是說法，在親民，是修行，在止至善，是證明明德，只是破假我，假我既破，然後親見民爲一體，民字，正對大學學字，學者覺也，民者冥冥無知之謂，乃愚癡字，不是罵他，正讚他十成具足，故民字外作弊折之形，而中寫一十字，說到民之爲民，已把一瀛心，放到全海，漸漸大了，止於至善者，約法爲至，約人爲善，至死字，善活字，萬物齊至爲至，光至爲善，宗門裏邊看人，單看善與不善，善從羊，從兩言，牽牛之法，人牽牛，牽羊之法，羊牽人，人做不得主，羊字是主字，兩言字是會意，這邊

也不消。那邊也不消。由他自己走。南泉云。老僧有一條水牯牛。擬向溪東牧。犯他國王水草。擬向溪西牧。犯他國王水草。不如隨分納些些。乃善字註脚也。兩擬向。是不光前。兩犯他。是不絕後。是兩言字義。兩言字。即兩臂。不如隨分納些些。即燒兩臂得金色身也。（坐斷兩頭。中間正好。）至是熱火豔花字。善。乃光前絕後字。至不一定。善亦不一定。全靠止字氣力。止於至善者。謂止於至。隨止於善也。佛告舍利弗。止。止。不須復說。上止。止。舍利弗。下止。佛自止也。萬物這樣來得整齊。我連忙隨班行禮。是止。至於萬物。這樣去得乾淨。我連忙掃塗滅跡。是止於善。蓋約我。有現前心。約民。莫不各有現前心。一塵一刹。至。即有無量。至。則一塵一刹。善。即有無量。善。奈何不止。然止於至。是實。止於善。是虛。空生問云。何住。云。何降伏。佛答。兩如是字。兩云何。是取善字。佛兩如是。是引到至字。如是。是至如是。光如是。是善。止於至。則止於善矣。

牧牛。牧馬。牧羊。俱用牧。而獨取牛成字者。牧馬。人節制馬。牧羊。羊節制人。獨牧牛。則有時人隨牛。有時牛隨人。取互為政意。君子不自為政。有時衣來我隨穿。有時我要穿便穿。故牧牛。必用童子。童子沒主意。正取其沒主意也。

橋陳如五人。非世尊眷屬。即五陰也。世尊初坐道場。沒奈何。先度五人。世尊未成道時。沒有眷屬。止有這五人為眷屬。大千世界。彼彼眷屬。各有五人。認卦中五人得度。而今五陰乾淨。

爲世尊眷屬，已與聖人之流。法華五千退席，卽五陰退。五陰退而後，提要達多，出地獄而蒙授記，是一句話。

六十四卦，俱無文字，獨有師比爲文字卦，乃方等經。咸卦爲法華，恆卦爲涅槃，咸卦於咸字抽去心，爲抽心卦，恆卦於恆字添個心，爲添心卦，恆非亘到後邊，乃直亘到前邊，咸恆兩卦，卽法華涅槃，是一合相。

一切聖人文字，悉有三科，謂單提雙開，及雜色也。雙開，是善知識門庭施設，單提，是向學人分中，譬而提出，雜色，有奢說，切說，祇是餘文耳。此方聖人，以修身爲單提，以誠意正心爲雙開，亦可云以誠意天下平爲雙開，其餘皆雜色也。彼方以法華爲單提，般若涅槃爲雙開，瓔珞維摩等爲雜色。

金剛般若，乃般若部中最尊勝之般若也。摩訶般若，文殊師利出身，金剛般若，普賢出身，卽非是名是兩句，而意歸重是名句。金剛不指定一物，金以言乎堅固不壞，剛以言乎纖塵不染，剛者金之德也。金以守爲體，金與火相守而流，火走不進，金裏去，但爲火摧壞耳。金之爲物，縱經燒打磨，毫釐沒有增減，故以喻佛性。凡夫是金鏽，聖人是精金。空生問善護念，善付屬，意重善付屬一邊，善護念只帶說耳。教菩薩法，佛所護念，諸經皆然，住爲所住，降伏其心爲

能住。空生第七住。菩薩未到從心不踰地位。故須降伏。世尊亦先答他降伏。而後纔還他住字。梵語須菩提。有前後刻之謂須。此名空生。亦名善見。佛說般若。即非般若。無垢稱也。即非般若。是名般若。淨名也。梵語維摩詰。此云無垢稱。亦云淨名。譬如水火垢稱也。性火真空。性空真火。說他是火。他從來不做火。曰無垢稱。既是無垢。就稱他做火何妨。曰淨名。

如來者。如了來。非來了。如。久已好端端。如在這裏。只管簇新來。莊子今之隱几者。簇新一個隱几者。乃現前實法。昔之隱几。只輕輕帶過。凡夫無智。以為真正去。所以遂自立脚不定耳。生死海中。從來無有去處。只須我自不動。凡夫只為一路去。聖人坐定了。但憑他簇新來。所以鼠肝虫臂。再不打緊。我們大家坐定了。少不得送過來。

法華燒兩臂。即得如來金色之身者。蓋三賢十聖。乾闥婆身。不過幻化光影身。現前棹子響。乃金剛不壞身。然但有色可據。於衆生前一閃一閃。其云金身者。望三賢十聖之夢身而言耳。佛真有身耶。金身非有。金色非無。問何故燒兩臂。即得佛身。答一切衆生之德。從本兩行。一直心為德。吉凶不定。故曰明德。日生東。沒於西。月生西。沒於東。你若違彼直行之勢。一向行去。入地獄如箭射。他既兩行。你由他兩行。無適無莫。君子所以懷德也。連上邊明字。可以放倒。此是燒兩臂之文。為日月兩臂。不曾清淨故。既燒兩臂。乃證日月淨明德佛。所以著

隣爲儀肩佛。佛爲大儀肩佛。

我們今日都住在劫初頭一刻。間有這劫前最初頭一刻麼。答。虧得劫初沒有頭一刻。若有這一刻。那頭一刻之前是何等。善男子。怎麼在前邊尋頭一刻。而今便是。所謂威音王那畔者。不要逆追轉去。只齊今這一刻。蓋萬年一刻。本無時分。其有時分。因事端而有也。

天地之德。應時及節之德也。所謂如來者。天地之德來也。讚則喜來。罵則怒來。立春前一日曰迎春。乃迎來。非送往也。迎來。神歡人喜。若說送往。大千同哭。

善付囑只一句。是金剛般若之正文。然必先護念者。欲證金剛般若。須打從摩訶般若經來。果然淘汰盡情。然後乃得付囑。不然。着衣持鉢。須成不得。

能住爲住。所住爲地。有住爲住。無住爲地。有地爲住。無地爲地。住字義。與居易俟命之居同。蓋大千法界。現在番番變易。無有停止。險也。險不過了。虧得君子於其中間。如死尸一般。隨他風浪。故不謂之險。謂之易耳。人立曰位。尸立曰屋。師卦與戶。大千爲與。約大千與尸。約君子居易也。住爲體。降伏爲用。住則不住。不住則住。但憑你不住。他到底住。但憑你住。他到底不住。故住不必言。下只說降伏其心。然後纔還他住字。

金剛般若。只空空如三字。單說一空。空有對待。仍是色法。空空則無對待。人法二執空。曰

空空。又分別俱生二執空。曰空空。約聖人論。一空無二空。約凡夫論。既空人。又空法。而人與法本如如。先師言空空。文殊出身已竟。釋尊言如如。普賢妙行方來。如有所立。卓爾。卽此如字。如故有。有則有所。有所則立。立故卓爾。物各得其所。則不亂。故云所。既得其所。卽於此安身立命。故云立。卓爾者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各各自立。不相倚藉之謂。

普門品。應以執金剛神得度者。卽現執金剛神而爲說法。此句無身字。有身故壞。無身故不壞。金剛者。纖塵不立。神者。萬象森羅。執金剛。禮也。無體之謂禮。領卽非義。神樂也。八音和會。領是名義。得度。立中間。破兩頭。說法。立兩頭。破中間。總是筏喻。傳大士渡河。必用筏。到岸不須船。人法俱名執。悟理誦勞詮。中流仍被溺。誰論在兩邊。有無如取一。卽被汚心田。中流卽中諦也。法尙應捨。何況非法。已說透離四句絕百非地位。

心無方。是大圓覺海。意有方。有上下前後左右。是曰短。從心所欲。卽意也。從是跟定。不捨之謂。卽愷獨也。欲乃心之天德。天德顛延。止得一步。若不從而住。則必別生枝葉。而踰天德之短矣。

世尊七處徵心。所謂不在內者。不在遺外之內。不在外者。不在遺內之外。不在中間者。不在遺外內之中間。心該大千法界。故曰正心。正者。四面無缺義。顯正爲正。密正爲定。意者。心之

音也。意本自成。誠者自成也。爲在善。知識口中說出。故從言。誠字卽平字地。平天成。大德敦化。譬如湖光如鏡。大千世界都是心。小德川流。譬如水打一漚。大千世界都是意。心所同也。意所獨也。海所同也。漚所獨也。雨點之水。少不得平到一湖去。人死意仍歸心。意有各各。心無各各。人臨死時。敲磬子也。敲得出來。心動成相。是名爲意。新動底意。卽從舊意而出。

唱經堂才子書彙稿

語錄纂 卷之二

聖歎內書

雜華林

業從惑生，惑因識，有識依不覺，不覺依心，維摩詰云：隨其心淨，則佛土淨。心從本是淨，只爲你不能清，故不淨。淨去渣滓曰清。蓋心所以不清者，爲住色住聲香味觸法，故應知色聲等塵，本無有住。法華云：天風吹落花，更雨新好者，他已一路簇新簇新下去，則我此心亦應一路簇新簇新下去。劍去久矣，刻舟何益。願乃目識則停住于色，耳識則停住于聲，以至鼻舌等識，皆然。惡臭至而惡生，惡臭去而心猶住于惡，好色至而好生，好色去而心猶住于好，豈非意之不誠甚耶。意本自誠，何苦弄出把戲來。略或住色住聲，便要弄出把戲來，此四果中所以必不應作念也。

聖人本懷，只爲大千入涅槃，不爲我一人成佛。何以故？涅槃平等，則是真成佛。但我一人，則是假入涅槃。祇是入心境界成佛，在意上成，以無功用道，任運流入薩婆若海，不過以意求入心境界耳。故約意，大千是萬佛世界，約心，則是一片涅槃境界也。雖然，涅槃境界，畢竟何在？當知祇約萬佛世界，通爲一佛國土，說爲涅槃。今舉目徧觀，但見佛世界，森然羅列，豈有涅槃可得哉？然雖不可得，而卅卅必常求入，何以故？萬佛世界，雖實不見，通爲一土，然一一世界，皆不能頃刻立定，卽是與涅槃不隔也。涅槃立住卽是佛，佛立不住卽是涅槃。大千世界中，法變易，善知識，喝住變易，令學人親見塵刹，是名成佛。旣成佛已，學人于一塵刹，親見變易，是名入涅槃。大涅槃海，以無量佛刹而爲莊嚴，故卅卅見諸佛刹，當作涅槃莊嚴想，不應謂是佛刹，然必安住佛刹，而作涅槃莊嚴想，而後方有涅槃得入，故卅卅但當發願住佛國土，不應發願入大涅槃海。祇約塵刹刹變易不定，名爲涅槃，只此能變易之塵刹刹，卽名爲佛。若夫明白親見，乃是凡夫業，不得名佛。然雖非佛，而是成佛之前方便，所謂求成者是也。當知求成是初心，求入是畢登心。

周易上下二篇，上篇論意，下篇談心，合上下二篇，乃得論識。豎約現在一意，名之爲佛。橫約一片心光，名爲涅槃。雖現在一意是佛，必須一片心光來成，雖一片心光是涅槃，須要現

在一意去入故佛在豎中求橫處成。涅槃在橫處求豎中入。意之前實無有心而言心者。意若久住世間。乃得是意。今則變易不定。以變易不定。故外相雖是意。聖人推原言之。以爲心也。既屬推原。常知心是假立。以假立故。若有人說。意滅下時。卽復爲心。此人瞎却人天眼目。不須知意滅下時。但隨有機關處。仍復動出而爲新意。實無心可復也。猶云天刻刻做地。不得云地刻刻做天。只是地刻刻做不牢地。仍做新地而已矣。

何者是識。意雖疾速變滅。而其餘影必且尙留。是名爲識。識者記也。謂前法影響滅不及。故猶記在此也。意者心之相。識者意之影。心本無相。動而爲相。卽是界。意本無影。留而爲影。卽是世。故意是實地。識是天德。既是天德。必無無識之意。人死由于意死。而今世受生之識。卽是前世臨死一意之餘影。識未滅頃。便得受生。則死生之際。不越一刻。信已。約心。直如龜毛兔角。不過是章句中所立之名字。約意。雖是實法。然只一刹那。曾不見卅卅能于此中建立道場。亦不見凡夫能于此處流浪生死。是則心之真意。並與汝無涉。常知汝今惟是識耳。（惟識論。龍樹大師所造。）意是實法。識是光影。光影是實法之性子。乃天然之德。豈得是業。所可恨者。前法光影。性極遲鈍。而後來實法。又甚迅疾。于是剛剛打个照面。而前法光影。攬取後來實法。造出業來。然則識自攬取出凡夫來。而非凡夫造出識來也。最初時。猶自光影微。而後來實法。

大積之久。遂至光影大。而後來實法微。在今已有我一報身。若復更積。安得不至地獄。云何不積。但不使光影攪取在實法之前。而使之隨從在實法之後。則已矣。聖人建立心字。意在顯出意字。顯出意字。意在沐浴識字。是故聖人說法。上不愛心。下不怒識。一雙青蓮華眼。單只注射中間之意。良以識如豪奴。意如家主。但將家主來歷說破。則豪奴自不使勢。故雖滿滿懷爲識。而滿口純是說意。意是佛境界。而凡夫之識。如迷天大陣。專要兜攪後法。使澄清絕點之實法。不得不自投羅網。而佛境界不得清淨。故善知識但以無量章句。快說意字。使凡夫之識。轉成卅卅之智。曉得意是從來兜攪不住之物。則便當下冰消瓦解。而佛境界自得清淨矣。故意是佛。識是菩薩也。復次。不以凡夫故而被點污。不以卅卅故而得清淨者。意也。未蒙點化時。要去攪取。名爲凡夫。既蒙點化後。不去攪取。卽名卅卅者識也。故意無優劣。識有優劣。說法者。能兩眼覷定學人之識。而滿口純說意境。方是人天師表。若不覷定彼識。而但說意。是爲契理不契機。若直從意說識。則入門便要擺佈識死。教人如何措手。說法之妙。只妙在到底說明白意。不說破學人之識。使之無措手處。是故我並不恨前法定要留識。但恨識定要點染後法。我亦不恨識去點染後法。但恨後法定要自來投網。我亦不恨後法自來投網。但恨一切善知識不爲我說明白意也。約識說現在。約意說不住。應知凡契經所有在字。悉是脫離。不

說意也。意是實法，故可變易。識是假法，云何得以變易？實法定變易故，則非我之所得有。故雖實而是無，假法不變易故，則爲我之所得有。故雖假而是有，假法有故，熱火豔花，實法無故，冰消瓦解。今日大千國土，花團錦簇，實應感激識不變易。異日積漸，至于阿鼻地獄，恐又將埋怨識之不能如意之撇掙也。祇爲意變易故，推原而說名爲心。然則變易不約心說，識祇是意之光影。常識顯時，意已不知變易到何處去矣。故亦不約識說。當知變易但約意說。心是名字法，意是實法。識是盤纏法。譬如貧人，得少母錢，將出一盤，盤得子錢回家。此十日便可纏過。故云盤纏。前法所留光影，如母錢。以此一盤，以後便逐法纏下去。故知盤橫纏豎。今欲使識不復盤纏，切不可劈頭說破。但當善巧點化，令得改作隨從法則已矣。從心所欲，不踰矩。從非但憑任從之謂，乃隨從之謂。心所欲，卽意也。不踰矩者，自然不跨到後法。後法蕭然，所以爲聖人之意。亦卽爲聖人涅槃心。從心從字妙。現在一意是佛。此意立刻變易爲涅槃。我與之一齊變易爲入。若欲與之一齊變易，當住不放逸法。不當住放逸法。放逸法謂涅槃。不放逸法謂佛也。

天法界止得五根五識。五根爲天受用。五識爲天衆。此時五識各住一處。故五根不相質礙。若集在一處，卽名意識。有一質礙之意識。故五根卽便質礙。而不復留天法界矣。所謂因天

而下也。蓋以五識是意根故。不到集在一處之地必不已。五根是法塵故。五識集在一處時。不得不爲質礙耳。心上加音。卽爲意字。意字去心。卽成音字。蓋約意論剛柔。約識論陰陽。意以剛。故迅疾變易。復以柔。故必留餘影。餘影既留。後來之剛。卽被所陰。蓋覆也。然而實不會陰。何以故。若質被陰。則不得名剛故。常知陰是約前法餘影說也。既曉得前法餘影。畢竟不能陰住後法。後法從本不會被陰。則便縮手不攬。使後法得煥然自顯其剛。是名爲陽。故約意法爾。剛必有柔。約識。在凡名陰。在聖名陽也。十五國風。純談識。小雅。純談意。大雅。廣談大千微塵衆意。又小雅是凡夫識。大雅是甘肅識。識名風者。風動物也。意動必有識。如扇動必生風。于其中間。既不應怪扇子要動。亦不應怪動卽有風。但風自不肯齊扇動而止。而又要去動起一物。是可怪耳。

大演之數五十者。五謂十方流到中心。十謂中心散到十方也。其用四十有九者。以一莖善。置之高閣。以表心之高貴也。分而爲二。以象兩者。二豎兩橫。謂以現前一響。豎而分之。則爲前意後識。橫而象之。則爲觀根疎塵也。掛一以象三者。謂以小指掛起學人之識。而暢說現在之意。令得看破未來之意。因以如法過去之識也。法起必有識。是爲五。隨從前法而止。是爲十。攬取之識爲大過。隨從之識是小過。五以學之。則既明白此事。十以學之。則竟可以無大過矣。

識是龍女。有漏之體。寶珠喻舊意。疾往南方成佛。是新成佛。卽新意。龍女既得成佛。轉身卽觀世音。是無盡意之真影。故特與問。觀世音亦名海意菩薩。

周南喚轉識來。隨從前法。故周南乃是以北爲南。召南放過識去。隨從新法。故召南乃正以南爲南。

因于識。緣于意。謂之男女構精。遂成今日大千世界。故聖人目男女之事爲一大事。因緣。然識是前法之真影。意是後來之實法。此二從來雙宿雙飛。云何分析得開。但不使之構精。則爲大事。因緣已畢。蓋因緣有三。一謂小乘初教。以識爲因。以意爲緣。而不提起心字。此是凡夫。因緣在所必破。以必破故。名爲苦切。因緣亦名刀杖。因緣二謂方等中教。以一大千分爲兩半。一半是千紅萬紫。一半是寂絕忘離。以寂絕忘離之心。等于千紅萬紫之意。不須破壞。而意。竟。是。心。是。則。不。提。起。識。又。假。立。一。心。而。以。意。爲。因。心。爲。緣。故。此。名。爲。虛。妄。因。緣。亦。名。樓。閣。因。緣。三。謂。大。乘。後。教。以。意。爲。因。識。爲。緣。意。因。如。母。識。緣。如。子。要。使。常。憶。其。母。不。復。妄。有。他。緣。是。爲。母。子。因。緣。既。云。母。子。自。無。構。精。之。事。矣。當。知。法。華。經。爲。窮。子。故。父。長。者。密。遣。二。人。正。遣。因。與。緣。也。日。諸。聲。同。實。乃。大。千。實。法。月。諸。聲。同。闕。亦。同。越。卽。是。日。之。弄。影。日。出。于。東。方。卯。位。者。心。動。爲。意。之。義。也。月。生。于。日。沒。之。方。者。意。滅。識。顯。之。義。也。初。二。夜。酉。位。上。一。灣。新。月。卽。初。一。夜。日。之。

餘影。若肯即時落下去。隨從初一夜之日。卽是聖人之月矣。無奈其定要行過東來。攪取初二日之日。故爲凡夫之最初也。如是漸漸堆積。至第七日初八夜。則已與日相半。過此以往。威勢轉盛。竟自攪取于日。如是更積七日。前半餘影猶存。後半又已攪足。故遂于卯位之上。圓滿向日也。既過望後。前所攪得之餘影。反自倒退下來。不久便爲日所合。謂之合朔。合朔是凡夫最後結果處。

合衆生心數而成日。于日之內。分別爲星（日生日星）別日爲星。合星爲日。月乃星宿之王。法華經宿王戲三昧是也。日月合璧。涅槃體也。初三一線。眞真菩薩也。初四初五。月光漸肥。前影未亡。後影復至也。初三至初八。上弦之月。乃天法界。初八至十五。盛滿之月。乃人法界。下弦以後。旁生法界。晦。地獄法界。有機關小地獄。有阿鼻大地獄。大地獄者。實相地獄也。出地獄。便是天法界。

乾是意之來歷。以大千不守自性。定要動出意來。而名爲坤。此二卦約心以論意也。乃聖人之章句。震是意。巽是識。五雙十隻。來疾去疾。故名爲震。巽順也。識爲前法之所遺。巽順而遺之也。識陷後法。名之爲坎。縮住不攪。名之爲離。故坎離是聖凡交會之卦。兌是師家之說。艮是學人之證。艮止也。謂識不復行也。是爲師資之卦。當知八卦只因意陷于識。爲一坎卦而立。而

此坎卦又實因巽卦而有也。

十二因緣亦名十二瓔珞。乃三世三支牽連而成者也。無明緣行一句。是過去一支。行緣識。至取緣有八句。是現在一支。有緣生。生緣老死憂悲苦惱二句。是未來一支。緣非緣而上之緣。乃是落下來。一切衆生。頭出頭沒。不外此三支也。若夫色受想行識。是陰。祇重一識字。一切衆生。本具佛性。一切佛覺。亦本是識。衆生所以不得成佛者。爲其所陰也。五陰亦名五蘊。蘊者。諸業所藏。陰者。現前逼清太清。爲浮雲點污也。色是六塵。受是五識。想第六識。行第七識。識是第八識。種種業識。只一響中具有。乃是色受想行四種方法做成。夫色等五蘊。乃三苦已成之軀。十二有支。乃三世生因之法。所以一則色列行前。一則色次行後。

空則不生。生則不空。善則不見。見則不善。心已降伏。人我等相。久已放倒。是名空生。既名空生。善固善矣。見則奈何。須知應云何住。云何降伏。兩云何。是欲擺佈見字。佛兩如是。是引到善字。引到善字。更無見字。須擺佈了。以受病得名。名見。以得力立名。名善。到大見。遍見中來。是大千。大家見。名善見。

授記成佛。云得其位。衆寶莊嚴。云得其祿。十號具足。云得其名。佛住幾十劫。正法像法。住幾十劫。云得其壽。復次。世尊成佛。是尊爲天子。分身佛集。是富有四海之內。多寶佛塔。是宗廟。

譬之。從地涌出。是子孫保之。授記舍利弗等。栽者培之也。五千退席。傾者覆之也。五千。卽五陰也。由有五陰。所以有大地獄。至五陰退。卽提婆達多。出地獄而得授記矣。中庸。通本是法華經。止末章是金剛般若。固聰明聖智。摩訶般若也。達天德者。金剛般若也。復次。固聰明聖智者。華光如來。(尙書先光後華)舍利弗之結果。達天德者。天王如來。提婆達多之結果。

聲色之於以化民。所謂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也。無聲無臭。聲臭已是虛空法。併虛空無有。然而纒言無有。大千已無不有。故曰至矣。

梵語波羅蜜。此云到彼岸。亦云彼岸到。此岸彼岸。總一大千。此岸。人也。彼岸。法也。約凡夫觀之。全法界皆此岸。約聖人觀之。全法界皆彼岸。彼岸要到。若到不得彼岸。實實彼岸。豈是此岸。若到得。實實此岸。豈是彼岸。而到之之法。並不用船筏橋梁等。但須菩薩具有大智慧光。能照見此岸卽彼岸。卽便到得矣。故經云。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五蘊。此岸也。空。彼岸也。一切苦厄。此岸也。度。彼岸也。此經名爲大般若。此菩薩號曰等持。然此非今所重。何也。此岸卽彼岸者。其意中先已見有凡夫法。全賴菩薩照見。而後此岸是彼岸。不然。則此岸終此岸矣。若夫金剛般若。則不然。蓋實而言之。從本無有此岸。凡夫妄認。謂之此岸耳。今只此凡夫妄認之此岸。更不絲毫有動。久矣。豈是彼岸。又安用彼等持菩薩爲之照見耶。故其首告須菩提云。應如

是住。如是降伏其心。謂應卽于此岸住。云何欲于彼岸住耶。應卽于此岸降伏其心。云何欲于彼岸求降伏耶。此岸從本如金剛。汝將捨此何之。首題特用金剛兩字。全然只爲讚嘆此岸。並無他意。故凡經中所云。如來說何等。卽非何等。是名何等三句。其得意處。全在是名何等一句也。復次。金剛般若經。有波羅蜜三字。彼大般若經六百卷。則無有者。蓋謂若此岸不妙。必到彼岸乃妙。則應云波羅蜜。今則但照見而已。並不以照見故。而有到彼岸之事。云何得用波羅蜜三字耶。今金剛般若。既直爾讚嘆此岸。不復提起彼岸。亦並不復用菩薩照見。則是真正到彼岸者矣。豈得不用波羅蜜三字也。復次。大般若經。若已有到彼岸之事。則今來到金剛般若經中。以種種讚嘆法讚嘆此岸者。豈真欲令一切菩薩實實重來此岸耶。是故當知大般若經。簡去波羅蜜三字者。乃正爲今金剛般若經作地也。

從佛出十二部經。從牛出乳也。從十二部出修多羅。從乳出酪也。從修多羅出方經。從酪出生酥也。從方等出摩訶般若。從生酥出熟酥也。從摩訶般若出法華涅槃。從熟酥出醍醐也。世尊說因緣法。爲破我而說也。大千一切。皆因緣生法。然因緣所生法。非如父母所生子。乃縱橫所成十也。衆生執我成病。世尊以因緣二字爲藥。卽將所執之我。分作兩半句。半說是因。半說是緣。六根。因也。六塵。緣也。根塵合而識生焉。三法和合。是故有我。其實本無有我。二乘

人開了因緣兩字，遂極力破我，漸漸想來，覺得因親而緣疎，欲修道必須絕因，以灰身滅智爲絕因，欲絕因必先破緣，以水邊林下爲絕緣，是又執藥成病也，殊不知因緣兩行，本絕妙字，謂之因者，卽因于緣，謂之緣者，卽緣于因，亦曰因因，亦曰緣緣，佛法破情不破法，若必絕去緣者，乃得因淨，則如修滅盡定比丘，雖到曠野，保無一尊入耳，便入胎受生，隨聲而去，世尊無可奈何，爲說方等經，維摩詰者，境之別名，文殊師利，智之別名，境與智齊，從不相離，維摩詰所以示疾者，爲諸比丘入滅，法法皆病，故曰因衆生病，是故我病，小乘人灰身滅智，不任問疾，惟彼智者，可爲酬對也，因緣活字，境智死字，因緣字拆不開，境智字似乎拆得開，然天下豈有離境之智，離智之境哉，境智二字，乃爲洗乾淨因緣字而立，因緣者，爲二乘人說，境智者，菩薩方等經，其實因緣二字妙，乾淨因者全疎，以無我故，乾淨緣者全親，以純他故，乾淨因緣，卽淨滿世界，世尊始而破我，故分說因緣，旣而立我，卽常樂我淨之我。

蠶室蜂也，頭上轉象冠，中☵象背有黃黑錯文，下☷象腹，九象飛時兩足之垂，孕一爲天地，人立中央，會意也，中作方圍而豎標之，又穿出方圍之外，蓋中非內之謂也，內與外對，中則無對，豈方圍以外卽非中耶，于是申其南北面，而達于方圍之外，申其南面，是謂其中，申其北面，是謂厥中，成就中字之四隅，各加一筆，遂成用字，非聖人有用，卽中之旋變無方，是成

用也。取用字之正北一筆，旋作回文，蓋藏乎不用之地者至密，則游乎應用之塗者至備。故曰周。

號物之數有萬，萬非數也。蠶蜂飛起時，上上下下，前前後後，左左右右，再數他不盡，矩義亦然。如上爲因，下爲緣，下爲因，上爲緣，以至上爲因，前後爲緣，下爲因，左右爲緣，前後左右爲因，上下爲緣等，極之無量無邊，不可說，不可說，只此上下一副，前後一副，左右一副，是故因緣不是一副，欲于火刀火石中取水，于水珠中取火，再不能个，又不是一萬副。孔子曰：不踰矩，因緣只有三副，上下一雙，前後一雙，左右一雙，凡夫也具三雙，聖人也不過三雙。譬如骰子，具足六面，世間萬變萬化，皆從此出，再沒有第七位。七日來復者，蓋因地有六德。子丑寅卯辰巳過了，第七日午，不但銜壤子，連五日都銜去，午未申酉戌亥過了，又是子復轉來，故聖人謂之二六時，蓋陽六陰六也。

常住佛性中，無法不備。火性是上行，水性是下降，上行之火，因風成煖，煖氣上蒸，則騰爲雲，雲又生雨，雨盛雷發，火光遍空，是火生水，水又生火，不過一上下法，如火刀打去石上，單領了火底上性出來，下與前後左右不動，以不成因緣故。天地之氣，以北爲主，西左東右，水是右行，隆冬氣左行，則水成冰，油是上行，則不凍，鹽鹵下行，則不凍，茶後行，則不凍，唾淚小便前行。

則不凍。酒亂行，則不凍。與左不成，因緣故。聖人身通六藝，非物物而格之，只是識得矩字耳。神農嘗藥草，縱能嘗草，豈能嘗病。他不過辨上下前後左右，是溫是熱是涼是寒等。某病宜如此，某病又宜如彼，自然有各種藥物來應他。所謂閉門造車，開門合轍也。少陰少陽，即是太陰太陽。不守本性，厥陰陽明。陰會于陽，陽會于陰，其間便有賓主。太陰太陽，決不和會底。故云太陽不知靜，靜不知動，會了纔生出絡來。父母赤白和會，兒子業力攪吞。白住于赤，赤住于白，陽住于陰，陰住于陽，卽今鑄圖書伎讓法。太陽二經，少陽二經，太陰二經，少陰二經，陽明厥陰各二經。父母赤白二滴，有六經。兒子業力，亦有六經。陰陽不是兩件東西，是兩個性子。然只是一個性子，是動，動靜雖則截然，到底不相離。只是不動底在這裏動，動煞只是不動底。如銅錢轉動，在兩指端。赤白二滴，是太陽太陰二根研摩，是少陽少陰流出來。花上露，是陽明厥陰。太是無始，少是起頭。陽明厥陰，不云厥陽陰暗妙甚。陽爲動出，故前陰不隨走。故後陽是先鋒。陰扎住營在後。一人發真歸元，十方虛空。應時銷阻，假使無此一人，十方虛空。那一個不銷阻，但人不發真歸元，故不知耳。銷阻非斷滅義。前一刻應時銷阻，在後一刻裏邊。桌子擺後，已銷爲衆人之聽了。發真者不設虛妄相之所礙。歸元者一憑元氣之自轉，故立見銷阻。

人看花，花看人。人看花，人銷阻在花裏邊去。花看人，花銷阻到人裏邊來。

上篇泰否咸恆。只三卦。恆卦已出講場去。下篇損益既未。亦只三卦。只得既濟而住。立了乾坤。便立泰否。中間都是補出來。泰否者。世尊大乘經典也。道場裏邊。通前通後。只一損字。後一品微細無明。卽是大哉乾元。若不去破他。四十一品無明。都生出來。道場不可窮盡。損不可窮盡。上篇只泰卦要緊。下篇只損卦要緊。坐講場中而不身心泰然。非講場中卅卅。坐道場中。而不刻刻減損。非道場中卅卅。上篇只一泰爲泰果。餘皆泰因。下篇只一損爲損因。餘皆損果。世尊五千四十八卷。泰卦全收。欲開泰卦。先用屯卦。把大千法界。落到他本命元神去。天地氣機。自然通達無礙。曰亨。天地氣機。從聖人口中說曰吉亨。小往大來。小字從小畜來。損卦下邊。都是好話。你但破我執。只管字出來。元吉。无咎。不但現在不妨。可貞。飲酒看花。竟這樣去。利有攸往。酒已許飲。花已許看。你這我見。要他做什麼。易之用。只此前一法。後一法。相似相續。二竊。可用配上帝。養聖賢。今之隱几。昔之隱几。人在世間。刻刻變換底。要這我見何用。以儉德辭難。儉字妙。說泰卦時。只錯在說一句。聽一句。開解一句。快活一句。是無始來結業。故云難。說了不聽。聽了不開解。不快活。是儉德。泰卦之下。定然有否。云何以吝德。而榮之以祿。因泰下有否。此損之所以不容已也。說太不說否。損卦沒有來歷。說損不說益。泰卦沒有收場。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不寫元吉。不寫无咎。不寫可貞。說利有攸往。泰卦小往。真小往了。

說利涉大川。泰卦大來吉亨。真大來吉亨了。

既濟重既字。不重濟字。怕他不濟。成者。成字之省文也。成佛是成。決定入涅槃。是既濟。決定不入。是未濟。無心之謂成。氣盡之謂既。菩提心昔所本有。而今適無。原來遍虛空。盡法界。都是菩提心。只要狂妄之見。應時而歇。菩提之心。亦不復起。如來于然燈佛所。發菩提心。許多文字。先帥只半个成字已盡。詩。伊余來暨。新新婦頭一步踏。在舅姑家裏。故增土字。此是重新投胎時節。故氣盡。凡結上文轉下文。用既字。成卦沒有一件事體。如鏡花水月。到得既濟。真真實實。沒有一件事體。

廿卅氣盡了。放一切萬物。避氣。故轉出未濟。成卦。凡夫之終。終則有始。是小終。既濟聖人之終。終不更始。是大終。成卦以一刻終。恆卦以此刻始。恆雖居成後。實不處遞前。直至既濟聖人終。其力始盡。恆卽亘也。不取心字。如明河之亘天。乃今旁邊寫出心者。正要損之也。前日深惡而痛絕之。故成無心。然不放他出來。畢竟伏而未斷。不如寫出來。與他決絕。成卦無心。乃乾淨泰卦。其所去之心。卽否卦也。恆卦卽把否卦亘在那邊。亘于成之後。亘于既之前。既檢出來。賊便無處可躲。未濟接不着既濟底。不是聖人既終。乃有未濟。當凡夫未終。已有未濟了。只是聖人到既濟。乃與未濟相應。既濟曰亨。小利貞。以前損之又損。只得一小未亨。到

此小都享了。初吉終亂。吉字從泰卦吉亨吉字來。卅卅聽了大海。道是海光如鏡。一到了大海。亂縱橫在這裏。終亂者。飄了洋也。亂字遂接未濟。

六十四卦。遂對遂對爲鴛鴦。十六卦爲繡。八卦爲金針。鴛鴦繡出從君看。已把金針度與人。約易而論。名之曰知。約簡而論。名之曰能。知能是乾坤底。不是人底。凡夫却妄認知能以爲我。約乾知而不能。約坤能而不知。何況于人。故曰雖聖人不知不能。約知而論。合大千夫婦之愚。叫做乾之知。然則夫婦之愚。亦與在知裏邊。約能而論亦然。性命是兩端。約命。現前一法。住在界裏。約性。迅疾不停。通前通後。分說之。命永永不是性。性永永不是命。實說之。性之理。專會做命。命之理。專會做性。約命而言。一受其成形。大千世界都是命。約性而言。逝者如斯夫。大千世界都是性。現前桌子底命。依界而立。成在十年百年以前。現前桌子底性。跟世而走。一路一路壞下去了。說到這裏。不知他還是性。不知他還是命。還是性走。還是命走。菩薩呆了。方纔在北海。而今在南海了。

大哉乾元。本非是我。而命之爲我。便做我。逝者如斯。便不必做定我。性。順命之理。命。順性之理。中間却有一路是道。中間沒有業字。若或不順。便有業。業在性命中間。如桃子之內。桃仁之外。有一桃核。桃核生與命俱來。死不與命俱去。性倒跟業走。所以桃子還不曾熟。核先硬了。

喻如大鐵圍山。性命俱如幻三昧。業不是如幻三昧。身子是命。世法是業。我們今日要把桃核弄壞方可。

朝聞道者。性順命。命順性。再不敢于中造業。死生者。性順命。命順性之路也。與你沒相干。再不要着忙。一朝聞道之後。由他命順性之理。死罷了。少不得性順命之理。活轉來。不云可死。而曰死可妙。男婚女嫁。夕可死矣。安知死之後。正有大不可者存。

統而言之爲人。分而言之爲性命。順字不要用聰明聖智。死及爛醉時。都是性順命之理。命順性之理。不須用你着力。

齊物論以下六篇。是正文。逍遙遊一篇。是總敘。故首提名字。亦不同。內篇三七二十一字。題一字自爲一義。外篇無題。逍遙遊從不好處說到極好處。遙字比道字爲勝。情執既破。境界廓然。故遙。至於游。則老安少懷。與物無礙。卽魯論游于藝之游。豈但志據不足言。抑豈依之可言。齊物論至應帝王。與首篇異。皆從極好處說到不好處。齊者。物我一齊。是非兩忘。承上游字說來。有物我。則有是非。而論出矣。論者不齊之極也。以下篇名皆然。然下五篇。亦一篇好似一篇。至應帝王而極。應帝王應字。卽逍遙遊遊字。在魯論顏淵季路侍章。爲王帝應。子路王也。天下往謂之王。敵之無憾。人見破矣。顏淵帝也。無伐無施。我見盡矣。至若孔子。則何人何我。應以

種種身得度者。卽現種種身而爲說法。是之謂三十二應。是之謂中央混沌之帝。我爲法王。於法自在。所謂皇也。三皇之世如春。天下在一鼻孔中出氣。是故三皇有氣而無理。五帝有理而無情。三王有情而無事。其事則齊桓晉文。故謂之伯。伯者皇帝王之糟粕也。南華雖始于北溟。下六篇正文。則以南郭子綦立義。承上徙于南來。

北溟是眞常性海。魚在海中。沒有頭數。然是全體共氣。故從昆化而爲鳥。小過卦也。法法異住。故從朋。朋言背者。背卽北溟也。大千世界。從無有未化之魚。從無有已化之鳥。而今正是刻刻化鳥之時。故下文云。猶時女也。時女纔出母家。未到夫家。正及時之女。

我們修行。要修到應帝王境界。卽此三字。要修到應字境界。方妙。到得下手不得處。方名爲應。憑你伶俐。只到帝字王字罷了。認得應帝王應字。便是遊道遙遊完全快活。齊物論。下手功夫。十長養心。一切保任。曰養生主。從地涌出。不須閉門。曰人間世。無世有界。是德。有世有界。是充。世界交涉是符。這就是大宗師了。

齊裏邊沒有物。物裏邊沒有論。論走了物底樣。物走了齊底樣。南華七篇之義。盡于一遊字。其下手工夫。全在打破論字。去論而歸物。由物而歸齊。然後可以逍遙遊矣。篇中言天籟者。齊也。言地籟者。物也。因吹成萬。故不齊。人籟者。論也。喻于比竹。言彼我是非。相比而生也。齊物

論是論物之性。人間世是論人之性。應帝王是論其性。

一切佛卅卅，俱從大心裏邊出世。名金剛極則心是最後心。喻如臘月卅日，聯底凍大海水，長養心是大年初一，早已漏泄春光，無一件不活動頭。所謂大死却活也。梵網經卅卅心地品，先說十金剛心，而後說十長養心。聽養字，不要聽了生字，純是生趣是生，沒有趣底是養。若聽錯了，不但不是生字，竟是主字。主者，燈炷。注在一處也。前法不望後法，後法不望前法。文殊師利三處度夏，但許你養，不許你主。

全部法華經，要銷到妙法蓮華四字裏邊去。妙字，法字，蓮字，華字，內各有一部法華經。

大學八條目，用華嚴迴緜之法。曰：彼彼各異，執礙不通。曰：物，彼彼互通，神變無方。曰：天下寂然不動，無物可指。曰：心感而遂通，紛然異名。曰：物，閒聚一處，強認爲我。曰：身，無量毛頭，莫知爲誰。曰：天下本極會活，死在那邊。曰：心明明不活，有無量活。曰：意，本只一體，無有主伴。曰：身，一人爲主，餘人作伴。曰：家，本無有主，強自名主。曰：家，各各住持，皈依一主。曰：國，昔所未有，因師而有。曰：知，昔所未有，非師所破。曰：意，觀而言之。各秉內德。曰：意，鍊而言之。統成外德。曰：天下。

聖人不禁民之好惡。在余一人無好惡。儘民之所好所惡。聖人不過在其中裁成輔相。莊子云：聞在宥天下矣。宥字妙。從宥從宥。底好惡，再不要提起。不但我不看見，連你也不曾有。

譬如小兒食麵致病，必要把火燒麵，存性以療其病。麵爲火所燒壞，則火力勝，前邊底麵，麵有氣力，後邊底麵，火有氣力，麵性已壞，把新燒之麵，引到舊麵裏邊去，鬪着鎗匙，麵與麵和合而往，則舊麵爲火力所攻，亦漸漸存身不牢，病便愈了，麵不得而知之，母親小兒惡得而知之，此喻在宥之義甚精。

大君不要自己出頭，要放普天下人出頭，好民好，惡好惡，所謂讓善於天，天者民之謂也。故一個臣，亦不要自己出頭，要放有技彥聖出頭，若一毫身見未忘，則災必逮之。上老老而民興孝三句，是民之所好好之，所惡於上六段，是民之所惡惡之，有一個人蹲在我上邊，是我所惡，再不要把我一人蹲在上邊罷了，六段只一句，只是一無我句，天無私覆物，物自覆，天不自有其天，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此謂奉三無私。九德於十德中，只少一執我德，倒望沒有一德處，立出九字來，不云具足九德，乃是單剩九德，九德而爲天子，一德而爲天下，此一德，乃天子最忌之一德也。然民好民惡，一個人各照管一個自己，故云咸有一德，井田之制，從這裏算出來，普天下人所證之一德，卽天子所無之一德也，咸字下得妙。

恭己正南面，恭字裏邊，已去了己，只是別人底己，流浪忘反，天子所以必要恭己，譬如磨子，必有磨臍，磨子會得轉，磨臍不會轉，磨子打下來，畢竟磨臍歪了，磨臍已折，磨子依舊，所

以磨子轉得如法。單責磨子。不贊磨子。到得不如法時。單責磨子。不責磨子。故必須恭已正南面。法喻一齊。周南是正南。沒有人。召南是南面。已有人。不爲周南。則是正牆。不爲召南。則是正牆面。恭讓二字。湯武所無。民所好好之。所惡惡之。是真讓字。不動不言不賞怒。是真恭字。

崑崙是河之源。只是崑崙有許大家私。出許多水。竭了怎麼處。滿起來怎麼處。不知水一而望東行。仍一面望西行。東之極處卽是西。人只爲橫一西字在東頭。所以說不去。人行到死。仍行到生。樹行到梢。梢行到根。這個兩行妙絕。一切衆生。道是現前一心。望外走底。目根攬色。竟把色作眼根。故有色界。色界。色界住於色界。無色界住於無色界。欲界寄居於色界。把欲界劈開。一半色界。一半無色界。色界無色界。是實。無色界攬了色界。被色界留住。叫做欲界。是假。眼中無色識。色中無眼識。識內二俱無餘。五亦如是。大畜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一切色聲。謂之剛妙絕。剛自外來。是一片冰心。而爲主於內。在玉壺。

身之爲言聚也。元氣體在身裏邊。軀之爲言區也。兩個人軀幹不同。躬字。身傍從弓。略如張弓。略不放鬆一步。體字。骨傍加豐。骨肉停勻。乃是具足一切。躬字加穴。以如是之身。走到無出頭底所在。那得不窮字義妙絕。

世尊具足相中。有肉髻相。有時結跏趺坐。手結大三昧印。放肉髻光。表思也。光中見一切

天龍八部。恭敬圍繞。表學也。學者覺也。易見爲子者。乃是既見之後。紹領家業。承當此事。易曰。子克家是也。息下從心。上爲凶門。☱（上非田字）蓋人身之背後腰裏。脊骨兩邊。相倚而生者。是爲兩腎。兩腎相交處。是爲命門。頭頂面前。脈脈然動者。是爲凶門。腰者要也。爲一身之要處。大凡有正經事。必要記得者。須記在要處。兩腎專主憶持。所以特生腰裏。若欲息之。必從凶門而得。（心火也。火炎上）故息之上。從凶。小兒前世。想業輕清。近天。都從上。凶門來。情業重濁。近地。都從下。膝蓋骨來。小時。凶門未合。故寫兒字。頭作兩半形。至前世。想業。足在命門。則凶門合。前世情業。足在腎臟。則膝蓋骨合。故凶門合。命門成就。膝蓋合。腎臟成就也。（想多情少。想少情多。想業。如作文字等。其作文時之吟哦。卽凶門之音聲也。）問。兩腎在內。何故能憶持外事。凶門在頂。何故能想得。兩腎所憶持事耶。答。此由出入息者爲之夾帶也。譬如忽聞大學兩字。此時若無入息。則竟齊此而止矣。無奈有入息者帶進。由凶門上。雙關夾脊。而下到腰間。交卸右腎內。藏過。然後入息清淨。直到臍輪。後來凶門要想時。若無出息。則想殺亦不得矣。無奈有出息者在臍輪轉來。從右腎轉過左腎。遂爾帶出。依舊雙關夾脊而上。到凶門交卸已。然後出息清淨。還到鼻孔。此所以兩腎能憶持。而凶門能想得也。思之義如此。諧聲同絲。蠶之吐絲。止一根到底。更無別緒。思之無邪亦然。蠶食植物。絲從口出。表君子之思。蜘蛛食動物。其絲旁

出爲小人之思。從來思與學一合相。學之卦爲震。顏淵職堂學字。子與之言。全是法界。如云用舍行藏。天下歸仁等。思之卦爲艮。曾子職掌思字。子與之言。乃用提喝。止得參乎吾道一以貫之一句。（顏淵曰。顏淵。曾子則稱子。）無量義處三昧。爲思。法華三昧。是學。學而不思。思而不學。應知是料簡之文。非藥病之文。既是不思。則直謂之罔。不得謂之學。非謂學之所病在不思。而以思藥之也。下句亦然。罔即帝網重重。于法界中。取那一件。殆及也。危也。丟開法界。所思何事。以思無益。不如學也。還有一句在。以學無益。不如思也。總之思與學。再割不開。

論語者。先師所論之語也。論從倫。兩物並處爲倫。太陽爲太陰之倫。太陰爲太陽之倫。倫如舉案齊眉。自天而來。故爲天倫。論有八德。有論。有議。有左。有右。有分。有辨。有競。有爭。語者我本無我。因問有我。故有答也。佛說方等經。孔說論語。論語是講場裏邊講出來。志在春秋。不是文字。春秋是二六時中做出來。春秋將一切人物。亂縱寫成一冊。那一件不是大哉乾元。或走了元氣的樣。或不走元氣的樣。故要議。議而不辯者。於二六時中。講不得底。春秋五始。元年。（天德）春。（勳）王。（現前）正月。（一心）公。（是法）即位。（佳法位）言天德之勳。而爲現前。亦是法。佳法位也。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故魯隱公之元。實平王之四十九。二百四十二年。始於己未。迄於庚申。約既濟未濟之義。（己爲既濟。未爲未濟。）宜止於己未冬。而經止庚申。

奏者乃先師更展一年以盡未來際也。

祖述憲章上律下襲乃致曲裏邊事。此是仲尼之因。譬如天地節。不過仲尼之果。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仲尼竟是天地了。譬如節轉凡成聖。此謂滅凡夫。度聖人。猶是有餘涅槃。說到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時。但見萬物育而已。無有仲尼。但見道行而已。無有仲尼。仲尼于天地中。如紅爐中點雪。此謂滅聖人。度天地。豈非無餘涅槃。（阿彌陀三字。卽此一章。祖述云云。阿也。致曲之謂。譬如云云。彌也。天地之所以爲大。他陀也。）

今人以手拍桌。隨拍得響。響從十方四面來。借手桌因緣而成響。其實手著桌處一些子地。並無有響。故響響不窮。人身衆緣和合而成。中間並無些子是我。愚夫婦妄認有我。猶妄認手桌相着處有響也。惟無有我。故生生不窮。大千微塵。以不守自性故。不做定一法。不做定一法。故無所不有。無所不有。故響是大千本事。只是以手桌爲機關。非手桌能生響也。但能明乎機關處。無物可生。便是歇息機關之法。非一事不作之謂也。小乘不知此旨。纔聽四性推檢。謂手底無響而妄有。必將累我漏落三界。故遂痛恨一響。比於花箭毒藥。而欲灰身滅智。以入滅盡定也。色聲皆業力機關所成。色者塞也。有物當前。眼光塞住也。聲者罄也。出諸口者。罄盡無餘。耳中莫留形迹也。音卽言字。舌上爲言。口中彈舌爲音。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劍

去刻舟。梵音海潮音。一總不知。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如達摩大師一喝。一喝。已是乾淨。一法。然猶住於一法。沒有什麼好處。惟君子爲能知樂。樂者聖人大和會處。卽一彈舌間。已是八音和會。如喜怒哀。一歸於樂。喜卽怒。怒卽哀。哀卽喜。怒不偏於宮。不偏於商。不偏於角。徵羽。是之謂中聲。

涅槃四德。常樂我淨。世尊平日說無常。此則曰常。所謂無常者。常無常。常者卽無常也。坤卦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者。道爲生死輪轉之道。因衆生有常見。故云先迷。卽世尊諸行無常。皆生滅法之前半偈。常乃獲是常色之常。因衆生又有斷見。故云後得。卽世尊生滅滅已。寂滅爲樂之後半偈。乃至涅槃言樂。與平日談八苦不同。涅槃言我。與平日談無我不同。涅槃言淨。與平日談五濁不同。（文殊爲識涅槃。普賢爲色涅槃。）

人之一身。從頂至踵。但有十八種事。（根塵識）互相假合。實無有一。是則現在此身。已見其別異分張。安得死後來生。而某甲以某甲業力。重受某甲之身。某乙以某乙業力。重受某乙之身。如頂針然。不相雜亂。如其楚楚耶。故楚王曰。楚人失弓。楚人得之。仲尼曰。去其楚。而大矣。人死如失弓。死後受身如得弓。人遺弓。人得之。則所謂鼠肝虫臂。一任天偉哉造化者。何彼常見之徒。我執未化。妄謂某甲某乙。世世受身。楚楚不亂也。問常見與斷見何別。答斷見外

道不錯在響後計滅。而錯在正響時。妄以爲有常見外道。亦不錯在響後計有。錯在正響時。不知是衆緣和合。妄以爲一耳。人死無往來。亦必不斷滅。若說宛然如在此。卽流注真常。除非無處不逢。乃是斬新面目。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乾坤說不明白。乾可通於坤。坤可通於乾。不能個定。說乾卦一字也不犯坤。說坤卦一字也不犯乾。這叫做定。尊酒爲尊。不用爲義。酒杯爲卑。承尊爲義。君臣字。諾聲爲承。大賓有饗禮。有燕禮。饗禮畢。復行燕禮。有個尊。有個卑。尊放酒之物。動不得底。在杯裏邊喫。世間毫髮許都是地。一微塵做不牢地。約前一法論。已瀉而爲後一法。還守看前一法。守個空尊也沒幹。約後一法論。不自爲後一法。乃代前一法化現而已。剎剎不得少停。乾也。塵塵沒有自己。坤也。剎剎都在別處用。塵塵都替別人用。乾卦百花叢裏過。一葉不沾身。坤卦一葉不沾身。仍舊百花叢裏過。卑高以陳。貴賤位矣。性情極和。平時節叫做樂。現喜底相貌。其實就是怒。就是哀。就是樂。但以異法出生。故喜不要認做喜。要認做中。喜之發也。怒哀樂特未發耳。四者和合並住。但憑你喜怒哀樂已中節了。故曰皆中。此非慎獨不能。中者。不要逞着喜怒哀樂走。和者。但憑你喜怒哀樂在這裏做喜。浩浩生死中。把他做個拄杖。故曰大本。學者學個中字。四者相通無礙。故曰達道。云何分貴分賤。拱手於貝之上者曰貴。爻爻於貝之

旁者曰賤。涅槃經高貴德王卅卅是貴。算沙童子是賤。約事而論。是賤真底。約理而論。是貴假底。開眼並不見一法。是貴。比中和透頭去了。衆生處處着。是賤。比中和落下來了。要曉得不貴不賤。是中和。凡遇經中有貴賤字。眼光要射着本等。陳有主客之形。大千世界本等事。原不清與師動衆底。只爲衆生個我見重。賤也賤極了。他下三步殺進來。我不得不透過了頭說。是我從上三步蓋下去。位有分限。故卑高以陳如此。動靜有常。剛柔斷矣。纖塵不立。曰剛柔字。加一手字。卽矯揉字。勿忘勿助。一刻一刻頂針去。歇也歇不得。捨也捨不得。法界如是活。是柔。我學人在裏邊死。是剛。結制爲靜。解制爲動。結制解制。打成一片。爲有常。單結制。不解制。單解制。不結制。是無常。仲尼知天命。看定子午一針。到得耳順。二十八舍都順了。從心所欲。乃是七縱八橫都不亂。結制時。卅卅極其謹慎。是剛斷。解制後。但憑天地紛紜。是柔斷。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方以類聚。是絕待法。物以羣分。是對待法。在行底人。看到方以類聚。不在行底人。必看到物以羣分。萬物是一類。不但平常以類聚而已。妙在方字。有情化無情。無情化有情。這一角得到那一角去。那一角得到這一角去。謂之方幅窗遇。沒有一微塵漏落在外邊。萬物是一羣了。却把來分長分短做什麼。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好端端的壞了。叫變。變了又好了。是化。約迅疾論。大千世界在天。約萬物論。大千世界在地。形旁开。是

龍鬚兩條。看去只一條。旁三多。則雲彩盡矣。學成了例。方到義海裏邊遊戲。

頭一雙例。剛柔最要緊底。因而弄出乾坤來。因而弄出變化來。而剛柔之能事畢矣。貴賤吉凶等。皆辭也。大千世界。無有一塵。而不剛。無有一剎。而不柔。就是柔底在那裏剛。就是剛底在那裏柔。衆生爲何不如法。法本是剛。而衆生不剛。因不剛故。法本是柔。而衆生不柔。法若單是剛。衆生決不錯。因爲柔誤了剛之事。因而剛誤了柔之事。剛柔者衆生之法器也。借他的剛。就立一個乾。借他的柔。就立一個坤。乾坤者法王之章句也。要他依舊住於剛柔之中。剛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柔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剛柔是衆生分中真乾真坤。乾坤乃剛柔之度影。貴賤者。因衆生不住本處。已落下來。故故意擡高一層。世尊於法輪未起時。有此權詐。貴賤者法輪之方便也。吉凶者。我如是說。你依我則吉。否則凶。（山陷曰凶）世尊於法器既成後。有此料簡。吉凶者。法器之料簡也。所謂變化者何也。易裏邊。某卦變某卦。我爲法王。於法自在。非學者所得可知。衆生雖已失剛柔之德。畢竟還是剛。還是柔。世尊於現前一心。請出他底底來。剛乃衆生之大機。請出他底柔來。柔乃衆生之大用。轉不得身底所在。是大機。轉得身底所在。是大用。人在萬化裏邊。要刻刻轉身。因衆生在大海裏邊亂轉。轉到地獄。連他也不知道。本要他轉身裏邊。轉得停當。到於轉不得身底所在。逼拶定了。放尿痲溺。箭不上梁。臨斷命時。

將何拄杖。要教他個大機。學者於震威一喝時。要轉得身。頭一個機不要錯了。一錯永錯。大機假借不得。乾之所以爲乾也。是絕後。大用但憑假借。坤之所以爲坤也。是光前。云何剛柔相摩。約剛而論。已自剛了。望了柔。還有不剛底所在。約柔而論。已自柔了。望了剛。還有不柔的所在。我摩你。你摩我。相觀而善之謂摩。

六十四卦。都是一雙一雙在那邊。世尊青蓮花眼。看定剛柔二字。這邊一摩。那邊也一摩。那邊一摩。這邊也一摩。已得你好我也好。六觀合一運。剛是在柔裏邊。剛柔是在剛那邊。柔相摩者。互相檢點。有一釐一毫不好。非摩之義。原來是剛柔相摩。故所以八卦相盪。不六十四不止。鼓之以雷霆。六句。正撮寫剛柔相摩二句出來。有一點摩得不好。八卦相盪。正未已也。約法師論。鼓之二句。約學者論。日月二句。約大千論。乾道二句。儼然是四十九年說法變相。把什麼來鼓之。鼓之以雷霆。把什麼來潤之。潤之以風雨。我爲法王。於法自在。而今聽者。頭也不抬。在裏邊。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一條性命。交付與先師。起視大千世界。依舊好在這裏。男端。女滴滴。乾道成男。坤道成女。鼓之潤之之字。是學者。一走到先師門下。便要鼓之。無量劫來。個凡夫。是連底凍底人。先師兜頭。便是一個雷。一個霆。與他商量不得。要他身毛震蕩。既震蕩之後。漸漸以安神定魄之藥補之。故曰潤之。所謂雷者。明明這句話。不打從這裏說起。

却大寬轉從遠方團團裏轉轉來。轉到這裏叫做殷其雷。他把眼光放遠了。殊不知我這句話已在這裏劈插而出叫做靈。風以解散爲義。教他不要當一件事。善男子。着什麼死急。要解散他。學者身分裏邊。已經鬆了。就是這些沒正經底事體。那一件不該做。一切法都是摩醯首羅尊天。四天下七日七夜微塵雨。這一卦鼓之以雷霆。這一卦潤之以風雨。這一卦內卦鼓之以雷。外卦鼓之以靈。風雨亦然。鼓之以雷。明明說他意中底事。却又從意外來。不說木等事。且廣談法界。他聽了法界觀。正要賣弄法界觀。復鼓之以靈。提出現前一心來。所謂不喪七

德也。

日一日一周天。行過西來。月卅日一周天。行過東來。原來在這裏剛柔相摩。到得月行過東來一遍。日已行過西來卅遍了。聖人境界。落到凡夫裏邊去聽。凡夫耳朵裏邊。聽了無數遍。身分裏邊。纔證得些些。猶日行卅遍而月止一遍也。凡夫境界。原是聖人境界。直累到日頭三十遍落山。耳朵裏聽熟了。恰纔月一周天。略略到聖人境界住。有時說到聖人境界。滴水點凍。一寒。有時說到凡夫境界。六親聚會。一暑。寒時寒殺閻黎。熱時熱殺閻黎。上經總是一寒。下經總是一暑。說者六十四番雷霆風雨。聽者六十四番一寒一暑。約這件事體。畢竟怎麼樣。摩到六十四番。乾坤乃成。所謂乾道。卽乾卦中之道也。是剛。所謂坤道。卽坤卦中之道。

也是柔。六十四番以後，九秋末後，爲何成男成女。要知老夫妻兩個，起是一齊起底，結煞不在一處結煞。乾卦剛字，直到歸妹卦，然後乾道以成，歸妹女之終也。柔之摩剛，弄到歸妹，柔完了，柔歸到剛裏邊，坤卦柔字，直到未濟卦，然後坤道以成，未濟男之窮也。剛之摩柔，弄到未濟，剛又完了，剛歸到柔裏邊。前此建立剛柔字，總立不定，剛柔二字，如兩龍天矯而下，左摩右，右摩左，摩到後來，桶底脫落，到歸妹未濟卦中，乃知奇哉一切衆生，本來成佛，成男成女，所以成物也。這四章是以例出義，遊戲一番。

在天成象云云，例到這個田地，則變化見矣。上二句例，末一句義。無量劫來，只因眼光一錯，剛柔並失。元明照生所，所立照性亡，仔細看來，剛亦如故，柔亦如故，只是眼光錯了，本等原不錯。凡夫落在剛柔底下，聖人透到剛柔上邊去。卑高話頭，高出天外，吉凶話頭，細入無間。法門未開，用權詐，法器既成，須小心。鼓之以雷，是談菩提心，鼓之以霆，是發菩提心，不做一些正經事，是解脫，然非大解脫，入於無餘涅槃，則爲大解脫。世尊於一處滅則處處現，上經五字，下經十字，復次，一卦十字，一卦五字，五字四面週薄到中心，是爲鼓之以雷霆，十字中心解散到四面，是爲潤之以風雨，上經一卦寒，一卦暑，下經亦一卦寒，一卦暑。

夜來所說，是法器之剛柔，今所說，是法門之乾坤，八卦相盪，正以乾坤相盪耳。乾知大

始。坤作成物。八個字。八段在那邊。刻刻管這念頭在那邊。曰知。乾是管一件事體。乾卦單取眼光不錯。(利見大人)內卦之內。眼光不看見底不用。內卦之外。看見底一定不許放走。外卦之四。不看見底因看得卽溜也。看見了外卦之上。看不見底。不許只管去看。所謂督亢之地。圖者。約我國論則曰督。卽人身督脈。督周身之脈在那邊。約彼國論則曰亢。扼其亢而撫其背是也。亢龍亢字同此。人若眼光清楚。就是潛龍在淵也。看得清楚。眼光若不清楚。就是終日乾乾。也是亢龍了。乾乾者。一法一法。迅疾得緊。或躍者。不知是那。一法出生。不取潛龍者。不要丟了實法。眼光沒放處。不取亢龍者。不要粘住一法。眼光不卽溜也。須知乾健也不是讚乾卦。只爲學者於迅疾中。眼光要健耳。

菩薩開了乾卦。開於天眼。開了坤卦。開於肉眼。開了坎卦。菩薩以肉眼失於天眼。開了離卦。菩薩以慧眼得於法眼。開了巽卦。菩薩開於佛眼。其實佛不開眼。以上四眼不開。故謂之開佛眼耳。(肉眼固非。天眼亦非。天眼觀實。慧眼觀空。慧以掃除爲義。)

履德之基也。(至)巽德之制也。於六十四卦中。抽出九卦爲人德之事。作一路說。履德之基也。履不是德。達摩大師一喝。是云德基。謙德之柄也。言兼爲謙。一句而兼兩句。是爲話柄。(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橛。失了柄了。)履與謙一雙。復德之本也。凡夫仍舊歸了性海。是以性

海爲本。把凡夫來盡情洗滌去。叫做復性。德之固也。難道打死凡夫。後歸性海。但憑做凡夫。那怕不是性海。叫做恆復。與恆一雙。損德之修也。二六時中。認定性海。依舊原做凡夫。凡夫自然躋身不得。叫做修益。德之裕也。二六時中。損了凡夫。不是加了性海。性海自然裕起來。叫做裕。損與益又一雙。困德之辨也。聖人確然是聖人。凡夫確然是凡夫。須要辨得明白。井德之地也。（放桶下去。水始上來。）轉轉墮到凡夫裏邊來。乃轉轉入到聖人境界去。須要腳踏實地。（聖人之位。非浮圖合尖。貴而无位。所以爲亢龍也。）困與井又一雙。巽德之制也。大千世界。辨不得凡夫。辨不得聖人。巽之爲言入也。凡夫做了聖人。尋得出底曰適。卽太師擊適。齊四適之文。聖人做了聖人。依舊在凡夫裏邊。尋不出來曰入。卽鼓方叔入河三入之文也。聖人家法。定不許與妖作怪。故曰制。制卽法也。守先師家法。只一句。巽德之制也。故另爲一句。不同上文。足是極熬不定底。人若修行。足最要緊。手諸聲爲守。粗處收住了脚。微細裏邊。又要熬定手。故先云啓子足。後云啓子手。下臨深履薄。皆言足。而不及手。然當臨履時。足爲戰戰兢兢。手亦齊焉。世尊每作大三昧坐。先安其足。然後手結說法三昧印。次安其手。

貪嗔二法。皆爲癡法。人生而鼻孔具一主吸。貪法也。一主呼。嗔法也。世間一切男子主呼。一切女人主吸。火炎上。鳥爲噓法所成。故怒而飛於天。水潤下。獸爲貪法所成。故手亦扒於地。

須陀洹（有前後際曰須。有彼此法曰斯。無前後彼此曰阿。）

斯陀含（疎之則曰陀。卽他字。親之則曰那。不可得而親疎曰羅。）

阿那含（有路數曰洹。無路數曰含。不可言其有無路數曰漢。）

阿羅漢（須陀洹以四諦十六心發電光三昧。至阿那含而極。阿羅漢無有境界。觀世音卅卅。不過在阿那含學堂中。）

須陀洹入聖人之流。聖人者。阿羅漢也。須陀洹是凡夫。不能遂證阿羅漢。則住三果阿那含。何以故。以夾帶一證故。阿羅漢亦入凡夫之流。聖人證到凡夫地位。始絕無退轉。所謂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在此。（進一步。非上去。竟是下來妙。）然入凡夫之流。而已不入初果。須陀洹。但退入二果。斯陀含。如涅槃經。如來背痛之說。推而言之。二果入三果。三果亦入二果。楞伽經。佛告大慧。卅卅。能住爲住。所住爲地。有住爲住。無住爲地。有地爲住。無地爲地。十地卽爲初。卽爲第八。第九復爲七七。亦復爲八。第二爲第三。第三爲第四。第五爲第六。無所有何次。世尊。將十地卅卅。歷然分次。却又搬亂。大慧驚疑。直到無次第處。方是大般涅槃。

唱經堂才子書彙稿

聖人千案

聖數內書

序

考死囚者。取官與囚一一往復語。備書而刀刻之曰案。治篤疾之醫。亦取病之第幾日。見何證。投何藥。備書之曰案。案只是人家几案之屬。特以死囚篤疾。其事重大。非可以一人之見爲定。又不可以後之人。且有他議。于是先作爲出入移換之地。故不得書之于楮。而必以案者。明一成而不可更動也。近世不知何賢。取歷代聖人垂機接物之云爲。凡若干章。輯之成書。名曰公案。是其得用案字之法。譬諸死囚。則聖人與學人。只是兩造質對。理長則聽。其詞具在。並無旁人上下一字。一聽後官依科判決。又譬諸篤疾。則學人是病。聖人是藥。如是病。如是藥。醫人胸中本無奇特。病有千變。藥卽隨之。因藥病愈。藥不任恩。執藥病增。藥亦非怨。縱彼服藥。遂

反致死。是人自死。藥不死人。心不負人。面有何慚。其又冠之以公云者。言此事大道爲公。並非聖人之所獨得而私也。己丑夏五日。長心閒。與道樹坐四依樓下。啜茶喫飯。更無別事。忽念虫飛草長。俱復勞勞。我不耽空。胡爲兀坐。因據其書次第看之。看老吏手下。無得生之囚。不勝快活。看良醫手下。無誤用之藥。又不勝快活。同其事者。家兄長文。友劉逸民。皆所謂不有博奕。賢於飽食羣居者也。聖歎書。

聖人千案 共二十五則

對朕案第一

梁武帝問達摩大師。如何是聖諦第一義。摩曰。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誰。摩曰。不識。帝不悟。梁武講得一切經論。正值其時。心地要門。得得東來。于是一見。便問聖諦第一義。實不爲分外。每見前人。因下有不悟二字。便斥其爲義學俗漢。殊不知彼亦不以章句推度爲極事。彼亦煞能劈面全提。宛有大人之作。只看其被奪後。眼明口快。便問對朕者誰。可驗其一切時。一切處。離于章句。別有得意之事。彼所得意之事。便與大師無二無別。真正極英靈。最真實之大士也。只是聖諦第一義。不怕無人照管。因而攔却。何勞賢如是珍重護念。佛法在識佛法人面。

前。方得煥發。則不識佛法之處。一向總受平沈耶。大師初入人家。不問高低。兜頭便掃者。不怪他問錯。偏怪他不錯。及至他攛出對朕者。誰一句。謂之有文書。不關口。大師只是不慌不忙。一路刀法。直逼到住。曰不識。此不識字。並無奇特。只是上樓拔梯。小作陰陽。圖他轉身不得。然後大用炳然。吾嘗言一切衆生。橫以知見。入妙心中。譬如餅師。以油入麩。永無出理。古之至人。于難出事。誓當出之。于是遂有宗教二家。敎家則從麩出油。宗家則從油出麩。從麩出油。似難實易。從油出麩。似易實難。如此案接連兩個。恰偏出帝不悟三字來。正是從油出麩之法。蓋一切凡夫知見是油。一切菩薩知見亦是油。譬如脂油與麻油。雖有少異。但有蘸著。便非淨麩。梁武用處。何曾不是大師用處。却怪其以知見油。無端攙入。及至大段沒依傍時。十成法界。宛然具足。曾欠何處一塵一點來。所以帝不悟時。並非達摩在明。梁武在暗。當此之時。正復打作平火。汝果不悟。我更不悟。亦且賴是不悟。若悟了。又成何用也。故此案。聖歎看來。是大師于南方大作佛事已竟。

不及案第二

摩知帝不契。潛回江北。誌公入。帝舉前因緣。誌問陛下亦識此人耶。帝曰不識。誌曰。此是觀世音示現。帝悔。欲遣使追請。誌曰。莫說遣一使追不能及。便遣闔國人追亦不能及。

達摩出誌公入。此是何等境界。嘗讀妙法華經。佛告無盡意菩薩。普門示現威神之力。不可思議。巍巍如是。又重頌曰。具足神通力。無刹不現身。今始知觀世音名下。真無虛土。乃梁武頭階既不離。二階又不辣。失一達摩。又失一誌公。不思金不博金。更欲遣人追及。莊子云。自此以往。巧歷不得其凡。滔滔合國。人有甚麼了期。休說終追不及。就使追及。此斬新之達摩。豈是適來舊達摩乎。直至此始信滿懷聖諦第一義。直是全案不著。

不染案第三

南嶽懷讓禪師參六祖。祖問甚麼處來。曰嵩山來。祖曰。什麼物恁麼來。師曰。說似一物。即不中。祖曰。還假修證否。師曰。修證則不無。污染即不得。祖曰。祇此不污染。諸佛之所護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

何處來。曰嵩山來。是修證。是污染。箭已上垛。還爭甚麼內體正。外體直大小。六祖執物窮價。圖別真贋。細雨灑花。千點淚。澹烟籠竹。一堆愁。

階級案第四

青原行思禪師參六祖。問曰。當何所務。即不落階級。祖曰。汝曾作甚麼來。師曰。聖諦亦不爲。祖曰。落何階級。師曰。聖諦尚不爲。何階級之有。祖令首衆。

此等案。最魔魅人。入于講窟。細思祖曰。汝曾作什麼來。此時如何答話。卽是。莫是搬柴量米。撒屎溺尿。每日六時所會作者。盡得舉呈麼。不但業識茫茫。亦已無本可據。青原只是據款結案。答曰。聖諦亦不爲。借問聖諦亦不爲。畢竟爲個甚麼。若答聖諦不爲。又爲甚麼。此語卽是真常流注。此人不脫閻老圈。首楞嚴云。如急流水。望爲恬靜。流急不見。非爲無流。正謂此也。祖又問。落何階級。此語不是盡令而行。只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原云。聖諦尙不爲。何階級之有。旣已醫病不得。亦須壽命不得。只算二月湖水平。家家春鳥鳴。不復成一問答矣。切忌不得鼓兩片皮。又講得天花亂墜去。

一宿案第五

永嘉玄覺禪師。精天台止觀法門。後遇左溪朗公。激勸直詣曹溪。振錫遶祖三匝。卓然而立。祖曰。沙門法者。具三千威儀。八百細行。大德自何方來。我慢如是。覺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祖曰。何不體取無生。了無速乎。云。體卽無生了。本無速。祖云。如是如是。於時大衆愕然。覺方具威儀禮拜。須臾告辭。祖云。返太速乎。云。本自非動。豈有速耶。祖云。誰知非動。云。仁者自生分別。祖云。汝甚得無生之意。云。無生豈有意耶。祖云。無意誰當分別。云。分別亦非意。祖歎云。善哉。少留一宿。時謂一宿覺。

不留故去。留之故宿。此處尙無牽勝。他方有何掛肚。永嘉鐵打面皮。自稱一宿覺。試思三千大千世界中間。何人曾有兩宿也哉。

不會案第六

僧問黃梅意旨。甚麼人得。祖云。會佛法人得。云。然則和尚得也。祖云。我不會佛法。

黃梅意旨。會佛法人得。自是平實交付。大家有分語。這僧不解當仁不讓于師。偏生家菜。不甜野菜甜。道然則和尚得也。逢食不搶。一世不長。今日失利。撞着這郎當漢。六祖此時。何暇更出力爲人。火星迸上身來。各人且圖自拂。云。我不會佛法。汝自居心不淨。又欲以雲強汚太清乎。諺云。走得快。只落得半邊。是日之謂矣。

鏡像案第七

僧問南嶽。如鏡鑄像。像成後。未審光向其麼處去。便不鑑照。嶽曰。雖然不鑑照。瞞他一點不得。

此等可謂無義之問。乃自古菩薩大師。從不以是人說無義語故。不爲之苦下針筍。當知華嚴經世主妙嚴品。正說瞞他一點不得也。雖然。貪看夜深明月。忘却薄寒中身。將與這僧磨。瓶作鏡。自己不覺抱得個土塤了。今日聖歎。又如何與南嶽出力洗發去。吾嘗云。菩薩摩訶薩。

應機說法。只與世間鷄啼狗咬一例。謂之一種鳥。一種聲。譬如蚤虱。人問喫粥也未。答云未。人云未。則請喫去。答云來也。菩薩摩訶薩說法。只是如此。嶽云雖然不鑑照。瞞他一點不得。只此十一字。何曾一字瞞過他。聖歎如是提唱。又是實不相瞞。東坡題東林寺詩。憶昔懷濟賞。神遊宵譌間。此行不是夢。真個到廬山。後來看此案者。却須珍重。所謂有智無智。較三千里。誠有此事。不得草草。

鹽醬案第八

馬大師闍化于江西。南嶽曰。總未見有人持個消息來。因遣一僧去。囑曰。待伊上堂時。但問作麼生。伊道底言語。記將來。僧去。一如師旨。回謂嶽曰。馬師云。自從亂後。三十年不曾少鹽醬。嶽然之。

馬師自住江西。遣僧去看作麼。可謂兒行千里。娘行千里。十地菩薩。猶有最後一品微細無明。留爲法愛。大都如此。然聖歎亦爲識法者。權所以壓良爲賤。其實不遣僧去看。教我又作麼。怨卿無罪。急急如律令可也。伊道底言語。記將來。不是伊道底。何曾切忌不要記。這僧便如般洪。番一路去。一路來。浮沉人家信。何止多少。馬師云。自從亂後。三十年不曾少鹽醬。只此一語。爲是亂。爲是鹽醬。南嶽然之。大人不擇細行。不覺染指了也。

承當案第九

石頭希遷禪師到青原。原問汝甚麼處來。曰曹溪。原乃舉拂子曰。曹溪還有這個麼。曰非但曹溪。西天亦無。原曰。子莫曾到西天否。曰。若到卽有也。原曰。未在更道。曰。和尚也須道取一半。莫全靠學人。原曰。不辭向汝道。恐已後無人承當。

誰與揀牙撥嘴。分辨曹溪西天。只是明明拂子。如何却是無。不是拂子實無。只是誰知道有。此事正如黑夜展錦相似。我自不見。非無文彩。學道人定須如此一回。然後大死却活。全身大機大用。諸佛不奈汝何也。青原曰。未在更道。不是渠兵符在手。恣行賞罰。豈圖油鑪初熱。大家再搭一個。曰。和尚亦須道取一半。不得全靠某甲。棋盤街露地買賣。諸色人得作。有甚攪行奪市。原曰。不辭向汝道。恐已後無人承當。古語有云。分貝爲貧。同田曰富。自從青原直至于今。畢竟得幾個人承當。還仗道得底人也無。

許斧案第十

青原令希遷持書與南嶽。曰。汝達書了速回。吾有個鈿斧子。與汝住山。遷至彼。未呈書。便問不慕諸聖。不重己靈。時如何。嶽曰。子問太高生。何不向下問。遷曰。寧可永劫受沉淪。不從諸聖求解脫。嶽便休。遷便回。青原問。子返何速。書信達否。遷曰。書亦不通。信亦不達。去日蒙和

尙許個鈍斧子。祇今便請原垂一足。遷便禮拜。辭往住南嶽。

青原南嶽各住不共三昧。有何書信須達。乃令人袖中藏却書。跋涉路塗而去。心頭記得斧子。跋涉路塗而歸。賴是石頭不重已靈。不慕諸聖。甘受沈淪。不求解脫。若是脚跟下紅絲不斷底漢。安知半夜不被巡邏人捉去。故此案謂之青原大鋪陣勢。密扎刀鎗。却被石頭只用羽扇綸巾。彈琴賦詩。從生門上進。開門上出。如入無人。神氣揚揚。已坐致太平了也。聖歎每看此案。愛他書却不呈。斧又偏請。蓋到嶽必用呈書。不免氣噓噓地。歸家不請斧子。一等是弄粥飯氣。何不詐中其計。青原垂下一足。這老漢果然行年五十。深知四十九年之非。若夫石頭則在家也是閒。得待往回。真不足惜也。至于嗣青原住南嶽。此是不共三昧。甚深境界。世之淺士末學。烏足以知之。

藏頭案第十一

僧問馬祖。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西來意。祖曰。我今日勞倦。不能爲汝說得。問取智藏。僧乃問藏。藏曰。汝何不問和尙。僧曰。和尙令某甲來問上座。師曰。我今日頭痛。不能爲汝說得。問取海兄去。僧又去問百丈。丈曰。我到這裏却不會。僧乃舉似祖。祖曰。藏頭白。海頭黑。

善知識在世。以無量百千法門而爲己任。若是慈悲深厚。曲爲來學。因而生枝布葉。巧撰

樓閣反譬側喻。多安船筏。卽好人家男女。遭他囊藏被蓋。極爲不少。除非慈悲淺薄。庶幾還較些子。馬大師智藏海兄。雖卽共住一處。並是赤骨立漢。有甚寶篋真言。可以持贈來人。這僧喫江西飯。屢江西屎。隨分鹽醬。粗過一生。便休。問其離四句。絕百非。被他馬大師順水推船。不勞手脚。道吾今日勞倦。汝問智藏去。如此答話。謂之得官不念閒文字。誰與你之乎者也。雖親父子老牛舐犢之恩。不過如此。不然。豈有馬大師說此處無銀二兩。這僧若是個漢。只合喏喏道。伏承和尚尊候萬福。管取一場龍頭蛇尾。呵呵大笑。願乃隨聲逐色。辭却和尚。別上西堂。將佛法一似百錢三處安相似。此時旣已頭醋不釀。豈可二醋不辣。西堂所以更不別開席面。只將和尚語。與他盡令而行。這僧三尺面皮。全不憶好女不更二夫。好客不煩二主。又辭却西堂。往見海兄。善財菩薩。曾參善知識一百八員。若一種是這個規則。閻羅大王算鞋襪錢。鐵棒喫不了。也是百丈換湯下藥。買他住脚。便道。我到這裏却不會。北西廂紅娘埋怨雙文。你不慣。誰會慣。今日亦然。莫是和尙西堂却會麼。故此語謂之海爲龍正殿。又天是鶴他鄉。三個老漢。幾乎走殺這僧。自己却如外科取牙。全然不犯手勢。菩薩大人。統領佛法。須是如此坦懷直示。方稱真正出力爲人。不然。牽真帶草。沿門傍戶。智足以備七十二鑽。而不可脫余且之綱。如是真可哀也。至于這僧畢竟不領。重回舉似。馬大師恰道得藏頭白。海頭黑。有者道。西堂明頭合。故白。

海兄暗頭合。故黑且喜沒交涉。假使馬大師道個月如彎弓。少雨多風。月如仰瓦。不求自下。又作麼分疏得去。藏頭海頭。不過官打現在。有甚麼揀擇。

弄巧案第十二

龐居士參馬大師。問不昧本來人。請師高着眼。師直下覷。士曰。一等沒絃琴。唯師彈得妙。師直上覷。士禮拜。師歸方丈。士隨後。曰。適來弄巧成拙。

除直上直下兩覷外。別有本來人也無。常言只有卒客。無卒主。若非大師熟住甚深三昧。此時也大難委悉。落後十禮拜。師歸方丈。少年苦決龍蛇陣。老去今從釋子嬉。士隨後。曰。適來弄巧成拙。賀唾薩哩囉。儂頭蒸餅。一齊下來。飢不擇食。管甚鹹酸苦辣娑婆詞。

獨超案第十三

一夕西堂百丈。南泉隨侍。馬大師翫月次。師問正恁麼時如何。堂曰。正好供養。丈曰。正好修行。泉拂袖便行。師曰。經入藏。禪歸海。唯有普願。獨超物外。

此案譬如人家三個郎君。兩個解作活計。一個破家散宅。且道阿翁憐惜那個。早見小郎君太俊也。然雖如是。切忌說虎生三子。祇有一豹。看他弟兄三人。便如孫劉與曹。實有鯨角之勢。堂云。正好供養。聖僧前。不惜下一分襯錢。却是無人敢念三婆囉。三婆囉。百丈眼明手快。便

云正好修行。尋常說十地菩薩。猶剩一品微細無明未盡。賴復爾爾。設使此一品又盡。將甚麼喚作十地菩薩。南泉此時。情知迴避不及。于是拂袖便行。莊子人間世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于親。命也。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于天地之間。是以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夫子其行矣。奚暇至于悅生而惡死。正是南泉此時。血脈通貫。語三個漢。明明兩個唱曲。一個拍板。唱又唱得過雲邊梁。拍又拍得應時及節。馬大師一時潦倒。不覺便入月愛三昧。問何爲月愛三昧。是三昧如八月十五月光盛滿。有靜女人爲愛月故。於自深房露井中坐。時夜轉深。萬響沈寂。天上地下。如水一色。是靜女人。不覺微嘆。而是女人。身無疾苦。亦無種種不如意事。又無遠人。櫻其懷抱。何以故。都無所爲。但愛心起。斯發長歎。迦葉當知。是靜女人。實不望月。惟自嗚哦。垂頭而坐。所以者何。是時房中。闌干簾幙。塔砌井床。乃至几案。上設琴箏。及于香爐壺瓶盞椀。無非月也。時女人身。髻髮環珞。玉臂跳脫。上衣下裳。以至羅襪。亦莫不是月所映也。是以女人不望於月。但自垂頭。斂肩側身。睇諸一切。宛轉而歎。復次迦葉。是靜女人。正發歎時。爲復愛月。爲愛一切闌干等事。迦葉當知。若是女人。愛一切者。晝日無月。亦應生愛。於晝無愛。應知不愛闌干種種一切事也。是靜女人。正愛於月。以月遍映闌干簾

幕塔砌井牀。一切處故。故復徬徨。流睇而嘆。復次迦葉。是靜女人。於闌干上。愛彼月時。既取月色。遺闌干否。亦復嫌於闌干諸法。污染月色。擇去闌干。方愛月否。不也。迦葉。月色無有。喻如虛空。不應闌干。上有月色。如世白堊。薄若魚鱗。止因夜靜。明月中時。天無纖雲。以爲遮障。種種一切。如闌干等。則皆呈露。清涼本體。迦葉當知。闌干呈露。名爲月色。非有月色。加闌干也。若加得者。便可刮去。胡故無人。刮月藏篋。然是女人。只名愛月。終不說爲愛闌干者。迦葉當知。月天子者。能爲衆生。作大蔭涼。普令一切。塵勞停息。是靜女人。夜深坐月。微發嘆聲。是非生心。愛於彼月。正爲蔭涼。入其身中。無量塵勞。應時停息。塵勞息時。同體悲現。視諸闌干。一切物事。有情無情。成一眷屬。別久初聚。悲極發歎。是故不得說愛闌干。何以故。取種種名。名曰闌干。不取於名。非闌干也。但見呈露。純是清涼。是故止可說爲愛月。復次迦葉。是靜女人。發歎聲時。非特不可說愛闌干。亦復不可說爲愛月。何以故。愛月義者。女人有愛。愛於外月。既是月光。流入身中。停息塵勞。悲切成愛。則是愛者。卽是月成。月卽是愛。愛卽是月。在空成月。在心成愛。附麗不同。宛有異相。安知闌干一切身中。月光流入。亦不成愛。特以非類。互不相知。若是如來。大地菩薩。細細別知。何處非愛。以是義故。迦葉當知。此大三昧。不名愛月。名曰月愛。世人不識此境界。便謂馬大師將門人在月下三等發落。

都打案第十四

僧參馬大師。師畫一圓相。云入也打。不入也打。僧便入。師便打。僧云。和尚打某甲不得。師靠拄杖休去。

看此公案。真乃這馬駒踏殺天下。他道入也打。不入也打。恰似雙關兩虎。令人無下子處。其實撩天俊鶻。何處不行。這僧註定繩上死。不肯刀下亡。偏要撩衣拔步。作推鋒陷敵之事。遣此一場屈棒。著甚來由耶。後來喫痛不甘。方道打某甲不得。何不早慙分付。將謂汝要如是。昔有官人行路次。於最僻處。逢一新婦。官人遽上前抱住。嗚吮其頰。婦怒曰。何得如是。官人揖曰。只爲卿欲如是。我卽有什麼定見。恰與馬大師靠拄杖。是一副襟懷。若於此案得自由自在。去一夏茶飯。總不唐喪。

路滑案第十五

鄧隱峰辭馬大師。師曰。甚麼處去。曰。石頭去。師曰。石頭路滑。曰。竿木隨身。逢場作戲。便去。纔到石頭。卽繞禪牀一匝。振錫一聲。問是何宗旨。石頭曰。蒼天蒼天。峰無語。却回舉似師。師曰。汝更去問。待他有答。汝便噓兩聲。峰又去。依前問。石頭乃噓兩聲。峰又無語。回舉似師。師曰。向汝道石頭路滑。

甚麼處去。對曰：石頭去。石頭又無生金窩子，用去作麼。此時便應替他噓兩聲，噓兩聲者，人拽重物，作力太過，初歇出家之聲也。杜甫詩：昔人戒垂堂，今則奚奔命。既知天下到處戲場，何苦偏要尋石頭滑路。果然去繞床振錫，被他連喚蒼天。石頭道：我若不喚蒼天，別與汝說宗旨。被汝噓兩聲，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我却作麼合煞也。後來馬師教他重伸前問，待石頭有答，便向他噓兩聲，意思要圖眼被爭先得，棋須打劫贏。只是石頭着什麼死急，他肯答話來。一見峰再入三門，早已撥起肩頭，噓他兩聲。大蟲木命偏有胡孫相銜，後來隱峰云：嗣馬祖，他得石頭針筍氣力，極不少也。

湖滿案第十六

馬大師問僧什麼處來。云：湖南來。師云：東湖水滿也未。云：未。師云：許多時雨，水尙未滿。

便回這僧作馬師，回馬師作這僧，亦只好如此答。東湖水實是未滿，教某甲又如何掉謊。只是湖水雖則未滿，今日却淺個什麼。聖教出興於世，單爲破除茫茫業識，豈有馬大師倒牽人入鬼窟之理。須知東湖水滿也未。是今日問，非問昨日。古云：欲識佛性義，當識時節因緣。這僧敢來馬大師會下，却這一句，還欠打聽在。真乃鱗甲未具，妄跳龍門。是馬大師日高風便，一溜便春水船如天上坐去也。你還自眼睜睜立地，祇候個什麼。昔年讀焦易林，有隔湖爲婚，期

至無船。淫心失望。不見所歡句。便贈你作像贊去。不是戲言。且圖作個打發。

消息案第十七

青原問石頭云。有人道嶺南有消息。頭云。有人不道嶺南有消息。原云。若恁麼。大藏小藏。從何而來。頭云。盡從這裏去。

原云。有人道嶺南有消息。頭可云。有人道嶺南無消息。或可云。無人道嶺南有消息。若如此答。又較多少。須知道。有人道無消息。無人道有消息。便是消息了也。攬這般干係在身。何年得脫去。總不如他道。有人不道嶺南有消息。便將青原語。花又不損。蜜又早成。青原老不歇心。又問大小藏從何而來。聖歎云。從何而來。

柴樵案第十八

石頭問新到。從甚麼處來。云。江西來。師云。見馬大師否。云。見。師乃指一樵柴云。馬師何似這。個。僧無對。

若這僧回江西。馬師又問到石頭。曾見一樵柴否。云。見。馬師云。何如我。僧又無語。這僧卽且置。只如馬師所問。還與石頭是一副麼。且喜迢迢千里。然則石頭如是指點。畢竟箇個甚麼。兄弟。試看這僧無對。便與踏殺天下馬大師。毫釐無二去也。

露柱案第十九

僧問石頭。如何是西來意。師云。問取露柱。云。學人不會。師云。我更不會。

學人不會。石頭更不會。畢竟露柱又獨會麼。閻羅大王。若不是鬼。衆鬼不服。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想露柱亦必不會也。然雖如是。亦須爲這僧通個線路。你問西來意。何不體取意。師云。問取露柱。何不體取柱。云。學人不會。何不體取會。師云。我更不會。何不體取會。老婆心切。不妨重舉。你問西來意。大好意。師云。問取露柱。大好柱。云。學人不會。大好會。師云。我更不會。大好會。如是說。八千劫。也不可盡。問。如是卽會否。答。只是不會。問。然則如何。答。大好如何。

著○案第二十

徑山道欽禪師。馬祖令人送書到。書中作一○。師發緘。於○中著一◎。却封回。

一種是弄精魂事。却甚是奇特。後來乃有人檢點欽師云。雖是從容下點。早被馬師勾引了也。因著語云。無風荷葉動。決定有魚行。殊不知馬師亦爲好手。場中聘好手。所以有此相寄。不因欽山鍾子期。他亦何故奏此高山流水之曲。然則後人亦徒知無風荷葉動。決定有魚行。而未知此處無荷葉。魚兒也不行矣。

何起案第二十一

徑山欽在唐代宗皇帝宮中坐。見皇帝來。起立。帝云。師何以起。師云。檀越何得向四威儀中見貧道。

有時起立。是坐久成勞。有時起立。是見皇帝來。且問此兩起立。是同是異。一總是躬身祇候。屈順今時。有何驕心態色。與脅肩諂笑之別。菩薩大士。深明此三昧。便于金鑾殿上。長信宮中。鬧市街頭。村學堂裏。於彼世界。不變易。令我道場。又成就。無不夫子。至于是邦。必聞其政去也。帝云。師何以起。大好信心。檀越。只是俗氣未除。若終作如是相處。內道場。浪費。香花。沒量在。師云。何得向四威儀中見貧道。有僧問。不向四威儀中見和尚。又作麼始得。老僧自答皇帝話。答了便休。那有。你問處來。莫非。要說。離却四威儀。別有全清絕點。是貧道境界麼。又莫非。要說皇帝自有本命元辰。不應。開管。貧道四威儀麼。狗口裏。幾會。生出象牙。

出家案第二十二

崔趙公問徑山欽。弟子出家得否。師云。出家乃大丈夫之事。非將相之所能爲。崔大悟。

誰障汝不出家。却問弟子出家得否。可惜。堂堂師僧。却早罷。令還俗。驅使了也。師云。出家乃大丈夫之事。非將相之所能爲。嘗念世間。天字第一號。費心費力事。悉仗將相能爲。既是將相不能。然則何人堪充此役。楊花不飛。飛數點。春鳥嚶鳴。鳴一聲。氣力絲兒不費。他遍地出家。

去也。

吹毛案第二十三

道林禪師見秦望山長松盤屈可愛。遂栖止其上。故謂之烏窠禪師。有侍者會通。一日欲辭去。師問其何往。對云。某甲爲法出家。和尚不垂慈誨。今往諸方學佛法去。師云。若要佛法。我此間亦有少許。云。如何是和尙佛法。師於身上拈起布毛吹之。通頓領玄旨。

我若不垂慈誨。又特地如猿似鶴。上此長松作麼。咄。聖歎切忌惡口傷人。我自眞實愛其松樹。盤屈如虬龍。並無別底惡心也。然則侍者要去。一任自去。一路青山綠水。柳絮桃花。斷岸小橋。人行犬吠。何處天曾私覆。地曾私載。日月曾私照。却勞和尚涓城客舍。又與勞勞執手。殊不知不是烏窠與諸方。攙行奪市。我一向亦圖得脫且脫。至于今日。不免將錯就錯。何故。不是怕他說我這裏無。生恐他說別處有。這利害不淺。

竈墮案第二十四

嵩嶽山塢有廟甚靈。殿中惟安一竈。遠近祭祀不輟。烹宰物命甚多。一和尚無名氏。領寺僧入廟。以杖敲竈三下。云。咄。此竈只是泥瓦合成。聖從何來。靈從何起。恁麼烹宰物命。又打三下。竈一時傾破墮落。寺僧問云。某等久侍和尚。不蒙示誨。頃打靈竈破落。是何徑直道理。師

云。我只道是泥瓦合成。別也無甚道理。僧禮拜。師云。破也破也。墮也墮也。從此諸方稱爲破竈墮和尚。

僧問此竈畢竟靈聖從何而起。正自覓起處不得。今亦只問和尚領衆僧入廟。敲他三下。說他一上。又敲三下。此與遠近烹宰物命。前來祭祀不輟底人。較去多少。一種是隨聲逐色。渾不可云和尚是聖。他是凡也。問何故不見他道咄。此竈只是泥瓦合成。有什麼靈聖得。然則一切無不如是。和尚只是五陰合成。有什麼道理得。遠近保社。只是生老病死合成。有什麼禍福得。牛羊雞豬。只是血肉毛羽蹄角合成。有什麼命得。豈可客來三種待。竈又如此。和尚又不如。此既是黨理不黨親。便合將一例印文印破。然雖如是。我破久矣。汝正未墮。便不得不入泥入水。擦蜂剔蝟。看真有甚麼事出來。果然此竈靈聖異常。只見隨手紛紛而墮。一時和尚不覺呵。呵大笑。久慕大王暗中顯應。何如此刻當面神通。此謂良田千頃。不如薄藝隨身。恭喜大王與天齊壽去也。後來寺僧固問。是何徑直道理。既云徑直。有何道理。此竈泥瓦合成。尚且傾破墮落。汝久侍老僧。反將有靈有聖那。其僧不覺倒身禮拜。正禮拜時。前問拋向何處。破也破也。墮也墮也。然則兄弟又禮拜作麼。起來與汝廟中修竈去。怕有祭祀人來。

他心案第二十五

西天大耳三藏到京。云得他心通。帝命南陽慧忠國師試驗。三藏纔見師。便禮拜。立於右邊。師問云。汝得他心通那。對云不敢。師云。汝道老僧只今在甚麼處。云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却去西川看競渡。良久再問。汝道老僧只今在甚麼處。云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却在天津橋上看弄猴孫。師良久復問。汝道老僧只今在甚麼處。藏罔測。師叱云。這野狐精。他心通在甚麼處。

聖歎室中。嘗舉摩醯首羅尊天。眉間豎亞一目。四天下七日七夜微塵雨。悉知其點數。問是什麼道理。一時同學兄弟。曾下百十來妙義。聖歎眼也不眨。何故。四天下微塵雨。不可祇是一點兩點也。教中云。一切聖人。咸有六通。六通者。天眼。天耳。他心。宿命。神足。漏盡。嘗憶先師云。諸天諸仙。爲漏未盡。通不具足。一切聖人。漏盡既久。一時具足六種神通。然則我等學士。欲向一時中具足諸通。決定先學漏盡。始有是處。只如忠國師試大耳一案。應作麼生看。有者道。前兩番國師還將心託境。他便有處捉摸。後一番。只剩清淨本心。他便杳無去處。又有道。前兩番國師在渡頭橋上。他便如俊鷓得兔。後一番。只在他鼻頭眼底。他便家賊難防。如是分別。且喜判得忠國師大耳三藏心服。只是自己何年得漏盡去。須知真正他心通人。方在西天未發足時。將滿大唐國裏人。早已一一如像在鏡了也。以何爲證。常記古人有詩。歲歲江南三月暮。鷓

鵝聲裏百花香。試問這詩。遙遙百千萬劫。此是說那一歲。江南茫茫。幅員千里。今欲說那一縣之那一村。三月是那一日。暮是那一刻。那一隻鷓鴣。那一樹什麼花。那一朵香。那個人聞。汝又從何知之。只消一問。直得無言可對。無理可伸。雖然。不可謂天下無歲歲。歲歲無江南。歲歲江南無三月。三月無日日之暮。暮暮無鷓鴣聲。村村無樹。樹樹無花。花花不香也。昔者聖歎亦有。一詩。何處誰人玉笛聲。黃昏吹起徹三更。沙場半夜無窮淚。未到天明便散營。釋弓年小。不解這個事。便謂此詩大佳。只是一字未安。問。何一字未安。答。既道何處誰人。便不可知其笛之必玉也。這個若論詩。誠可稱法眼。只是汝父那有心情作詩來。因付爲之解說一遍。正與今日是一副說話。附見於此。何處者。不知其處。然少不得是一處。誰人者。不知其人。然少不得是一人。假使無此處。便無以着此人。無此人。便無從聞此笛。今只據吹笛是實。便信其處其人。須宛然自在。若云我實不見者。夫天下大矣。今亦幸因笛聲。便提起有此一處。與此一人。至於彼無笛聲處。處處人人。有什麼限。彼既不以卿不見。而不在。卿又何勞見之。而始安。卿既不以不見。一而不安。奈何。又以不見此一而不遂。又况不見者。今夜吹笛之人。實在者。今夜笛吹之聲。乃此笛聲。正復無據。試聽工尺五六以上四合。迅疾變滅。喻如暴雨。汝縱欲據。何處可據。是不獨汝。彼沙場人。從黃昏徹三更。腸在腹中。轉若車輪。淚在面上。滾如豆子。一到天明。分投各還鄉。

里當此之時。處處岐路。各有歸人。一一歸人。不知火伴。因而仰天發悲。昨夜猶共住一笛聲中。今日已杳無的據。殊不知火伴何足道。只據自己腹中車輪腸。面上豆子淚。又何曾前後彼此。互知來。只是不因不知。而腸遂缺此一轉。淚遂缺此一滴耳。既自己爲證。便可安心放下。處處岐路。定有歸人。不用我知。猶如我今到此處。彼一人。悉不用知也。問。卽與用玉字之義何涉。答。我亦安知其是竹笛鐵笛。只是彼自有彼之笛。我自用品之玉。人生並處天地之間。豈有我是奴兒婢子。應伺候他竹笛鐵笛來。他若責我。我實吹竹笛。汝何得錯用玉字者。我便責他。我已用玉字。汝何得錯吹竹笛。總之一刻一刻了。不相借。我已一時用作玉字。便是既往不咎。於今縱改得十成。在方纔濟什麼事。此謂之聖自覺三昧。亦名摩醯首羅。豎豎一目。亦名天眼天耳。他心宿命神足漏盡通。汝雖年小。不可不知。今忠國師一案。正是這副道理。笑殺大耳三藏。到京。到京作麼。汝道有他心通。誰人無他心通。那帝命忠國師試驗。試驗作麼。他心通逼大。唐道是真。豈可偏是他假。那看他纔見了。便知是一國之師。禮拜畢。立于右邊。纔問。便答曰。不敢。此時皇帝便應向忠國師大展三拜。何故。許多年供養和尙。不圖他心通果。乃若是。真不枉爲一國之師也。可憐這個事。只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又只許老胡會。不許老胡知。涅槃經聖行品後半偈。生滅滅已。寂滅爲樂云云。

唱經堂才子書彙稿

隨手通

聖歎雜篇

南華釋名

南華何以名華。實不可說也。云何實不可說。本無實可說也。云何本無實可說。得說卽非實也。且也既已實矣。又何說與。且也欲以說說實。而說本不實。今以不實之說。而說于實可乎。且也甚欲說實。而都不知實則何在也。謂實又別在此非實也。說實則必云實現見在此。夫實現見在此。吾則知之。非衆人之所及也。今欲衆人的知實。乃現見在此。則非起大權道必無由。且也實現見在此。知之固難。若夫知之而新到之。則尤難也。且也衆人未知有實。則不得已告之曰實。若真知有實。又真到于實。常是時又詎真有實。又詎真名實哉。且也此固實也。而衆人惘然莫知其爲實。是誠大錯。乃此固無有實也。而吾噉噉然必號之曰實。又豈非大錯。是故經

置實而言華。華者非他。卽是實之所開敷也。華者無他。至于廢落則仍實也。問有未開敷爲華之實耶。有未廢落爲實之華耶。曰無之。何故無之。如有未開敷爲華之實。則是實在華前。如有未廢落爲實之華。則是實在華後。則是華時遂無實也。若華時無實。則必華自華。實自實。雖實乃有華。雖華乃有實。則必華本非實。夫華本非實。則實與華且無與。然則何云開敷時爲華。廢落時爲實。夫開敷時爲華者。從未有未開敷之時者也。廢落時爲實者。終無有既廢落之時者也。自古如是開敷。終竟亦如是開敷。今日現見果如是開敷。自古蚤已廢落。終竟已不煩重有廢落。今日現見本是廢落。曰今日現見廢落。何得今日又現見開敷。此則有二。一者衆人但見開敷。未見廢落。故且顯情亦云開敷。二者今雖本無開敷。後亦更無廢落。然而今則無奈開敷。後則必歸廢落。直待廢落此開敷。方復開敷。此廢落。則雖今日明明眼見廢落。且不得不口說開敷。說開敷者所以供廢落云爾。

南華字製

字非天墮地湧。其製起於蒼頡。厥文從密從孳者。言從聖人密心中展轉孳化而出也。自仲尼既沒以來。其學都絕。漢儒許慎。雖有說文十四篇。然心不知其事。僅乃就其膚廓。抄撮成

部形似略近。並就儻解。間常取而觀之。世人曉者。彼亦稍通。若我不知。彼便缺然矣。因思書之爲學。列在六藝。七十二子。並所通達。豈非論道之金匙。登聖之寶筏。胡可徐氏兄弟。匠意豐滿。王家父子。隨手詭詐。沿習既久。都忘本旨。脫有能言之者。則一國之人皆狂。反以不狂者爲怪。彌日擗心。竟夜啼泣。聖人不作。便成異國。心煩體熱。終竟何補。故前歲長夏。欲就舍下後堂。開局建標。延諸道士。並共論撰。述爲童壽六書。大都一百卷。而遷延兩月。竟亦中輟。所以然者。行年四十。心血雖竭。匪勉著書。尙不敢愛。獨是日夜矻矻。髮鬢爲之盡白。而其書一成。便遭痛毀。不惟無人能讀。乃至反生一障。是爲無救於上聖。而反有累於後來也。今年二三學者。請以夏九十月。解衣露頂。快說漆園遺書。於誼莫辭。竟受斯托。話言既多。詮釋略具。存之未全。棄之可惜。則命兒子釋弓掌而記之。別題爲南華字製一卷。此則莊氏一家之經用。並非倉帝字海之備觀。同學傳寫。藏而讀之。不可以之示人。何則。錦心繡口。世豈真有其人哉。設真遇之。是彼其人必能多方購索。乃至判命相要。募賊來竊。審若如是。是真此人。然後可與觀之。如或不爾。卽是成羣而生。成羣而死之徒。彼不能益我書。我書亦不益彼。一概與觀。謂之大枉。欲速流行。反成陷害。故須鄭重如受盟也。

序童壽六書

六書之作其來尙矣。聖歎曰：造字不必專於倉頡。造字必專倉頡，然則倉頡之名不必專於一人。予何言之。夫世但有聖人，仰觀俯察，原始反終，蘊於神襟，拚爲妙構，卽皆字也。故人患不聖人也。不聖人則雖傳持舊字，而失墜十九。殺譌又十九。如牛羊眼不識方隅，如禽獸跡了無起盡。昔之聖人幸而死也。昔之聖人不幸不死，彼觀此縱橫塗泥，有不憐哭者哉。人而聖人也，彼則知天之文無盡，知地之法有勢，知萬物之大和會，知四時之非往來，于是橫手所指，橫口所說，橫目所到，橫脚所踏，無非字者。夫後之聖人猶尙如此，况萬古以來，聖人之興如麻，若粟，而必蒼帝獨造字哉。且予觀之，天地無物不造，而獨不造字。聖人順承天地，不敢有造，而獨造字。此則非天地不能造字，而聖人者代之補造也。夫天地造物而聖人造字，造字者造天地所造之物之字也。造天地所以造物之字也。既而天地造物，物又能自造一切種種事，于是造字者，又造物所造一切種種事之字也。故夫造字而字多也，亦其法不得不多也。非作也，述也。不獨述天地，亦述物。天地之所無，則無此字也。物之所無，則無此字也。此非一聖人能之也。遠古遠古聖人盡能之，未來未來聖人盡能之。夫何故。天地不變異，物不變異，物所作業不變異。

則字法不能變異也。夫遠古遠古未來未來之聖人，吾烏乎知其爲某甲某乙，特以字法不能變異，而必知其盡能造字，盡能造字，則無論某甲某乙盡名蒼頡，猶如班固云黃帝特中央自然之理，非有其人。夫化理藏於中央，名曰黃帝，然則造字起於東方，是名蒼頡，蓋一例也，而必一人獨名蒼頡哉。

一

此卽伏羲作易最初下筆之第一字也。象形者，未形何象，指事者，未事何指，會意者，廓然無意何會，諧聲者，寂然無聲何諧，假借則無物不借也，而物物自足，何曾少借，轉注則轉何者，注何者，轉至何處，誰轉之者，故此一字，乃六書之所不能收，而伏羲獨仰而思，俯而笑，心起手落，冥裁而顯設之，有不知者，曰：此壹字也，而伏羲叱之曰：此非壹字，有知之者，曰：此乾字也，而伏羲又叱之曰：此非乾字，夫何故，此若壹字，則將更有千百千萬字也，此若乾字，則豈此字尙非牛羊雞犬虫魚字哉，夫伏羲之所知，非天下之人之所知也，夫伏羲之所知，乃伏羲之所不能知也，然而伏羲之所不知，則卽天下之人之所知者，正是，是故斷然置畫，心安如海，我前萬年，不知若干聖人出，吾無謬焉，我後萬年，不知若干聖人出，吾無惑焉，夫何故，蓋此字未生，則

非此字。此字既壞。亦非此字。非此字者。人誰能知。我亦何能使人知。今則不先不後。此字出現。辟如日輪。赫然照面。而誰不見。而誰不知。汝但能知汝之所知。汝當能知汝之所不知。汝之所不知者。所謂非此字是也。汝之所知。則此字是也。汝之所不知者。我亦不能知。蓋非此字。則不能復能知也。乃汝之所知者。我亦不能知。蓋未生本非此字。既壞復非此字。則正照面時。決定非此字。決定非此字。則決定不能知也。嗚呼。夫我且決定不能知之矣。而茲又欲汝知之者。我亦欲汝知此字之雖聖人亦決定不知。汝則不應於此字正照面時。又自妄計以爲我能知之也。嗚呼。此伏羲之祕旨奇文。爲聖人教後學之一片心地也。

--

此卽前第一字也。乃伏羲畫而觀。觀而歎。我則欲人知此字之非此字。故不得已建立此字也。然而人根不齊。雖有九百九十九人見之而悟。豈無一人見之而迷者哉。其悟者曰。此字非此字也。非一相。故非此字也。非一性。故非此字也。非先來不先去。故非此字也。非後來不後去。故非此字也。不必以此字分布作一切字。亦不必以一切字統攝入於此字。而此字自然無字不攝。故非此字也。彼迷者豈不曰。此字則此字也。所謂非此字者。又別在此字未生以前。與

此字既壞以後也。哀哉愚人。此字尙不應取相說。云有此字。顧反欲於無端荒唐之鄉。又取一非此字相哉。伏羲于是乎大感。不得已因重取前第一字拆而露其白焉。使之認之。嗚呼。我所云非此字者。卽豈在此字未生之前。與此字既壞之後哉。

重取前畫。析而爲兩。此亦非伏羲之獨斷也。乃一切萬物自然之事相也。草木兩瓣。人身兩竅。天地之間。無非兩者。夫何故。中間者天地之路。出亦於此路。入亦於此路。固非萬物之所得而住也。是故欲識伏羲之第一字。則於兩瓣兩竅之中間可也。欲識伏羲之第二字。則兩瓣兩竅是也。有無其字而實無其字者。亦有有其字而實無其字者。有有其字而實有其字者。亦有無其字而實有其字者。無其字而實無其字者。如凡夫之人。每日食亦食。臥亦臥。一生百年。莽莽忽忽是也。有其字而實無其字者。如史籀李斯變古文爲篆。而後人復變篆爲隸。至今官府通行等字是也。有其字而實有其字者。如蒼帝所造字是也。無其字而實有其字者。如伏羲心地。流成八卦是也。故不觀蒼帝所造字。斯無以辨史籀李斯之破亂也。不原伏羲心地所流八卦。斯無以知蒼帝之本事也。夫出蒼帝之手者。皆有字之字也。若藏伏羲之心者。乃無字之字也。有字之字。後天而奉天時者也。無字之字。先天而天弗違者也。則夫無字者字之母也。伏羲蒼帝之師也。學字者胡可不求端於畫卦也。

二

我於伏羲之第一字。而識聖人之膽也。膽不決不敢下此筆也。我於伏羲之第二字。而識聖人之才也。才不奇不能變此筆也。雖然。前聖人有奇才。後聖人亦有奇才。蓋後聖人之胸中。其實卽前聖人之胸中。乃後聖人之筆法。則何必又用前聖人之筆法乎。夫伏羲欲世之人。知夫無畫處也。而世之人。荒荒然不知何者爲無畫處也。於是不得已爲之。下一畫焉。曰此一畫也者。無此一畫者也。而世之人。又荒荒然以爲此一畫外。則別有所謂無一畫者也。嗚呼。於是伏羲大戚。不得已。因出其驚天驚地之奇才。便取前畫而折示之。必使之知夫無一畫者。卽此一畫正是。乃文王讀而歎焉。曰。嗟乎。聖人之不達。愚人之心。猶夫愚人之不達。聖人之心哉。夫伏羲則豈不欲世之人。知夫無一畫者。正此一畫是耶。然使世之人。真能觀伏羲之一畫。而遂已。暢然於無畫。則亦何煩伏羲之出興於世哉。夫欲其知無畫而先示之畫。是猶欲其行而繫之於楮也。雖復折而示之。丁官反復。而楮繫如故。則彼終不得暢然遂行也。夫欲其知無畫。則莫如直示之以無畫。因爲之作元字之上半字焉。曰二是。卽後世搨石所用雙鉤之法者也。夫雙鉤之中間。則豈非一畫。然雙鉤之中間。則豈有一畫乎哉。其時在冬至之半夜。黑然無形。蕭

然無事。失然無意。寂然無聲。無敢借。無能轉。前乎此一髮許。猶收斂未畢。後乎此一髮許。即黃泉之下。蘇蘇動矣。此不前不後。如眨眼許之一刻。是去年千紅萬紫之歸宿也。是明年千紅萬紫之根本也。所謂黃鍾之宮也。此一刻曾不少停。少停即動矣。動即元之下半字也。所謂《也。象形如口吐氣也。諧聲爲原初之原。愚袁切也。故人或言元氣。或言春氣。或言氣機。或言化機。皆下半字也。非上半字也。何也。上半字乃雙鉤空處。雙鉤空處則無字也。

元字之上半。非一二之二字也。乃雙鉤空處。即老子所云無名天地之始。又云象帝之先。又云當其無有車之用者也。仁字之旁。即用此字也。貞字之內。亦即用此字也。仁字之旁。貞字之內。皆不用一二之二字也。

元字之上半。雙鉤空處。即孔子所云寂然不動。下半象口吐氣。即孔子所云感而遂通也。上半即老子所云無名天地之始。下半即老子所云有名萬物之母也。上半即釋迦所云色究竟天。下半即釋迦所云光音天也。不獨上半非世人所知。即其下半。尚非世人所知也。

有元字。則不必更有原字也。何也。會意同作始也。然有元字。又必有原字者。蓋元爲天地流行之所自來。而原者。窮泉之所出。而至於岩下也。元者無心順行之始也。原者有心逆尋之始也。

二 亨 動 貞

昔者文王讀伏羲之第一畫而象之以辭曰：亨。動。貞。文王若曰：夫伏羲欲人知此畫之無此畫也。夫人則徒知今日之在亨而爛然有畫也。而殊不知前日之在元之上半。實寂然無此畫也。冬至之後夜。動若芒忽焉。徐之徐之而立春。春者。蠢也。大地之下無處不蠢動也。又徐之徐之而驚蟄。則動而出於大地之上也。夫人則徒知亨之中間有此○。如滿鍋之盡熱也。而殊不知鍋之底有此○焉。沸而出於鍋之面有此○焉。徐之徐之。而鍋之底凡所有○無不畢沸而出於鍋之面爲○者也。而後乃今滿鍋盡熱也。是故元之上半。則是冬至之半夜也。元之下半。則是冬至之後夜也。亨之○。則是立春也。亨之○。則是驚蟄也。亨之中間之○。則是夏至也。自夏至以後。萬物成實。實者萬物之歸路也。穀草穗重倒垂而其葉離披焉。猶未知其已盡歸乎未乎。約至於刀刈之日斯歸盡矣。故利之爲字。米也。分也。歸盡則仍入冬至之半夜矣。是復爲元字之上半也。元字之上半何在。在所成實中。故貞字之內卽元字之上半。而貞字之內則象穀殼也。言四面包裹無滲漏也。下入處則明年之出路也。亦卽元字之下半所由而動也。

既於元字作雙鉤法以明一畫之無一畫矣。斯不必又屢用雙鉤法也。故直作元。此卽元字也。下又作元。此又卽元字也。夫元之下又元者。是造化自然之勢也。易曰自強不息。詩曰於穆不已。中庸曰至誠無息。老子曰其猶橐籥乎。動而愈出。釋迦曰健相三昧。無有休息。皆謂是也。故一年爲元。有起有盡。故稱元也。二元爲天。吾則不知其於乎起於乎盡也。夫天者自然之都名。世人不知。乃指蒼蒼者爲其質。而又云有帝焉居之。皆誣也。

元之元。氣動於下也。動於下。斯見於上矣。見於上者莫先於草。故先字。下用元。上用草也。易曰雷雨作而草甲坼。古樂府曰春氣動草萌芽。是也。

初動於下。微見於上。爲先。動而不已。盡出於上。爲生。象形草出地上。根底畢露也。有云草

在上非也。

《

元之上半，寂然不動也。其下半年，則不動者初動也。雖然，使寂然不動者必不動，則至初動之日，亦何由而動乎？不知不動之中，有常動者存。何謂常動者存？夫今年之動而出者，即去年之動而入者也。動而入，至於底盡處，其爲動也甚微，有似乎不動焉，而非不動也。故人字象形，爲果實中兩瓣，而微作曲者，象其性不得定也。吾故嘗訓人字爲動義也。

止

果實者兩瓣爲人，然此徒象其形，又豈知其中有無形者？是能生生不窮，故傍用元字之上半會意也。

筮

萬物至不齊也。然至夏至日而大齊，象形三穗齊秀，元氣宣暢于外也。

自

萬物至不勻也。然至冬至日而極勻。象形包裹縝密。萬物合同于內也。（因元字更及數字。其篇遂止）

序離騷經（有引）

孔子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易。憂患之書也。周易非以昭代立名。周其體也。易其用也。亦可云周其用。易其體也。約法而論。周以常住爲義。易以變易爲義。雙約人法。則周乃聖人之能事。易乃大千之變易。大千本無一有。更立不定。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之謂也。聖人獨能以憂患之心。周之。靡靡利利。無不善徧。又復靡靡。周于利利。利利周于靡靡。然後世界自見其易。聖人時得其常。故云周易。漆園氏以莊著姓。而自錫嘉名曰周。卽此義也。若約夏殷二氏以迄于周。則夏之爲言大也。破身見也。身見不破。不名爲大。殷之爲言中也。斷命根也。現在爲命。過未爲根。周監於二代。言其無不備也。周本西國。而化行於南。卽坤卦西南方也。坤卦利變易。靡靡具足。則周仍約法之字。而人亦在其中。故言周必言易。言易必言周。猶離體則無用。離用則無

體也。昔夏之世，書曰連山。殷之世，書曰歸藏。談連談山，談歸談藏。其中並不談周易，故不得言連山易歸藏易也。周易如主將，連山歸藏如兩副將，不認得兩副將，則主將認不清楚。故連山歸藏正是搜根剔齒，除去了連山歸藏，便通體是周。通體是易矣。周易全是聖人一種憂患之心，迫而成書。後惟屈子離騷深得其旨，故離騷居首篇，亦得名經。準之華嚴四無礙，周易理無礙之書也。書春秋，事無礙，事無礙之書。詩及論語，理事無礙之書也。故論語必明其兩端云云。

序略

離騷者，屈子之書之總名也。經者，離騷第一篇之專稱也。離騷第一篇何以得稱爲經。先儒云，屈子卽未嘗自稱經，乃其後時門人宋玉唐勒景差之徒，過尊其師而仰謚之。夫離騷如九歌天問九章遠遊卜居漁父諸篇，皆盡有名，而願獨於開宗之首撰，斬不爲之名，此則曷故哉。漢宣與屈相去未遠，九重之上，時勤嗟歎，謂爲深合經術，無過此書。夫許之以經，而又服其術，漢宣於騷洵云深矣。後之解者，不能精思以求其故，於是粗按毛盾，聊相牽附，遂謂陳堯舜之耿介，稱禹湯之砥敬，得典誥之體矣。譏桀紂之昌披，傷羿澆之隕首，合規諷之旨矣。虬龍以

喻君子。雲蜺以譬讒邪。擬比興之義矣。每一顧而掩涕。歎君門之九重。盡忠怨之辭矣。夫深合之爲言。極盡學事。允符聖心。前古可作。芒無留憾者也。僅曰如是而已。則是翻竄詩書。規削論語。渡江僧父。標義救饑。此人皆復經術者也。今亦姑舍漢宣之歎。不能深道。何則。人歿言絕。何但仲尼。由漢遞今。亦云遠矣。夫性天辨海。端木未聞。陽秋玄文。偃商較筆。彼觀炙聖師。猶乃如此。我顧欲於坑寒灰盡之後。續鼻脛以取深憂。亦獨何爲乎哉。夫君子之讀書。以致其學也。力學以正其志也。篤志以修其身也。立身以致其用也。善用以成其業也。卒業以報其親也。業不卒。則無以報吾親也。用不善。則無以成其業也。身不立。則無以致其用也。志不篤。則無以修吾身也。今欲正吾志。則必致吾學也。欲致吾學。則必讀吾書也。而試上下三古之書。誠自易書詩春秋以還。其孰有如離騷者哉。往之讀離騷者。有五醜焉。成書非不在案也。句亦不損。字亦不漫也。而如有禁錮者然。手不暫擱。目不暫睇。徒耳聞有冬烘先生之言。謂屈子遭人讒間。不得於君。憔悴枯槁。懷石沉死。離騷則其臨絕命之辭云爾。於是遂如其知離騷也者。一生但逢衣冠之會。杯罍之夕。有人譚及。輒復奮袂張聲。聲淚并集。數屈子忠。數屈子過。數屈子怨。數屈子急。而實未曾涉讀全文一通。此一醜也。或則飽食始畢。無人與嬉。問窗偶陳。信手開閱。遙望蘭蕙。蓀。蘅。桂。椒。荃。芷。辛夷。揭車。芡荷。薛荔。縱橫重沓。莫有端緒。加以女嬃。重華。慮妃。蹇修。有娥。高辛。

靈氛。巫咸。羲和。望舒。豐隆。飛廉。蛟龍。鸞鳳。鳩鳥。雄鳩。人鬼。虫沙。歛忽。明滅。蘭亭。椒丘。蒼梧。懸圃。白水。閭風。窮石。涓盤。崑崙。不周。流沙。西極。下上。繚亘。無可道里。因而不覺。搖頭搔頸。吐舌閉目。如捉燒鐵。手不再措。此二醜也。愛君者。屈子之平情。然則其書真屈子之平文也。抱平情以抒平文。此奚待有多言者乎。茲不得已而終至於多言。然則吾知其皆平情之自成曲折。平文之自爲連斷也。夫情至於曲折之時。則必爲其轉聲焉。故文當夫連斷之間。則必有其轉字焉。信知筆端之轉字。爲卽喉中之轉聲。今先不察其聲。因而不識其字。則方不曉過此以下之胡爲復有如是纏纏不絕者耶。又况離騷之纏纏不絕。乃不止於一番而已。以如此之書。道如此之人。人既不入書。書又不入人。此則正如被攝行雲霧中。自乃不知度幾崔嵬。凌幾蕩活。爲未一里。爲已百里。千里。萬里者耶。命之曰全然無知。然而其書則羅舉鸞龍。捆載香草。略下數籤。不須盡軸。童蒙高胸。大見撐拄。於是掃剝剔括。縫聯補接。一官始啓。衆官接寫。逮於人既樂推。彼亦不讓。增成臧立。歸家省讀。則終不識屈子云何。此三醜也。離騷之文。得已必已。誰卽無君父。而屈子獨爲是哉。茲則不惟不能已而已。乃至再轉再轉而猶尙不已。此必有其一定之故也。今夫寡婦夜哭。豈有宿撲。痛激於中。悲達乎外。如輪緜車。一聲而已。然而不哭則已。哭必通更。情旣雲鬱。文亦泉涌。其去緩也。如縱。其來急也。若絕。鄰人爲之下床。過雁遲而不度。豈非以其

泛引之非義文。重言之無復句耶。離騷正猶是也。痛故轉。不痛不轉也。轉故痛。不轉不痛也。故夫離騷一轉一痛也。離騷之轉。皆離騷之痛也。必謂其有義文之與復句也者。是必疑其中間。或有不痛而轉。轉而不痛之時。則謂離騷曾寡婦之哭不如也。讀離騷之法。尋其前。尋其後。尋而不得。不能置也。復尋其前。復尋其後。務必得夫屈子之至痛。而後乃今始知離騷之轉而已。更無義與復焉。今之讀離騷之家。則適如無行沙門。受褫誦經。不缺一字。亦已賢矣。其又誰能翻覆兩讀乎哉。此四醜也。離騷者。非屈子之書而已。是屈子賦於天之性。受於家之學。立於世之人。垂於後之教也。夫曰天賦。則吾聞忠孝爲人油然之性。不聞死爲人油然之性也。曰家學。則吾聞學爲忠孝之人。不聞其學死也。曰立世。則吾聞以忠孝立。不聞以死立也。曰垂教。則吾不聞教人忠孝而隨教之死者也。故夫離騷真非必死之書。而屈子也。終亦竟死。吾嘗爲之伏而深思。夫屈子則亦以己之忠孝故而著書。抑以死故而著書哉。如曰忠孝。忠孝舊矣。不應至屈子始乃有書。若曰死也。人且死矣。又何書耶。吾因而悟忠孝固萬萬不必至於死也。忠孝而必不得已。亦至於死。此自忠孝一端之致。而非忠孝之必然也。屈子自傷。我於今日。乃必死矣。彼後之人。其謂之何。後之人而謂忠孝必死。我不聽也。後之人而謂忠孝亦可不死。而屈子何故必死。我不受也。夫死自是忠孝之盡期。而豈我之盡期哉。然則今日自是忠孝窮而我以

死而豈我窮於忠孝而以死哉。故其必忍須臾之命。又作離騷。凡以曲折自明。番番避死而終不得。所謂屈子之天性之家學之立人垂教。盡在於斯。而讀者顧必刺刺切責之無少休。則吾未知彼以屈子之死爲易事耶。爲難事耶。如不知死之爲易爲難。則吾未知彼以忠孝爲易事耶。爲難事耶。此五醜也。善讀離騷之書也者。必當釋名第一。循本第二。明志第三。審時第四。歷變第五。擇正第六。彰後第七。謀篇第八。格物第九。避讎第十。釋名者。屈子既已盡吐幽思。明教方來。乃投筆告備。無所名之。而名離騷。夫騷者。憂也。言無蚤無夜。無羣無獨。無首無尾。無可尋攬。如馬之馳驚而不知所覩。如蚤之擾動而莫能捫摸也。離者。權也。屈子自傷。不幸畢其生。權於憂中。不能自拔出也。自屈子自沉到今。二千餘年。其書盛行。名必云爾。今則試思屈子之權於憂中。不復能自拔出。爲在上官奪令。懷王始疏之日乎。爲在張儀佯來。獻地絕齊之日乎。爲在誤聽鄭袖。復釋張儀之日。爲在稚子惜歡。卒入武關之日。爲在王竟客死。持喪歸葬之日乎。爲在二豎齋怒。頃襄再逐之日乎。吾獨心知此。皆未足以明屈子。夫屈子之權於憂中。則固自左右攝提。正指闕月。日在庚寅。伯庸攬揆之一刻始也。夫人之生。未有不本父母者也。人生未有無身者也。生必本父母。而能不憂吾父母爲何人。抑吾父母又有其本。推而上之。而能不憂吾祖吾曾吾高吾始。並爲何人。生必有身。而能不憂此身百年當立何處地上。抑覆身者蒼天照。

身者日月充身者水穀。被身者文繡。與身周旋者人倫。而能不憂吾將如何。乃始畢答而無負。夫上下四旁。往古來今。此非聽我容與自如之場也。前之人非空無所貽於我。後之人非恬無所望於我者也。前後之人既已同在上下四旁。往古來今之中間。則知彼彼皆是不聽容與自如之人。然則所貽我者。固必皆其一生排側。萬端凌壓。存卽不了。死必難置之故憂。所望我者。又必皆其始交難生。耳目草昧。敬依故老。入國問禁之新憂。此直可不問而諾之也。皇古吾不能數。先屈子而憂者。此皆明睹虞舜其人。下此卽周公。其是已。夫以遙遙諸古。而曾是憂人止於虞舜周公而已。抑虞舜周公。彼皆遭遇父子兄弟君臣之變。而亦出此。設使幸不遭變。而彼二聖曾當不憂也哉。夫憂固不必其定遭變也。遭變則其憂遂爲旁人之所知耳。若夫旁人不得而知之時。聖人固無日無刻不幾乎以沉憂損年者也。舜之上有堯。而堯吐口則必曰。咨。此非憂之聲與。周公之下有仲尼。仲尼教人必曰居敬。敬豈非憂之異名乎哉。傳曰無憂者惟文王。夫文王無憂。卽又何爲而演易耶。吾獨謂憂之甚者無如文王。此於何知之。於易焉知之。夫易六十四象。三百八十四爻象。此真離騷之底本也。其指遠。其用近。其稱物也小。其取類也大。其立言也難而不越。曲而必中。其示人也。不爲典要。惟變所適。離騷之文正猶是耳。此非降易以儼騷也。此非尊騷以附易也。其事同。其心同。則其艱難同。而其憂自不能不同。夫易。世皆

知爲古之聖人展轉求生之寶書。離騷之書。復胡爲不同。（此唱經未完藝也。相其筆勢。如黃河發足崑崙。正不知其何以遂止。惜哉。）

先後天勝義幢

乾南坤北。離東坎西。伏羲先天之卦也。離南坎北。震東兌西。文王後天之卦也。先天者。先乎天。後天者。後乎先也。天無先後。先後者。聖人伏羲之學。先乎天。天不違。則天來與我齊。文王之學。後乎天。奉天時。則住在天之內。伏羲方圖。文王圓圖。乾南坤北。乃印板八卦。離南坎北。乃千變萬化之八卦也。聖人之學。極重南北。觀面觀見者爲南。我所不得見者爲北。南觀而北疏。然以能見見於所見。則南似親實疏。我雖不得見。而統體住在裏邊。則北似疏實親。爲是之故。伏羲之卦。坤在正北。文王之卦。坎在正北也。約伏羲乾卦。是現前一心。坤卦。是微塵法界。伏羲正南方。是頂位。坐在法界裏邊。止要照管現前一心。眼光看定。卽西方聖人方。眼光略錯。便是東方。凡夫。至其坐身底下。乃正北字。不但凡夫不知道。併聖人亦不知道。不過說乾卦時。陪說坤卦。要學者看定乾卦耳。蓋現前一心。總是大地全力。持在那邊。所以說者必借重坤之威力。以說乾。而聽者只須聽乾卦也。文王之卦。打從正東方起。帝出乎震是也。與伏羲不同。伏羲

先天立體。以立體爲義。是曰義海。文生後天致用。以致用爲義。是曰義龍。非此海不能容此龍。非此龍不能翻騰此海。固已然。而有翻騰之所及。震離艮巽。文王正面之卦也。有翻騰之所不及。而已莫不翻騰者。乾坤兌坎。文王反面之卦也。蓋文王八卦。坎爲大寂滅海。與坤之位於正北同。但有無量塵。與一塵之別。坎中一畫。實法也。離中偶畫。空性也。文王約法先約人。置乾父坤母於西北西南。而以坎離中男中女爲應時及節之用。故能生長萬物。而出乎震焉。善男子。莫不共此大寂滅海中。宜如光如影。而乃據現前實法而生我相人相等。罔知實相本空。非有法師爲之演說正法。云何應時入南方無垢世界成等正覺耶。旣不能相見乎離。卽又惡能於艮卦成佛。于巽卦入涅槃。故兌卦說卦也。法師之卦。說言乎兌是也。震爲常機。兌爲法師。其所說者。正北人所不見之坎卦。卽以乾坤兩義。幢輪轉以盡其繇。故兌少女。介乾父坤母之間。爾時長子。疾得大法。於南方見道。卽於東北方成佛。成言乎艮是也。東北方佛。第十六我釋迦牟尼佛。艮之爲言止也。所謂戰乎乾。致役乎坤者。止止不須復說。而後法師功德成就。旣成佛。已定於今日中夜。入無餘涅槃。巽入也。而亦兼出之義。在衆生謂之出。在成佛以後謂之入耳。帝出乎震。齊乎巽。震是常機一人。齊乃萬物共住。莊生齊物論齊字極妙。齊字。千紅萬紫字。魯字。滴水點凍字。故齊一變至魯云云。

大勢至緣起

聖人爲大千世界劈空造出元字。元字者。卽大千世界替身字也。伏羲胸中。先有此元字。而後寫出乾坤兩卦。文王讀乾坤兩卦。已心會得元字。因而歎伏羲之所謂乾者。乃正說元之健處也。伏羲之所謂坤者。乃正說元之順處也。人只道有乾坤而以元亨利貞說之。不知實先有元字。而以乾坤說之也。元字正面說不能盡。故分作兩番說之。先師所謂叩其兩端。卽此義也。乾元者。最健這個元。坤元者。最順這個元也。乾元坤元。一元無兩元。不然。六十四卦。應有六十四元矣。約元之健。迅疾不可見。約元之順。一微塵一微塵皆可見。故但與言健元。却永永不見元。於是又與言順的元。認得坤字。則真認得元矣。元字既經兩番說。已無遺義。畢竟乾坤字難看。先師不立個大字至字。何以知元之健元之順耶。從元而分健順。從健順而分大至。說雖三層。理惟一致而已。云上非二畫。乃雙縮一畫。而空其中。言現前一法畢竟非實。下如口吹氣形。言此現前一法迅疾而去也。法緣現前。迅疾而去。一處留他不住。尋他不著。健得緊。然一處留他不住。他却處處出現。一處尋他不著。他又仍在一處。順得緊。元亨天德也。云字澄清絕點。羣則元之相貌也。喻如鍋中滾水。水火既濟。下直透上。上又翻到下。大千形狀如是。元亨顯延。

不已。故云天德利貞。聖人下手處也。將刀刈禾曰勦。彌勒問世尊。一切衆生。舍生趨生。流浪生死。可復還無始以來面目否。世尊曰。不能。譬如以穀播地。地氣發動。則芽而幹。幹而秀。秀而實。可復還原穀否。只是穀生芽後。依舊成穀。等無有異。勦住現前心。畢竟成佛。所謂不遠復也。彌是佛果。勦是現前因。彌勒帶果修因。以因填果。一生補處。只是個利字。占字上一點穀種。中二畫。卽元字上半。真空之理。宛在於是。下仍作口吹氣形者。穀種播地發芽。吾不能包他不動也。元字是轉身字。貞字是結果字。乾卦元亨。據一人轉身而言。元切亨者。坤卦元亨。據萬法一齊轉身而言。元奔亨切。乾卦利貞。是一番結果。憑你怎麼樣利。還你一個結果。坤卦利貞。是番番結果。尋着他的結果。利也利不過了也。文王元字。乃大易文中第一個字。伏羲眼光看定此字。因而有乾坤字。乾元坤元者。不得云乾之元。坤之元。乾卦從其健處說之。說得不慙不慙。故坤卦又從其順處說之也。周公眼光看定此字。因而有見龍字。約法爲龍。約人爲見。若無此一見者。不知龍在何處。此一見不可無。然有此一見者。卽是我見而爲羣龍之首。此一見不可有。所以二爻立一見字。連忙襯個利字。見而不利。則失一龍。得一鼠。是爲見小人而非見大人矣。下文全是推倒此處見字也。先師眼光亦看定此字。因而有大哉至哉字。周公所畫之龍。有大字至字。遂有畫龍所點之睛也。尚字作兩半讀。聖字亦作兩半讀。大字上一點。乃當機菩薩現前。

一心。至字下一橫。乃講主座全舉大千世界。大字下四掛脚。至字上倒文字。乃首楞嚴健相三昧。（只重相不重健）與學者沒分。何謂倒文。卽莊子昧子以地文是也。一畫爲地。地生萬物。乃是地倒出這等文字。故倒寫之。卽大字四掛之究竟處也。至下一橫。與大上一點不同。現前心是一點。但憑說者說至下一橫。聽者看定大上一點。總要銷歸到一點上去。所謂一以貫之也。看定大上一點。聽於至下一橫。始不被大上一點騙去。聽於至下一橫。看定大上一點。始不被至下一橫騙去。凡夫被一點騙去。義學沙門。被一橫騙去。而今已騙我不去。然已騙去了。乃是。大字四掛脚。騙到至上倒文裏邊來也。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七日爲期。制在大上一點。故云專。解制之後。迅疾而去了。是四掛脚。故云直。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至下一橫。全舉大千。故云翕。上倒文從四面出。故云闢。（門開四面爲闢。單開兩扇爲開）至下一橫。是講主座。是假底。大上一點。當機菩薩。是真底。講主講下一畫。全靠當機。這一點說出來。學者單要照管自己底機。如來所說。實是虛妄。以赴衆生之機。故不妄耳。聽得熟了。親眼見他迅疾而去。乃是。大字四掛脚。推開窗來。梅花這樣開了。是至上倒文字。至字下橫。大字上點。乃結制之圖。制心一處。何事不辦。大上一點。是制。至下一橫。是結。四掛脚。倒文字。乃解制之圖。說大字至字。只要你認得乾字坤字。樓閣彈指卽開。單要看開處。不要看樓閣。大至字。卽辨才樓閣也。談坤卦之

妙。莫妙於乾。以有大字。談乾卦之妙。莫妙於坤。以有至字。大上一點甚小。以一點不住於一點。故曰大哉。至字非到字。一身毛髮。數不能盡。而各各至在那邊。彼塵刹皆然。初至爲到。到了坐定。曰至。一至永至。無有未至字。亦無有初至字。至字。聖人法中字。到字。凡夫分中字。約一塵一刹至。卽塵塵刹刹至。故不曰小哉坤元。而曰至哉。哉者轉來轉去之字。哉生明哉字。不作始字解。乃是既晦之月。轉來此日生明也。聖人凡用哉字。悉此義。所謂上天之載。熙帝之載。載卽哉也。大學以大字起。以大字結。中庸以至字起。以至字結。我法中。大至字。如日月相望。彼法中。大勢至菩薩。插進一地勢坤勢字在中間。越說得迅疾。是卽元字之勢也。

念佛三昧

娑婆世界。釋尊住持。華藏世界。盧舍那世尊住持。釋尊新成佛。盧舍那本成佛也。他方世界。有阿彌陀佛。住於極樂國土。一花一世尊。非算數譬喻之所能及。所以阿彌陀經。爲無問自說經。首題佛說阿彌陀。下加不得一佛字。

然燈佛者。一微塵佛也。釋迦佛者。無量微塵佛也。釋迦佛者。名爲病愈。阿彌陀者。名本無病。世尊說阿彌陀經。另一施設。與諸經不同。乃是爲一切衆生。畢竟不能破我故。特地全舉法

界說你本住在極樂國土中。各各蓮花化生。有甚不好。譬如醜婦人一般。貯之洞房深宮。亦自覺標致也。喜怒哀樂四字。以樂爲極。所以知之學者。好之聖人。樂之卽天地也。蓮花取相連義。曰蓮。(三世相連。花有房。房有密。)因非實相曰花。一一衆生。各坐一花。花開見佛。卽見釋迦佛也。極樂國土。九品化生。上品上生者。乃是彌勒。一生補處。於此成佛。下品下生者。乃是阿鼻。大地獄罪人。於此成佛。是人因犯極惡大罪。下阿鼻獄。若善知識。以種種因緣。唱阿彌陀佛。如千年暗室。一燈照之。而此罪人。聞此名字。地獄卽在蓮花中。而此蓮花。卽在極樂國土中。而此極樂國土。爲阿彌陀佛世界中。此阿彌陀佛世界。乃卽在無量大地獄內。一罪人之八識田中。是人總犯極惡大罪。不敵阿彌陀名字。所以地獄應時粉碎。此謂下品下生也。

菩薩不願住於惡濁世界。則不得不求生極樂。然而得生極樂。乃是果事。欲獲果者。先須造因。云何造因。念佛三昧是也。念佛之法。不可以妄心念於遙佛。亦不可以妄心念於妄心。以故。妄心者。是生死因。不能感通於本際。故以生死因不能感通。故佛本不遙。而遂遙也。復次。妄心念於妄心者。凡夫正爲妄心速持。至墮地獄。今復教以如是念佛。彼卽以前妄心爲念。後妄心爲佛。或以前妄心爲佛。後妄心爲念。如是卽與世間流浪何異。是故此法所不應。用夫念佛之法。不應先見佛。次作念。正應先念成。次見佛。所以者何。若先見佛。佛是何事。如是名爲

大妄語人。又即使感應道交。佛或示現。然佛來尋念。佛去久矣。又况能念。正是妄心。妄心何可。唐突於佛。所謂先念成。次見佛者。念是實。佛是假。菩薩以本際爲念。而以妄心爲佛。問。何故不以妄心爲念。本際爲佛。答。本際者不可見。不可見則不能令人發歡喜心。又本際纖塵不立。若行人於念處用力。卽大不應。又師子乳用玻璃盞盛。他器不受。若行人欲以妄心念本際。辟如毒器。盛師子乳。終竟不受。又念佛三昧。對住生死。若用妄心追逐。終入生死海無疑也。

江南采蓮曲釋

陳隋間。有江南采蓮曲。是讚歎第七不動住菩薩。惜千年以來。人只作樂府誦法也。彼於第二句。先有田田字。田田者。千佛世界相。菩薩於道場中。不起於座。徧作佛事。卽非由此達彼之法。正是一切佛刹。叟塞一心耳。故下云。魚戲蓮葉。東西南北。非是魚有游行宛轉。遶彼蓮葉。蓋蓮葉圍繞。魚故不動。然而於十方而已無不到也。

江南采蓮曲後半云。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魚戲蓮葉南。魚戲蓮葉北。此非一蓮葉在中央。而魚圍繞而戲之也。菩薩蓮葉。叟塞十方。七住聖魚。安住不動。以安住不動故。西有蓮葉。魚卽在東。東有蓮葉。魚卽在西北。有蓮葉。魚卽在南。南有蓮葉。魚正在北也。是菩薩魚。心安如

海於一時中十方徧作佛事也。

唱經堂才子書彙稿

沈吟樓借杜詩

游龍門奉先寺

一游直遂去，幾欲失招提。月直夜將半，霜寒鳥未啼。下民全夢寐，上界八玻璃。心地能無動，榛苓我念西。

銅餅

美人脫纖手，此日下寒泉。泥蝕雙龍盡，天令體格全。遭時方喪亂，欲汝更遷延。明福全無信，深爲蚤出憐。

可惜

花汝有何限，連朝力疾飛。不愁樽罄盡，可惜興全非。子美篇篇老，陶潛頓頓飢。遲生又千載，悵惆與誰歸。

從韋二明府結處覓和竹三數叢

可惜舍前江水清。只爭舍後竹林成。華軒得省幸蚤寄。莫誤明年春笋生。

寄高三十五詹事

亂後人逾少。年高心最孤。何曾一日夕。不望問泥塗。水落雙魚盡。春深一雁無。不然雖宦達。未至棄潛夫。

李監宅二首

天且忘龍種。人猶選雀屏。春風開二室。花燭對三星。特達排時俗。分明合禮經。亦知麈尾器。一爲刷毛翎。

龍子應歸海。鷄兒暫借巢。曲房花灼灼。深院鳥交交。揮手停籟管。封侯覓鼓鐃。出門騎馬去。昨夜婦親教。

酬高三十五適人日見寄

連年人日多春陰。今年人日稍稱心。便覺病體得蘇息。行下草堂窺樹林。樹林微光作年好。柳條梅蕊尤能蚤。妻子殊方泥殺人。不然此時我醉倒。是日東風爾許來。心疑爾正行春回。椎牛殺羊酒無算。吹角擊鼓喧如雷。酒酣鼓止雙扶退。四面如花臥屏內。縱使殷憂到兩京。那

望故人承一睽。初八上弦初九晴。三十五放燈明。計程恰是人日發。詩到草堂真可驚。認印開緘見名字。走之刺眼光相媚。其中感憤皆人倫。至於清新且餘事。因思是我正愁安得如爾十數儔。東西南北有牖戶。我欲共爾先綢繆。詩云今年不如願。未必明年又能健。天子虎臣此何語。老夫龍鍾尙能飯。珍重裁詩答故人。草堂不爲養閒身。但使青雲求補袞。還將白髮著綸巾。

寄常微君

六月風林好葛巾。微君忍熱去垂紳。野鳥眠岸夢何事。老樹著花思媚人。深恐事煩還服食。更愁參謁露天眞。嵇康敢向山公說。我欲時時一欠伸。

熟食日示宗文宗武

消渴春尤甚。兵戈道正長。今朝吾熟食。他日汝還鄉。夢寐通墳墓。神靈缺酒漿。會期殊不遠。何以答祠堂。

又示兩兒

令節非吾事。他時識此言。懸知多涕淚。且復強盤殮。骸骨判如此。田園曷用存。江州與長葛。隨汝去招魂。

湘夫人

緣江水神廟。云是舜夫人。姊妹復何在。蟲蛇全與親。寥廓儼然坐。偷眼碧江春。未必思公子。虛傳淚滿筠。

上巳日徐司錄林園宴集

白髮了無興。青春勉就人。拔除全怯水。杯酒暫沾唇。不棄羣賢德。難支老病身。明年誰會此。天道最泯泯。

宴胡侍御書堂（公自注李尙書之芳鄭臆監審同集歸字韻）

餘日簾鉤盡。新花院落飛。移樽近書架。點筆候燈輝。天下吾儕事。文章舉世非。賦賦畢今夜。僕馬汝先歸。

吾宗

吾宗老孫子。無異足耕田。僮僕皆知命。羊牛盡太平。三秋陳曬日。五柳扳門前。日照便便腹。遺經百十篇。

究

青谿聞最遠。未必接華筵。何事烟霞客。陳身七箸前。呦呦微不慎。濯濯竟難全。萃草今從

長餘生已不還。

天寶初，南曹卜司寇舅於我太夫人堂下累土爲山，一簣盈尺，以代彼朽木，承諸焚香養。既甚安矣，旁植慈竹，蓋茲數峰，嶽岑嫋娟，宛有塵外數致，乃不知興之所至而成詩。

經營同愛弟，巖壑入庭除。真有雲烟出，兼之竹樹疎。諸天香島，萬壽樂徐徐。至性何多媚，終身天寶初。

王十五司馬弟出郭相訪兼遺營草堂資

生涯丁此日，吾道在江邊。直爲林塘好，非求卜築偏。城中盛冠蓋，表弟獨哀憐。不特存衰老，兼能制俸錢。

提封

提封盛唐國，猶故太宗時。直以軍書下，翻令百姓疑。臣嘗聞俎豆，素不學旌旗。田野荒蕪甚，深憂黠者知。

王十五前開會

晚晴江岸濕，老病杖藜難。值汝登高閣，來呼心所歡。江魚不厭細，破腹未容餐。竹葉禁三爵，銀花只滿盤。

愁（公自注強戲爲吳體）

江水流春不帶春。江花江草故愁人。開頭捩舵汝何往。擊鼓鳴鐃皆不倫。巫峽啼猿真迸血。楚天朝雨最通神。老夫欲寄精誠去。憑仗高風達紫宸。

燕子來舟中作

無官只合置天涯。偏有尋人燕子斜。舊歲未成爲地主。今春真累過寒家。村村社鼓邀分肉。岸岸朱輪赴看花。諒汝從來飛不慣。灘邊篷底寂無譁。

燕子

殿中雙唱御經筵。殿下千官未進箋。燕子不知防執法。銜花正墮聖人前。

清明

清明正是落花時。百舌聲中折一枝。惱殺東風太無賴。公然來我手中吹。

聞笛

何處誰人玉笛聲。黃昏吹起徹三更。沙場半夜無窮淚。不得天明盡散營。

今春

今春刻意學龐公。齋日閒居小閣中。爲汲清泉淘鉢器。却逢小鳥喫青蟲。

唱經詩不一格。總之出入四唐。淵涵彼土。而要其大致。實以老杜爲歸。茲附刻借杜詩數章。豈惟虎賁
貌似而已。 雙齋識

唱經堂才子書彙稿

左傳釋

聖歎外書

鄭伯克段於鄆

初鄭武公娶於申曰武姜。

此是二初三遂之文。首句特標初字。只貫到娶於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公叔段便止。以下便轉入遂字科內。特詳娶於申者。通篇姜氏二字之注也。看他先出姜氏。便知後來兄弟二人無數乖迂。都是姜氏無端生出來。人家兒女幼時待之胡可不慎。下寫莊公銜恨處。都是姜氏事。寫叔段不過是駢縱。

生莊公及共叔段。

一母生二子，亦人家恆事耳。何至有此一篇文字。段奔共，終焉，故曰共叔。

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

履霜堅冰，只爲爾許。莊公寤生，便名爲寤生。段居京城，便謂之京城太叔。只兩人稱謂相形處，便極其不堪。有才口婦人，實實有此事。當時亦只是搖弄唇舌。後來便成極大是非，可恨可痛。莊公聞呼其寤生，那不惱。後又聞呼段爲京城太叔，那又不惱。姜氏之爲禍首如此。一篇文字，凡用三遂字作關鎖。此志姜氏之於莊公也。曰遂惡之，惡得急遽無理。親所生子，何至於此。後志莊公之於姜氏也。曰遂寘於城，寘得急遽無理。身實生焉，何至於此。末結二人曰：遂爲母子如初，却正就他急遽無理處，一翻翻轉來。於此可見聖人教人遷善改過，妙用如許。左氏備書之，以勸戒後來，爲一大部書門面不誣也。

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

爲莊公者，中心藏之，何日忘之。須知愛共叔段欲立之七個字，反面便是廢莊公而殺之。六個字，讀書人須要眼光穿出紙背，只爲此等句。易儲大事，只爲小小愛憎起。婦人胡可

復與語。此姜氏第一案。

及莊公卽位，爲之請制。公曰：制。

兄代有國，弟得食邑，足矣。何必有擇而請？且兄代有國，弟得食邑，分也。何必代爲之請哉？姜氏代爲之請者，必欲得制故也。必欲得制者，據其要害，以便圖莊公也。咄咄老嫗，那復可堪。莊公纔卽位，姜氏便請制，寫出老嫗眼光射定，刻不能待。姜氏纔請制，公便接口將制字一頓，寫出孽子機警迅疾，狹路不容，讀之真使人遍身不樂。

巖邑也，虢叔死焉。

公只急口對副七個字，便似劈面抽刀直戳來。看他急口相接處，不惟姜氏平日處心積計，卽莊公平日亦處心積計，知其必請制也。此姜氏第二案。

他邑唯命，請京。

他邑唯命，是滿口相許語，蓋是決不與制之辭耳。又孰料其請制不得，接口便請京哉。請制。

莊公所料請京，非所料也。故下文有姜氏欲之一語。本欲請制，是據險以圖鄭也。不得使請京，是擇其易完聚者終欲圖鄭也。姜氏心計如許。此姜氏第三案。

使居之謂之京城太叔。

不曰公曰諾，而曰使居之。若曰而既欲之，則而竟居之，奚問我哉。蓋驟聞請制，是一重着惱。繼又聞請京，是又一重着惱。惱極，忽然將他邑惟命四字，變出使居之三字來。母子兄弟至此日，真是狼虎相聚。姜氏既得請京，便爲太叔立號，是愛之。是害之。胡可勝嘆。使居之三字，寫盡莊公面目不善，謂之京城太叔六字，寫出姜氏滿心歡喜，母子之仇，至此日而成矣。

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

看他答祭仲，使一口咬定姜氏害，卽祭仲所云害也。爲辟之，爲言害自外來，猶可辟。今自內成，胡可辟。非祭仲愛之，而莊公不愛。此正極愛之辭也。祭仲徒知外難，莊公自言內毒，君

臣二人各言所見，全不對針，故下文祭仲又勸。參國之一句法，已自千鍾百鍊，下中五之一，小九之一句，却又省去二都字，不過字，二國字，益復奇絕，直呼姜氏，全非母子，照下爲母子如初句。

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蚤爲之所，無使滋蔓，蔓句難圖也，蔓句草句，猶不可除，况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

無使滋蔓，不如蚤爲之所，自是處寵弟正論，乃莊公則正欲其滋蔓而後斃之，以見殺之有名，曰彼自斃也，嗟乎，他日伐諸京，又伐諸鄆，爲是段自斃，爲是公斃，段自之一字，何其爲心陰毒，確刻之至於斯也。姑待之，非姑待其自斃，姑待其多行不義也，讀書如斷獄，務要判得明盡，下文左氏譏失教也四字，便從此處入罪。姜氏何厭之有，不如蚤爲之所，無使滋蔓，只三句，其文已了，下忽從蔓字，生出難圖一句來，可謂盡情極致，文至此，乃更無轉手處，却不謂下又從蔓字草頭上，又轉出兩句難圖也來，一句若曰：蔓不過是草，猶憂其難圖，又一句曰：今以君之寵弟而蔓，是豈易圖乎？只就一個蔓字，凡作三層翻跌，試取本文，依我所句讀之，便見紙上祭仲眉毛都動，一部左氏文字，妙絕千古處，只是這個讀法，便會提筆。

做出史記來。君之胤弟四字。正與草一字作對仗。長短參差都好。三蔓字。雙管。草與君之胤弟字。是小章法。

既而太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太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

一則曰自斃。再則曰自及。必欲殺之有名。只用一句寫出。曰姑待。曰無庸。莊公豈無策而處此。外廷少算。固未如君之多算矣。欲與太叔。臣請事之。忽故作一折。文態奇甚。後篇將立州吁。乃定之矣。便是再用此法。可見是左氏得意之筆。秀才讀至太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句。便謂太叔驕橫至此。我窺左氏命筆之意。殊不爾。只看他於西鄙北鄙不敢便收爲己邑。而姑先使貳之。先使貳之者。貪二鄙。畏國法。二者交動於心。而姑且試之也。此時只須莊公不許。便令一家母子兄弟。寬然有以得全。乃莊公則特不肯出此。但低聲謂公子呂曰。無庸將自及。云云者。蓋言不要說破。他漸來了。明明排下虎機。等他親身踏入。下文便接書云。太叔又收貳以爲己邑。可見全是莊公要他如此。只就二鄙。分作兩段寫。便全是莊公心地。不是寫太叔作孽。寫彼人而令此人分外出色。此真千古神奇之筆。非史記以下書所

得及也。秀才讀至此等處，便罵太叔癡。吾謂癡亦不減太叔也。全炤譏失教也。一句寫出來。

太叔又收貳以爲己邑。至於廩延。

必至之勢。至於廩延。是將所收界址。註一句。謂之自註法。

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太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

子封卽公子呂也。前無庸自及之語。出口入耳之際。封已稔公之計。故至此徑將可矣二字。直投入來。乃他人愈急。公卽愈緩。所以然者。看他暱字。便明明已有人於太叔之側。風吹草動。無不備悉。不勞又有第二人爲我著急也。下繕甲兵。具卒乘。是實有其事者。若將襲鄭。將啓之。是尙無其形者。只看左氏連用二將字。便是天大疑獄也。二將字句。下便緊接公聞其期句。可見平日已先布置奸細於太叔之側。其事益明。不爾者。如此機密事。公何從便知。且外庭多人不聞。而深宮一人獨聞。真必無之事也。至此際。却寫莊公陡然於口中漏出兩字。曰可矣。更無第二句。却宛然天成。便是子封口中之可矣兩字。今試思可矣。竟是何等

語。蚩蚩大叔。久爲杞上之肉。讀之。眞令人通身不樂也。人家骨肉有嫌。動託外人偵伺。夫受托則悔。思有功於其間。豈肯復毫不增加哉。將襲將啓。特書二將字。以明太叔與姜氏之寬。爲萬世之鑒戒也。問曰。將襲將啓。則太叔與姜氏誠寬。若繕甲兵。具卒乘。此卽反形已著。豈復有寬乎。答曰。是亦寬也。夫繕甲兵。具卒乘。而有將襲將啓之實也者。是卽反也。若使無之。則吾烏知其繕且具者之非聊以固吾圉也。他日讀詩至兩叔于田之章。而後知其甲兵卒乘。亦爲狩獵之事而已。夫而後哀太叔其寬。直是無處可訴。乃孔子於春秋。旣書鄭伯克段之文。於詩。復留國人愛段之咏。然後知聖人之惡鄭伯。蓋有如此之甚。援兩經以明太叔之不反。而太叔之寬大白。白太叔之寬者。非欲反獄莊公。吾亦深惡姜氏之生二子而不能養。而無端參差。幾殺其一。爲萬世之鑒戒也。孔子之惡鄭伯。惡其無以長一國也。吾之惡姜氏。惡其無以長一家也。要知雖有兩將字。乃公聞其期。却只是聞將襲之期。蓋襲之爲名。輕帥以掩我不備也。有問彼何從知我是日不備者。則連及姜氏曰。是實啓之。總是苦一弟段。以洩憤於姜氏。通篇鄭伯毒氣。全射姜氏如此。

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太叔段。

兄責其弟也。一呼卽至。奚以車二百乘爲。莊公於是乎不遺餘力矣。問曰。吾讀兩叔于田之詩。見京人之愛太叔。有如是者也。至此而忽叛。何也。答曰。太叔可愛也。車二百乘。亦可畏也。莊公者。方將甘心於其母。而又何有於太叔。夫不有於太叔。何有於全京之民。蓋叛太叔者。車二百乘之故也。

段入於鄆。公伐諸鄆。

伐太叔。爲其據京而襲鄭也。旣已去京而入鄆矣。公必又伐。是亦不可以少緩乎。入者。不復再來之辭。所以深明於京必伐於鄆不必伐。而公又必伐者。乃今而知公之必殺太叔。爲姜氏不爲京。固非祭仲子封之所知也。

五月辛丑。太叔出奔共。

日之者難之也。難之也者。公以車三百乘。伐諸京。又伐諸鄆。太叔卽豈得有奔共之日哉。五月辛丑。幾幾乎不免也。（此句經不書。）

書曰。鄭伯克段於鄆。

出經。看他敘事正極忙時，忽然折筆走出篇外去，另作訓詁之文，落後却重折入來，再續上敘事，文極忙，筆極閒，千古絕奇之法。

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

分釋經。

謂之鄭志。

又總釋經。上文釋經言段不弟，如二君，譏失教。夫段不弟，似謂段志也。如二君，似謂祭仲子封以至全鄭之人之志也。譏失教，似謂孔子之志也。左氏復自釋曰：皆非也。蓋此三言也者，謂之鄭志。鄭志之爲言，鄭莊公之志也。段不弟也者，自幼而長而壯，母之愛段愈深者，我之仇段亦愈深，仇之則不復弟之，是鄭志也。如二君也者，段請京，則聽之，命貳，則聽之，收貳，則聽之，聽之而使段自擬二君，又使祭仲子封等擬段二君矣。而後起而伐之，則天下萬世莫能謂我何也。是鄭志也。譏失教也者，夫公則有爲公也，侯則有爲侯也，伯則有爲伯也，子男則有爲子男也。居天子之前，而參天地之化，裁成輔相，以授之於天子者，是公也。居天子之後，候天子之化，而承行之者，是侯也。不能候於天子，須天子頒宣而後知之，然能率衆而

順行之者是伯也。不能候於天子，須天子頒宣之。然又必有率之，而後與衆順而行之者，是子男也。今鄭莊公上不至爲公侯，下亦不至爲子男，則是率衆而順行之者也。今也一弟之不能率，何鄭國之能率於弟於母，而全以逆行。何鄭國之順行，稱鄭伯以讓之，讓其前，讓其後，讓其前曰：一父一母，而徒生二人，於二人中，若爲之伯，伯則啼笑玩弄，果餌衣帶，奔走撲跌，何事不可以教叔，而并心積計，必不教之，并心積計，必不教之者，母固惡我，我固惡段，母固愛段，我固惡段也。夫姜氏之遂惡鄭伯者，偶也。若姜氏之終惡鄭伯，則是鄭伯自爲之，終惡鄭伯，鄭伯爲之，然則姜氏之甚愛叔段，非卽鄭伯之爲之耶。讓其後曰：其初之不教其弟也，畏姜氏故也。方姜氏亟請立段之時，我幾幾乎無言之皆罪，而敢於段有所言乎哉。今日而旣得立矣，苟援夫死從子之義，爲鄭伯者，力尙可以教姜氏，何一弟之不能教，誠令當日爲之立師傅以訓迪之，陳典常以灌沃之，慎容貌以款接之，和聲音以獎能之，優而柔之，馴而至之，則是段者，尙將可以學而進於聖人，段而後快然歎曰：嗚呼，吾母當日之欲舍吾君而立我也，豈其然哉。夫得立者，將以爲鄭伯也，段乃今而後知伯之爲伯也，其道也如是，段小人何知，而吾母遽欲及之，我不幾爲吾母誤耶。如是，則是鄭伯信矣，無忝爾職者也。卽曰：段不必及此，則亦爲之沃地以處之，善人以輔之，禮以坊之，時而見之，更有不率，則猶可以

大義責之。夏楚威之，亦何至於身爲千乘之君，而無法以處一匹夫之弟者乎？夫鄭伯之自幼而長而壯，其并心積計，必不教段者，志在於必欲殺段故也。鄭伯亦明知段之無罪，而必欲殺之者，殺段猶殺姜氏也。又殺姜氏快，而殺段之快，又快於殺姜氏，是鄭伯之志也。殺段快於殺姜氏，而又明知段之無罪，則不妨姑且待之以俟其有罪，夫人罪胡可以俟，則鄭伯之志曰：我但失教，卽不憂段無罪。然則我但失教，則不憂段不殺，是鄭志也。前譏，譏伯叔之伯字，後譏，譏公侯伯子男之伯字，分釋經，前箭猶輕，總釋釋，後箭極重，如此行文，真非史記以下書所得有，安望秀才知之。

不言出奔，難之也。

別釋經，何故不書奔共？蓋一篇文字，若爲段立，則應書奔共，若爲莊公立，則不應書奔共。蓋殺段是莊公志，脫段非莊公志，莊公之志，已決不令段得脫，而段得脫，難之也。看他一篇莊公文字，便不使寫段事入來，古人謹嚴如此。史記以後書，都只是浪筆。

遂寘姜氏於城。

句

陡然寫出遂字，便與篇初遂惡之遂字，如叫斯應。大寘得報，何止十年，寫莊公一生心事，灼

然如鏡上文若不連及夫人將啓四字。此際安得遂寘諸城。作此快意之舉。或人不知。乃疑因叔段累姜氏。殊不知正是因姜氏累叔段。然則上正爲欲立夫人將啓一案。故連及叔段有將襲之罪。看他一弟一母。全用鉅花水月手段。兩邊挽作死結。其狠毒陰險。真非人法界中所曾有也。寘城之法。築墻如城。四面無門。而處罪人於中。蓋是論成棄市。而不便加刑。故不得已變而行此法。以示深惡痛絕之至也。秀才不識。却將城字連下穎字共讀。謂之城穎。而又自爲注曰。城穎。鄭地名。如卿幸自無事。那復須讀左氏也。

穎句

姜氏爲莊公何人。此際但論城不城。豈論穎不穎。左氏於此。又必自注一穎字者。蓋姜氏而終稿死於城中而已。則不須復知城之在穎。若姜氏別有見天之路。則人且將問曰。姜氏已寘於城。至此何得復出。卽不得不應之曰。惟考叔感激之故。彼卽又問曰。鄭人實繁有徒。何爲獨有考叔感激。卽不得不又應之曰。惟考叔爲穎谷封人故。彼卽又問曰。考叔爲穎封人。何故當感激。則不得不又應之曰。寘姜氏之城。適在考叔封口中故。如此問答重複。幾至通幅不了。今不如行文時。但於城字下只輕輕注一穎字。便省却無數繁聒之筆。不甯惟是。

且又圖作落花遊絲法。天然巧生過接。吾嘗言作文無祕訣。只著乖便是。此其一驗也。

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

誓文極毒。人死而葬。則闕地。闕地深。則有泉。泉從黃土中出。其色混黃。謂之黃泉。及黃泉者。言葬日也。異日姜氏死。莊公不得不葬。葬之日。我一見汝。卽不然。我死。我死誰復禁汝不出。汝出而臨我之葬。汝一見我。謂之相見。設使汝既不死。我又不死。則永不願見。蓋深惡痛絕之至也。秀才亦不知其解。遂以黃泉爲鬼國。自漢至今。從來舊矣。自篇初至寘姜氏於城句。一篇文字已畢。至此又注穎字。又詳載誓文。是另起一篇文字。別自有波瀾。

既而悔之。

看他上文如許怨毒。到此忽然有悔之二字。何意寒谷有此一線之春。答曰。此見莊公之處。叔段與姜氏。已是二十分快慰。凡人於報復之事。只有一分未暢快。他還二十分都是怨毒。只須此一分也快暢了。他便陡然有個不安之心。從中直動出來。須知此際。正是他二十分都滿處。只看左氏筆下。寫出一既字。便可見既者盡也。盡情盡力了。自然不覺生出懊悔來。此正是人性極好處。然恰是。不好已透頭了。此透頭二字妙絕。世界劫壞更成。地獄盡時反。

生第三禪天。只是者個道理。但此處全要一個人扶掖得他正好。譬如大病後人。初有一點活理。此時全賴有人調養得好。不惟大驚大惱來不得。卽大喜大笑也來不得。左氏寫此四字。便恰好接著穎考叔一段下文。傳云。惟聖人爲能至誠。惟至誠爲能盡人物之性。惟能盡人物之性者。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只左氏便實有此本事。吾親眼見得。

穎考叔爲穎谷封人。聞之。有獻於公。

聞之。聞公悔。非聞公城母也。悔與城接連。聞與悔接連。獻與聞接連。都是一日中事。讀至此。始信上先注一穎字之妙。不然。良心之發。其來也至疾。其滅也亦至易。若使城自在一處。悔自在一處。穎考叔自在一處。則欲求莊公之悔。乃如龜毛兔角。卽使能悔。然頃刻之間。已如妙喜見阿閼佛國。一見不可再見。到得穎考叔來。更要重理前案。正如鏗舟求劍。劍去已久。豈得又有所濟。秀才不知。只謂寘城是一日事。悔是一日事。有獻是一日事。彼食甕鹽腸胃。安能知聖賢之事哉。隘口曰。谷。象形石門對峙。下通車馬。職掌谷口。譏察行李。曰。封人。故儀封人自通曰。君子之至於斯。吾未嘗不得見。譏察之職然矣。穎有口。口有封人。是日。莊公親至穎。寘姜氏於城。誓畢而歸。歸未出谷而悔。悔而考叔在側。適乃聞之矣。賢者無時無

地。不思爲君盡忠補過。然又以事關骨肉。不容直致其辭。則於是進而有獻矣。當獻而獻。是意在獻。不當獻而獻。是意不在獻。意不在獻。則不書獻某物矣。但云有獻。設使此處誤書獻某物。則某物之名爲無取矣。

公賜之食。句食。句舍肉。

禮。臣有獻。君亦有賜。酬酢之道也。臣有獻。君則受之。君有賜。臣則對君食之。既不敢褻君之餘也。臣有獻。君亦有賜。故考叔之意不在獻。在於釣君之賜也。君有賜。臣卽對君食之。故考叔之意。乃并不在賜。在於食之不既。以釣公之問也。傳言臣事君以忠。考叔如是。可謂忠矣。夫忠豈犯顏強諫之謂哉。方朔懷肉遺細君。便從此處化去。然彼却是寓言祿薄。又有不同。

公問之。

公先開口。故妙。永爲進諫之法矣。

對曰。小人有母。皆。句

五字字字妙絕。五字便寫盡孺慕之樂。五字字字灑入莊公耳根。五字在考叔口中。只如一聲小鳥。在莊公耳中。便如百叫清猿。便令寸心一時迸碎。五字吾讀之。亦欲灑出淚來。何況當時說者聽者。五字不知左氏何法鍊成。便覺錦心繡口四字。亦讚他不著。五字吾剔燈思之。三更不能盡其妙。只得且睡。留與世間絕世聰明人。明日共思之。讀書人都會說陳情表。臣無祖母四句好。却偏不會說者五個字好。一篇陳情表。只就者五個字化出來。然而其間繁簡雅俗。真乃不啻河漢。人都不知得。夫天下豈有無母之人哉。天下之人。豈有不與母皆之日哉。封穎谷耳。莫小於此。而得君升斗。與母樂之。此時即使與我全鄭。而欲奪吾母。不使得皆。吾甯有負吾母赴東海而死耳。豈能爲狍狗之行。輕置吾母。而以待鄭國爲樂。此是考叔心上口下隱隱含蓄語。然却又不直吐出來。只輕輕說得五字。令他自作橄欖迴想。真是絕代妙人。

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

特地有獻。特地望賜。特地舍肉。特地被問。費三四周折。只爲要說出上文五個字。至於此三句便全算。餘文只爲他既問舍肉。便不好不說完耳。

公曰。爾有母遺緊。我獨無。

緊。古今字。秀才未識也。便作嬰兒呻吟之聲。妙絕。上文公曰。制巖邑也。饒叔死焉。他邑惟命。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公曰。子姑待之。公曰。無庸。將自及。公曰。厚。將崩。公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悉不是此等聲調。純是造化轉作出來。真哀哀父母之言。

穎考叔曰。敢問何謂也。

只如不知者。如此正好。也只好如此。左氏筆墨停勻。便如從稱等上稱等過來。

公語之故。

無母之故。好句法。

且告之悔。

悔誓。不悔城。讀下文自見。句法又好。如此一篇大文。只縮作八個字。

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句及泉句。隧句而相見。其誰曰不然。

處事如救火捕賊。正是稍遲不得。看他便連忙設出計策來。安計其事之合禮與不合禮。只圖當時且得湊手。迨及事定之後。便有一羣秀才出來說長論短。此譬如咬人矢概。非復好狗。何足惜也。漢雋不疑判偽太子獄。正是一對好手。又妙在自設計。自又先喝破無人說不然。不是箝定天下之口。正是縛住莊公之心。看他來得快。捉得辣。一句話裏。却有兩番本事。假如人問。此時說不然者。是誰。當知正是莊公也。故此句妙絕。若闕地及泉穿隧。分明是葬之日光景。寫得處大事。只如兒戲。妙妙。蓋惡寤生。愛叔段。只是兒戲事。處之以一羣凡夫。便搆出天大禍事。弑母殺弟。已成天大禍事。處之以一個聖人。便只以兒戲解之。人生世上。亦何得不學爲聖人也。

公從之。

便藏去迴車。重入潁谷。闕地見泉。穿隧等字。謂之省句法。

公入而賦。句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句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

洩。

通篇散敘。至此忽作排體。文勢詭變之極。入者。入於隧道。穿至城中。迎姜氏也。出者。由隧道而穿出城外也。入則身正在隧道之中。故其賦之首句。亦曰大隧之中。卽事成詩也。出則身已在隧道之外。故其賦之首句。亦曰大隧之外也。公入而卽賦者。尤抵於悔矣。中心暢然。更無疑滯。不覺灑然出之於口也。姜出而後賦者。城我之誓。猶在於耳。隧而迎我。豈其夢耶。不則隊與。胡爲而來哉。蓋隨公而出。至於隧道之半。猶未敢全信其果無中變耳。迨其既出。直至於隧道之外矣。而後乃今始敢釋然而答所賦也。融融之融字。從高。從虫。如尚斯溫。如虫斯動也。莊公平生心地。一片冷毒。一塊堅忍。至此日。而稍稍和緩。微微蘇動。照通篇下字也。洩洩之洩字。如山川洩雲。鬱極而得舒也。姜氏一真於城。驚魂已絕。永不望有母子復見之日。今不意之謂。忽然穿隧。驚定方驚。未知今之果得出耶。憂疑徬徨。直至出隧。而後放下。照大隧之外下字也。故寫融融。知其寫莊公也。寫洩洩。知其亦寫莊公也。此左氏之章法也。何意如此一篇文字。後却見兩樂字。此是左氏異樣刷色。

遂爲母子如初。

不惟結還遂字。乃至直結還初字。一篇大文字。初字起。初字住。奇絕。

君子曰。穎考叔。純孝也。

一篇莊公文字。臨結却嘆考叔純孝。如此不堪。那復可耐也。

愛其母。施及莊公。

吾聞君之有德。則施及臣民。未聞小人之能施及其君者也。如此不堪。那復可耐也。

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

考叔公之類也。公反爲考叔之類。而無以錫考叔者。而反受錫於考叔。卽何以伯於鄭國者乎。如此不堪。那復可耐也。通篇莊公文字。公然取考叔作結。文人之予奪如此。

周鄭始惡

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王貳於虢。

鄭始封爲桓公友。厲王之子。而宣王之母弟也。相宣王爲司徒。受封於滎陽。至是。凡三世矣。而武公莊公。猶相繼入爲司徒。既世秉重權。又吾跡莊公前後行事。必多不悞於平王者。於是而有王貳於虢之事。武副也。莊公爲司徒。而又分其任於西虢公也。君子以爲平王於是乎失天子之體矣。天子置公孤百執之臣。惟進退黜陟之自柄。其誰敢因而奸之者。司徒將納民於親遜者也。鄭之祖父而既世之矣。彼莊公者。無壞厥職。則王可以無貳於虢。而鄭伯將陵於天子。王則直以政畀西虢。而退鄭伯。使致其卿。甚且削其封焉。無不可者。如之何私置其副於虢而已也。下左氏一則曰。要之以禮。一則曰。行之以禮。全責王之不能進退於鄭莊也。秀才讀此篇。多遺平王而惡鄭莊。更不文者。乃至並惡周鄭者有之。故中間凡遇信字。明恕字。禮字。明信字。忠信字。悉不知落處。殊不曉此文乃獨責平王之辭。若鄭莊之惡。則固附見於文外者也。此事全從鄭莊起。又上連武公者。因莊之不堪。而疑及世柄國政。則不得不遂連之爲辭也。更不連及桓公者。始受封之人。則必周之所信也。只篇初武公莊公四字。便有如許丘壑。左氏何可易讀。連武公。謂之添一人。因添此一人。又謂之減一人。

奇絕之筆。

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爲質於鄭。鄭公子忽爲質於周。

跡前後鄭伯之事。其惡從來通天。怨王何足又道。左氏正責平王之曰無之也。只用二字枝梧。全似小兒畏樸光景。通篇君子曰。全從此句立斷。無之二字。是通篇所屬不信。王曰無之四字。是通篇所屬不能要之以禮。故知此句爲通篇之案。須知當時王曰無之。鄭伯便接口曰。吾亦只願王無之。但自今以往。須與吾質。故接下便有交質之事。鄭伯又狠愎。又好猜。寫得便如明鏡。然只是不足道。吾獨惡平王之不能要之以禮。而遂與之爲質也。頗有秀才譏交質句。平書周鄭。爲左氏之無辨。殊不知左氏乃特地用如此筆。平書鄭於周。以惡莊公。平書周於鄭。以羞平王也。先書王出質。而後書鄭出質者。明是鄭伯偪王立質。畢。而後聊以公子塞之也。然鄭伯不足道。獨惡平王以天子而反先與人質也。王子狐二句。是注交質一句。爲但言交質。猶未明周之先行質也。故又詳言之。下文却又因王子公子四字。便生出澗溪沼沚四句妙文來。吾嘗言行文入妙時。只是溪迴山變。又謂之月來成影。韓昌黎

一生作序。只用者個祕訣。歎蘇軾先有成竹於胸。爲極天苦事也。

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四月。

可以畀鄭。亦可以畀虢。而特書王崩下者。王固不敢。周人其未可知也。故書曰將畀。蓋是畀不畀。未可知之辭。乃鄭伯則固已深察周人之積憤於己。必不復令輔於新王。於是周之畀虢與否。卽尙未決。而王以三月崩。祭足以四月。寇書四月。言其疾也。

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

周之四月。夏二月也。麥尙未成。今言取。蓋是帥師拔掘踐踏之也。寫鄭莊之惡。不惟無君。直是異樣慘毒。人法界中無此事。又書溫。書成周者。四月猶溫。秋則徑入成周。其惡日更肆也。夫徑入成周。則與擄君之袖而抽刃臨之。又何以異。故左氏不樂書周之麥。周之禾。而必先別之爲溫。而後遂書成周者。所以著鄭莊之窮凶極惡也。秋字下。便省祭仲又帥師五字。

周鄭交惡。

敘事畢。看他章法之妙。交質句。便先書後注。交惡句。便先注後書。先書曰周鄭交質。註之曰。王子狐爲質於鄭。鄭公子忽爲質於周。便見交質全是平王無禮。先註曰。周人將畀虢公政。

鄭祭足帥師取麥與禾書之曰周鄭交惡便見交惡全是鄭莊無禮然鄭莊何足責痛平王之不能以禮馭臣而爲禍極烈也只看一章敘事以周鄭交質始以周鄭交惡終可見

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

已下凡四段第一段一口喝倒質第二段宛轉商量不用質第三段應上第二段宛轉商量質第四段應上第一段一口喝倒不用質末便輕輕引詩結之章法極其整練却又參差胎宕之極此第一段正喝平王之質非也

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其質誰能問之

明恕則不疑鄭而貳於虢也至於疑之而既貳於虢矣卽當要之於禮辨上下定物志彼鄭伯其安敢上陵而至於行怨乎間隙也不與人以隙也此第二段正教平王應用禮不應用質也

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之毛蘋蘩蕪藻之菜筐筥鉤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而况君子結二國之信

一往望之見許多澗谿沼沚蘋蘩蕪藻筐筥鉤釜潢汙行潦字只道何其癡重及細尋之乃

知只從上文王子狐公子忽字翻剔出來。空靈揮灑。其行文未有之樂也。此猶曰明則信。信則至微賤之人。操至微賤之物。亦可以仰告鬼神而上通王公。而况平王以天子之尊。不過下結二國之信。何至遂用王子爲之質。二國者。王國鄭國。固得同稱國也。此第三段。承上第二段。言卽用質。亦不至用王子狐也。

行之以禮。又焉用質。

轉筆捷如轉馬。一則曰要之以禮。再則曰行之以禮。全是氣。他不過之辭。此第四段。承上第一段。言畢竟不應用質也。看他四段。凡作四樣身分。第一段用喝。第二段用商。第三段用縱。第四段用擒。真乃無美不備。

風有采蘋采蘋。雅有行葦澗酌。昭忠信也。

引詩以結行之以禮。則不用質而能好也。左氏引詩作結。是他長技。獨此處引法却異。蓋圖藝蘋葦酌等字。與上十六歸字相映射也。通篇單責平王。不已信乎。嬰齊云。讀克段於鄩。見鄭莊之無親。讀周鄭交質。見鄭莊之無君。無君與親。其無禮孰甚焉。君子於許叔敖。謂鄭莊於是乎有禮。不過反形其無禮云耳。

宋公和卒

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

左氏每立一傳，必指一人爲主，然後盤舞跌頓，千變而不失其度。若此篇，則固指宋宣爲傳主也。不知者全認是穆公事，負左氏甚矣。如此二句，若作穆公傳讀，則止一行耳。苟作宣公傳讀，使得兩行，而其間虛實影現之妙，乃至不可言喻。且令全傳無數委曲丁寧，字字都有落處。蓋書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是賓句，言外便見。昔者宣公疾，遺命竟立穆公，而不屬殤公，正是主句也。有字處反是閒筆，無字處是正筆，真是鬼在腕中，偷換出來也。

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

舍字妙，而字妙。七個字便括盡先君無限曲折，弗敢忘。魯秀才講之曰：弗敢忘先君立我之惠也，可朴也。文秀才講之曰：弗敢忘先君之囑也，亦可朴也。夫弗敢忘者，穆公於己初得立之日，已深窺先君舍子而立己之故，口雖不言，而心已默許之。今日固不敢忘，昔者默許之心也。書不易讀，寄語後賢，慎勿草草。

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歿。

異樣豔筆，試問從何來。從大司馬三字來也。後之爲文者，有豔處不知發，無豔處橫塗之，真瘦狗亂鬻也。立寡人字，是第一日，以歿字，是最後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九字，則中間受托一生履歷也。謙言得保首領耳。實則謂我受宋之社稷於先君，今幸獲全，以歸與夷，是惟大司馬捍禦之力也。

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

劈空說謊，成此靈幻之筆。看他舍與夷，問與夷，寫出先君一片戀子至情，真乃老牛千遍舐犢，石人對之揮淚矣。昔之舍與夷，亦是先君，今之問與夷，亦是先君，全副局面，都推過先君身上，而已無所與於其間。措辭輕玄之極。若問字，其將字，寫得幽冥路上，亦復娓娓成趣，千古滑稽，此爲始事矣。

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

正語只一句，蓋無辭以對之謂悔也。

對曰：羣臣願奉馮也。

又有此一請者。簡與宣公異也。昔者宣公有子與夷不立而立穆公。今穆公亦有馮不立而
屬殤公。將無同乎。故又書此一請。便令穆公重複發揮一通。而意乃暢也。先就孔父口中
出馮字。便覺使出居鄭句馮字不突然。

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爲賢。使主社稷。

能通其意之爲賢。

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

果能默通先君之意而心許之爲德也。舉者不以社稷托衆人而獨托我是也。

豈曰能賢。

註上廢字也。先君之舉我也。曰是夫賢。今如不讓。則人且曰烏見其賢。是廢先君之以我爲
賢也。忽代先君問與夷。忽代旁人笑先君。全是滑稽口吻。

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

先君舍與夷而立穆公。九年於茲。無人能知。故須光昭之也。

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

先君默知我有今日。我又默許先君以今日矣。至今日正先君成功之日。而子乃又有奉澇之請。則是我固不廢先君之舉。而子實廢先君之功也。功卽舉穆公之功也。

使公子馮出居於鄭。

寫得妙。不會讀者只是一句。會讀者又得兩句。昔宣公之不使與夷出居他國也。其事可知也。

八月庚辰。宋穆公卒。殤公卽位。

所謂先君之功也。

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商頌曰。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其是之謂乎。

看他一篇文字。從穆公寫。從宣公處結。使讀者看朱成碧。思紛紛矣。人無不願其子之得國也。而豈知命固出於義哉。宣公若不舍與夷而立穆公。則惡知弑與夷而奪之國者之非

卽穆公耶。前書叔段。後書州吁。此書與夷。得失並陳。以備規覽。左氏之教天下後世。豈不深切彰明者哉。漢昭烈便竊用此意。謂諸葛曰。可輔則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便亦得亮之死心塌地。然較此便露梟雄之色矣。

衛州吁弑其君完

衛莊公娶于齊句東宮得臣之妹句曰莊姜句美。

書娶于齊足矣。又書東宮得臣之妹。何也。書名足矣。又書美。何也。曰此篇爲州吁傳也。夫州吁。嬖人之子也。人之爲名。賤之至也。則先書莊姜之貴。以反襯之。若曰莊姜而徒齊侯之子。是猶疑有嫡庶。若東宮之妹。則非徒曰子而已。是又齊侯之嫡子也。言貴之至也。如是而衛侯別有所嬖者。何也。意或莊姜不能美。與曰又甚美。此又反襯衛侯之嬖之顛倒也。逝不古處。緣絲女治。真可怪也。此下便應接衛人所爲賦頌人也。句却先插無子二字入來者。亦圖章法精潔矣。

而無子句

言莊姜貴則貴矣。美則美矣。或無子未可知。曰是誠有之。先插三字於此。下另作解。

衛人所爲賦頌人也。

引詩是左氏常技。此又一變。蓋又引詩以證成莊姜之貴與美爲不誣也。頌人之詩曰。頌人其頌。衣錦鬻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則可知莊姜之貴。非嬖

人之所得望見也。二章曰：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蛴，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則可知莊姜之美。又非嬖人之可同日語也。三章曰：碩人敖敖，說于農郊，四牡有騅，朱幘鏤鏤，翟裼以朝，大夫夙退，無使君勞。則可知莊姜自齊來嫁，成禮以與公醴，非若嬖人之苟且以卽事者也。其四章曰：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罝濊濊，鱣鮪發發，葭葭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暵。則可知莊姜之僕媵之多。至于紛然滿河，曾無一人肯與嬖人齒者。盛述莊姜之貴，以反形嬖人之賤也。

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蚤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

上文書莊姜既貴且美，獨惜無子。至此忽又補之曰：戴嬀是生桓公，莊姜實育爲子。則又不可言莊姜無子矣。如是，則不知莊公之又娶于生州吁之人也。何故？看他一路用筆，真是絕世奇文。欲書桓公爲莊姜子，則不得不書爲戴嬀生。欲書桓公爲戴嬀生，則不得不書戴嬀爲厲嬀娣。欲書厲嬀之娣生桓公，則不得不書厲嬀亦曾生孝伯。此一行敘事雖多，要誠單重末句，上頭皆閒筆曲折耳。

陰飴甥對秦伯

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咄咄奇文。

秦問晉國和乎。尋常有機變人，只是權宜且對一和字，他偏不然。偏斗然對曰不和，使秦伯反劈面喫一驚。

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讎。二十三字句。

寫得凜凜然。甯事戎狄。加四字妙。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

命。曰：必報德。二十一字句。寫得依依然。有死無二。加四字妙。以此不和。

疾接小人君子二段。言以此不和也。文只是小人曰必報仇，君子曰必報德二句。看他於二句上，又倒裝。小人有小人之事，君子有君子之心。小人有小人之事，君子有君子之心。君悼親，小人之愛君知罪，君子之心，不憚立圉。小人之事，不憚待命。君子之事，於二句下，又加倍四字。云甯事戎狄，云有死無二。然後接以此不和。文字真有貫甲洞胸，滿心滿願之樂。

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感謂之不免。一感字，寫盡小人。君子恕，以爲必

歸。一怨字寫盡君子。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一毒字寫盡小人。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一知罪字寫盡君子。○寫盡小人者。欲秦之不爲小人。寫盡君子者。欲秦之必爲君子也。

秦又問國謂君何。他亦更不別對。仍只將上文小人君子。又接連複寫二遍。以自補其前言之所未盡。真是異樣滿心滿願之筆。無端因一和字。輕輕生出小人君子兩樣名目。却不謂其便借一樣名目來張晉。一樣名目來款秦。於自家口中。自對晉國不和。而於他人耳中。却是晉未可犯。秦未可肆。凜凜然何等凜凜然。依依然却又依依然。使讀者直疑小人君子字。乃是天生成兩峰對起。並非無端輕輕生出。真莫測之奇事也。後對仍將小人君子接連複寫二遍。又妙將胸中所不欲秦如此者。盡寫向小人名下。將胸中所深望秦如此者。盡寫向君子名下。天下卽安有願爲小人而不必爲君子者哉。秦伯此時欲不入玄中。不可得也。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爲怨。秦不其然。異樣跳脫之筆。真弄

秦於軍上矣。秦伯曰：是吾心也。果然入其玄中。改館晉侯饋七牢焉。

貳而執之。至秦不其然。君子自注秦必歸君四字也。只算述其國中私語。而轉換秦伯如在掌上。又一路小人君子文字。皆板板相對。至此忽然於君子口中。獨多作十餘句。使變成異樣。鱗峒跳脫。最爲有好勢矣。通篇排比而愈見精悍。又通篇無一字曾作伏地。可憐之聲。是大奇事。

唱經堂才子書彙稿

古詩解

聖歎外書

古詩二十首

此不推爲韻言之宗不可也。以錦心繡手至此，猶不屑將姓名留天地間，卽此一念，愧殺予。屬東塗西抹矣。夫此念乃古人錦繡根本也。

第一首

讀古人書者，於斷處知其續，於續處知其斷，則金針度人矣。如此詩刺刺不休，豈是買菜求益，其實分之，則疊架二十首，合之，祇屬接成一首，此斷中之續也。而詩家毋論長篇短幅，必以四句一解爲定體，後人見古之樂府，則註曰一解二解等，餘悉不註，遂妄謂其體有異焉。者，不知樂府以示伶人，使知音節停頓處耳。若學士大夫心知其事，奚煩贅論哉。此又續中

之斷也。解體既定，嚴整在此，神變亦卽在此。如此首起法結法獨異。

行行重行行

此句爲二十首總冒。○通首板作四解，而起結兩句，另作一頓。

與君生別離，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一解 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知。
口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二解 相去日以遠，衣帶日以緩。浮雲蔽白日，
遊子不顧返。三解 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棄捐勿復道。

一路先景次情，將以後十九首語意包蘊在內，漸說漸迫，勢如瀉瓶矣。忽用一句截住，縮筆靈妙。

努力加餐飯 四解

又忽用一句掉尾，添筆更靈妙。意其說却忽然止，意其止又忽然說，蜿蜒夭矯至此。○讀至此，覺國風我躬不闕二句，猶爲情淺，真忠孝血淚之言。

第二首

古人用筆。筆筆俱爲全局布置。如用兵者。非算全陣。不可調遣一人也。如此詩。直算至末首。攬衣出戶。引領入房。然後以空房難獨守一句引起。却爲此句不便唐突遽說。故先用序事例補在前。看其通首純用倒敘。真是奇法。笑殺陸機劉鑠輩。每好作擬古。竟不思青青河畔草。古人從何處布置也。

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半解

此祇一解之半耳。凡詩中用半解者有二。有主句而不可盡言者。有賓句而不必多言者。此則賓句也。爲欲敘盈盈一解。故先補敘此半解。

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娥娥紅粉粧。織織出素手。二解

爲欲敘昔爲一解。故又補敘此一解。

昔爲娼家女。今爲蕩子婦。蕩子行不歸。空牀難獨守。三解

此解方是正文耳。然不便唐突遽說者何也。詩中思婦。大約如屈原所擬。旣已委質事人。自當默抱忠悃。則獨守空牀之苦。誰得知之。曰。因見其盈盈皎皎等始知之耳。故先敘前一解。

云云。然彼既非倚門人，亦何敢流盼。曰：爲見青草，因望垂楊，始亦見之耳。故又先敍前半解云云。此特爲思婦存身分處。史漢列傳中常用此倒筆，不意勸言亦有之也。○前首云游子，此以久遊，竟呼蕩子，嚴甚。云媼家者，以喻未委質時所事皆君之義。又云女者，以喻本未失身于人之義，每字俱非浪設。

第三首

此首追敍挽留游子之語，以第三第四解插入第二解中，而以第二解拆開作結，手法又奇。

青青陵上柏，磊磊澗中石。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一解

前以情動，此以道規，立言又進一層。

斗酒相娛樂，聊厚不爲薄。二解之上半解

此本與極晏歡心意，戚戚何所迫，爲一解，却截住云：且將游子之苦道破，方知果不違今日歡聚也。史家兩事夾敍，每有此法。

驅車策駑馬，遊戲宛與洛。洛中何鬱鬱，冠帶自相索。三解

自相索三字寫盡不堪以爲上文相娛樂映襯妙筆妙筆。

長衢羅夾巷。王侯多第宅。兩宮遙相望。雙闕百餘尺。四解

但將門牆描寫而伺候者諷刺自在言外立言之蘊藉如此東坡一生極推重昌黎送李愿序文讀此四句疊和平恍惚相去遠甚此唐宋人用筆每遜秦漢也我願天下學者斷以秦漢爲法。

極晏歡心意戚戚何所迫。二解之下半解

上二解何等不堪方知斗酒真娛樂也如此遙接河源納海矣。○歡處特註心意字卽爲下首伏脈。

第四首

此首卽承上極晏歡心意來言特捨富貴之地而以聚首爲快者惟爲有同心之樂耳。倘心不相知又何貴相聚則捨富貴之地奚爲也。故結處特將前首一翻以見知心之重。

今日良晏會。歡樂難具陳。彈箏奮逸響。新聲妙入神。一解

從前首帶說相聚之樂，是賓句。

令德唱高言，識曲聽其真。半解

借新聲引出高言，因見唱者聽者有相知之樂，是主句，故特鄭重歸本令德，以逼勦下文齊心二字出來。○主句不可盡言，若盡言，便涉學究氣矣。

齊心同所願，含意俱未申。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飄塵。三解

前云極心意爲齊心也，今竟有未申之意，徒成虛願，豈足云歡哉。生若飄塵，恐良會難再，辜負不少矣。故首以今日兩字喚起，卽伏珍惜之意。○意中之人不及與訂，意中之事古今何限。每誦王摩詰哭殷遙詩，使人嗚咽。○第五第六第七三首，俱從此解生出，奇絕。

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無爲守窮賤，軼軻長苦辛。四解

爲知心之難，忽作憤激語，謂卽翻駁前首，又卽牽引後首，極文情顧盼之妙。

第五首

以下三首，俱爲齊心同所願一解，反覆咏歎，而此首卽從策高足句，高字帶來，故通首以高

字起高字結。言富貴之地。知心亦不易也。

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交疏結綺窗。阿閣三重階。一解

浮雲二字。是知希之辭。第一首云。浮雲蔽白日。白日可蔽。則何所不蔽矣。此知音之所以希也。○交疏二句。卽第三首長衢一解筆法。但將樓之外見者描寫。而被蔽處隱然言外。古人諷刺蘊藉每如此。可知臨文罵世。皆不細心學古法耳。

上有絃歌聲。音響一何悲。誰能爲此曲。無乃杞梁妻。二解 清商隨風發。中曲正徘徊。一彈再三歎。慷慨有餘哀。三解

先敘聲。次敘曲。次敘歎。瑣細處。用筆俱有位置。

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希。願爲雙鳴鶴。奮翼起高飛。四解

伯牙常有。而子期不常有。古今每抱此痛。此詩人一片胸襟也。

第六首

以下三首。又交互唱歎。見相知者亦有之。而未必相聚。相聚者亦有。而又非我相知。文情徙

倚真。有橫看成嶺。側看成峰之妙。○八句中只得二解。却用六句並起。二句總結。又一手法。涉江采芙蓉。蘭澤多芳草。采之欲遺誰。所思在遠道。

四句言我。以所思爲心。

還願望舊鄉。長路漫浩浩。聯上作一解。

二句言所思。亦以我爲心。若我在舊鄉。有懷遠道。而彼在遠道。未必念舊鄉。安見同心哉。還願二字。代爲彈淚矣。

同心而離居。憂傷以終老。半解。

同心。雙結思與望。離居。雙結遠與長。一解中。忽用半解。收拾前文。用筆極整齊。又極錯落。非漢魏以下人所能也。

第七首

此首點染處。前後掩映獨絕。

明月皎夜光。促織鳴東壁。玉衡指孟冬。衆星何歷歷。一解。白露霑野草。

時節忽復易。秋蟬鳴樹間。玄鳥逝安適。二解

一路紀時。又一路紀物。絕不露夾雜之痕。敘法可匹月令。

昔我同門友。高舉振六翮。不念攜手好。棄我如遺迹。三解 南箕北有斗。

牽牛不負輓。良無磐石固。虛名復何益。四解

從促織。秋蟬。玄鳥。映逗出六翮句來。從明月。玉衡。衆星。白露。映逗出南箕二句來。皆有蛛絲馬跡之妙。○箕斗牽牛。借用襯染。尤靈幻絕倫。乃知古人使實處。無非鏡花水月。

第八首

以前借閨情之離合。引出人心之異同。遂作反覆唱歎。文勢已如脫轡下坡矣。至此又略頓住。復從閨情提起。備極縱送聲控之法。○起結各作半解。以爲中間三解引帶。手法又別。

冉冉孤生竹。結根泰山阿。半解

婦人節堅。君子情固。如泰山之竹。乃云得所託耳。以反振兔絲女蘿句。

與君爲新婚。兔絲附女蘿。兔絲生有時。夫婦會有宜。二解 千里遠結婚。

悠悠隔山陂。思君令人老。軒車來何遲。三解傷彼蕙蘭花。含英揚光輝。
過時而不采。將隨秋草萎。四解

言兔絲女蘿。則何敢比泰山之竹。故無根可結。而但云一附已也。究竟千里遠隔。過時不采。不特求結根不可得。并求一附亦不可得。則如何如何。情深調曲。十二句竟可作一篇離騷讀。○第九。第十。十一。三首。復從此三解中生。出筆法。鵝翅而下。若蠡心讀之。竟罔測其結胎歸穴何處。

君亮執高節。賤妾亦何爲。半解

前三解恐嫌迫促。又作義命自安語。闕開一宕。掉尾絕有餘神。

第九首

以下三首。俱從前首迴互成文。機扣相接。直是織錦手。

庭中有奇樹。綠葉發華滋。攀條折其榮。將以遺所思。一解馨香盈懷袖。
路遠莫致之。此物何足貴。但感別經時。二解

欲如絲蘿相附不可得。不得不折以往贈。然又疑涉自炫矣。故接云。此物何足貴。但感別經時。時字。卽從前篇生有時時字生來。

第十首

此從千里遠結婚一解翻出。向猶謂長途間阻。故軒車不來耳。豈知只如牽牛織女。相去無幾也。脫化室邇人遠意。

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半解織織擢素手。扎扎弄機杼。終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二解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

三解

妙在疊用雙字。俱從織女眼中意中描出。意中自信爲皎皎。眼中却見爲迢迢。其實一水相望。何嘗迢迢也。

第十一首

此從傷彼薰蘭花一解翻出。向恐與秋草同萎。故自傷過時耳。抑思入非金石。同歸搖落。又何必沾沾以盛衰感懷乎。

迴車駕言邁。悠悠陟長道。四顧何茫茫。東風搖百草。一解 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盛衰各有時。立身苦不蚤。二解 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爲寶。三解

立身處算到榮名兩事。是萬無如何之詞。杜少陵云。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因身前無所効用。聊于身後作虛計耳。寫至此。爲千古忠孝人灑淚矣。○各有時時字。卽從前篇過時時字生來。

第十二首

自第八首復從閨幃提起。曲曲折折。說到榮名爲寶。又是山窮水盡處矣。到此不得不峰迴路轉。卽屈平之託言女嬃漁父也。文境又闢一層。

東城高且長。逶迤自相屬。半解

隨地可託。何似此。然此意却不明說。而但以半解略寫。皆藉藉處也。

迴風動地起。秋草萋以綠。四時更變化。歲暮一何速。二解

借秋草引出歲暮。老大迫人安得不別求展懷之地乎。以下云云。

晨風懷苦心。蟋蟀傷局促。蕩滌放情志。何爲自結束。三解。

引晨風是賓句。引蟋蟀是主句。晨風之詩曰。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既忘我矣。何尙惓惓乎。局促。卽指晨風也。

第十三首

此首有與上首合作一首者。然前是勸諭之詞。此是爲其所勸諭之事也。故昭明選。亦分二首。

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半解。

一多字。前數首中從未經道者。及聞蕩滌放情志之論。而後化耿介爲寬大。所言有變調矣。○前後俱以婦人自喻。惟此首獨以佳人喻君。

被服羅裳衣。當戶理清曲。音響一何悲。絃急知柱促。二解。

當戶理曲。喻求知音也。絃急柱促。喻懷人迫也。特與前棄捐等語意反映。

馳情整巾帶。沈吟聊躑躅。思爲雙飛燕。銜泥巢君屋。三解

馳情二句。十字中心口手足。無不描出。真敘事神手。而於情髓中。忽接銜泥巢君屋句。明明將手拈口痞。一片綢繆心事。和盤託出。詩人本懷。至此吐露盡矣。

第十四首

筆墨如山水然。有融結處。有脫卸處。融結。其着意處也。脫卸。其不着意處也。必有幾段不着意處。以寬前後之步。使一路連綿滔滾。復就舒徐。而後無促音急節之病。如前文幽情熱血。已盡於銜泥巢君屋五字。至此。不得不用急脈緩受法。故以下三首。皆所謂脫卸處也。

驅車上東門。遙望郭北墓。白楊何蕭蕭。松柏夾廣路。一解下有陳死人。
杳杳卽長暮。潛寐黃泉下。千載永不寤。二解浩浩陰陽移。年命如朝露。
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三解萬歲更相送。賢聖莫能度。服食求神仙。
多爲藥所誤。四解

明知雙飛巢屋之遇。必不可得。故聊作達生之言。以自遣慰耳。

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半解

如此塊壘，非此不消。是悲切語。若作豪快語讀，却辜負深情甚矣。

第十五首

此首與前首同意，而爲驅車出門，已離故鄉，遂復有此首，皆餘波也。

去者日以疎，來者日以親。出郭門直視，但見丘與墳。一解古墓犁爲田，松柏摧爲薪。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二解思還故里閭，欲歸道無因。

半解

欲歸故里，其道無因，故復生出後首來。

第十六首

出門觸處傷心，故急急思歸故里。今雖欲歸不得，却不可因此遂損懷抱也。總是無可奈何，中多方自慰之詞，皆餘波也。

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一解爲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愚者愛惜費，但爲後世嗤。二解仙人王子喬，難可與等期。

半解

第十七首

此首該直接冉冉孤生竹一首。而中間却雜入如許波折。文筆縱恣至此。然如此縱筆。而不病開多合少者。中間接縫鬪筭處。自緊逼嚴湊耳。此文之貴有來路去路也。

凜凜歲云暮。蝓蛄夕鳴悲。涼風率已厲。游子寒無衣。一解

陡接前游子兩字。如黃河伏地千里。一旦忽現。

錦衾遺洛浦。同袍與我違。獨宿累長夜。夢想見容輝。二解

於實情中幻出虛景。

良人惟古歡。枉駕惠前綏。願得常巧笑。攜手同車歸。三解

又於虛景中寫出實情。總是空中樓閣。○前不歸時呼爲蕩子。今夢歸時遂稱良人。筆法細妙。

既來不須臾。又不處重闈。亮無晨風翼。焉能凌風飛。四解
盼矐以適意。

引領遙相睇，徙倚懷感傷。垂涕沾雙扉。

五解

少陵夢太白詩亦用羽翼字，但此是覺後語，彼是夢中語，用法各變。○妙在相見時，不敘一語，含情未吐，低回欲絕。

第十八首

上文反覆說來，只說得我思君子，不曾及君子思我，此兩首忽寫既遺書又遺綺，以見君子雖不還歸，然未嘗遂至棄捐，安得不終身盼望也。讀此，乃嘆孟浩然於上前誦不才明主棄詩，可謂不善言情者矣。

孟冬寒氣至，北風何慘慄。

半解

首句呼次句應，即幽風鬻發栗烈，先敘風，次氣，但句倒耳。

愁多知夜長，仰觀衆星列。三五明月滿，四五蟾兔缺。

二解

三百篇中，每有將草木紀時者，如條枚條肄之類，此却脫化爲明月滿缺，用法又變。

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札。上言長相思，下言久離別。

三解

此是三歲後追彼之詞耳。不善讀者，每句作一句讀。善讀者，每句作兩句讀。感其寄時情重，是一句。而寄書在三歲前，已云相思。已云久別。則三歲以後，更當何如。望其寄後情重，又是一句。

置書懷袖中。三歲字不滅。一心抱區區。懼君不識察。三解

自表置書鄭重，是一句。而其字不滅，手札依然，我不敢忘君。君豈反自忘也。望其亦將書鄭重，又是一句。夫古人用筆而有意中之言，言外之意。此賓主旁正之間，貴細察良工苦心也。

第十九首

書是虛言，綺是實物，情又倍切矣。分說由淺及深，妙。○讀法當與前首同。

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相去萬餘里。故人心尙爾。一解 文彩雙鴛鴦。裁爲合歡被。著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二解

前書所敘長相思，久離別，猶未及相聚之樂也。若綺上繡以思鳥，則不忍兩處明矣。故下文又特再註二語云。

以膠投漆中誰能別離此

半解

第二十首

此首總收前十九首。無限熱鬧。盡歸冰雪。知纍纍千餘言。皆從無字句處架造。皆從無字句處收拾矣。○起結兩解。俱自敝。分列前後。獨將敝游子者。作半解插入中間。用筆參差有致。明月何皎皎。照我羅牀幃。憂愁不能寐。攬衣起徘徊。一解。客行雖云樂。不如蚤旋歸。半解。出戶獨徬徨。愁思當告誰。引領還入房。淚下沾裳衣。

三解

看其攬衣而起。將出戶也。然不遽出。而先徘徊焉。既徘徊而出。則已出也。然又徘徊而還入房焉。以喻士君子出處之際。鄭重不苟有如此。數筆。竟將一龍一蛇大作用寫盡。莫謂風雅中無經濟也。○入時仍復引領。知意中原未嘗決絕。忘出。然畢竟以韜晦爲本領。故還入房耳。夫既韜晦自處。則一腔冰雪。豈悲冷落。而不免下淚者。非是自悲。乃悲人也。所云終日以眼淚洗面。山深林密處。往往不乏此等人矣。○讀結句。知二十首字字皆是淚痕。皆從無可奈何中揮洒出來也。○泛觀全文。幾如滿屋散錢。無可收拾。不但作者手忙。且令讀者目眩。

然孔子曰辭達而已矣。此句爲作詩文總訣。夫達者非明白曉暢之謂。如衢之諸路悉通者曰達。水道之彼此引注者亦曰達。故古人用筆一筆必作數十筆用。如一篇之勢前引後牽。一句之力下推上挽。後首之發龍處。卽是前首之結穴處。上文之納流處。卽是下文之興波處。東穿西透。左顧右盼。究竟支分派別。而不離乎宗。非但逐首分拆不開。亦且逐語移置不得。惟達故極神變。亦惟達故極嚴整也。夫古人錦繡如海。不獨韻言爲然。然誠有有心人。由挹勺以觀全瀉。始知徒襲著作之名可已也。而細學著作之法則決不可已也。

唱經堂才子書彙稿

釋小雅

聖歎外書 詩之微言與義，都入易鈔，茲小雅七篇，不過隨俗訓解耳。

鹿鳴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是臣也而賓之，何也？賓之者好之也，好之也者何也？則甚欲其好我也。是臣也，欲其好我，即不敢不好我爾。何用我先好之也如此？夫君臣之間，義雖莫逃，然人則既己人爾，我則既己我爾。人我之見，判然胸中，心礙於口，口又礙心，其嫌其避，未易數也。又豈獨簾遠堂高，體統闊絕之故而已？七八句，一人字二我字妙。此二句，是心曲中私自計較，直從世情極透處算出，交情極好處來，並非面與嘉賓言。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佻。君子是則。是傲。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

上章止言君臣之間。人我融洽。此明其臣實實。夙有實大聲宏之德音。足以化民成俗。而凡身有民俗之責者。久矣。皆則倣不違。然則今日我又安敢臣之而不賓之。賓之則安得不借旨酒以容與其心。德音三句。亦是心曲中私自計較語。非面與嘉賓言。我有一句。則心中計較已畢。然後重出聲勸嘉賓酒。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上二章心中計較已定。此更不須再計較。竟與嘉賓一味飲酒彈琴。疊一句鼓瑟鼓琴者。要寫此時我忘嘉賓是人。嘉賓亦忘我是我。將首章人我二字頓掃。卽此時之和可知。和則樂樂則久。湛字卽淋漓之湛。便寫出以膠投漆。誰賓誰主。一團款至。又終之以旨酒二句者。前望其好。今得其心。至於得其心。則併非一好字之所能喻也。○瑟是堂上之樂。有聲有詩。笙是堂下之樂。有聲無詩。皆工所歌也。末章變鼓瑟吹笙。爲鼓瑟鼓琴。則是輟工歌而自合樂。

想見一時外略君臣內結骨肉此等處須要細心分別

四牡

四牡騤騤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四牡騤騤嘽嘽
駱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啓處

懷歸私恩也王事公義也委質爲臣則不敢以私恩而害公義故四牡騤騤非使臣之所敢
歌也歌四牡者君勞使臣代敘愁苦夫爲君之臣而復作是歌則不得爲臣矣君賢勞苦其
臣而不代之作是歌則不得爲君矣騤騤傳訓行不止妙三四章騤之飛而載下飛而載止
二句正與騤騤字相映成苦語駱馬行者周道行周道者駱馬首章咏周道是苦去路之長
二章咏駱馬是苦長路之必不得不去嘽嘽乃不容氣吼非衆盛也兩豈不懷歸便是思父
母然且不說出

翩翩者騤載飛載下集於苞栩王事靡盬不遑將父○翩翩者騤載飛
載止集於苞杞王事靡盬不遑將母

駟騶固離之飛時也。然欲下欲止之小虫實得自主耳。我爲人之子而竟以王事在身。駕駟馬行周道。駢駢過集。不能自由。上二章猶以君故不敢說破家有父母。至此二章則更不能忍矣。夫上章甫受命而使以親委。非也。此章親缺養而終忍不言。亦非也。先忍後言情之至。義之盡也。要寫欲忍更忍不得意。

駕彼四駟。載驟駸駸。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諭。

妙絕。在說破父母缺養後。反加鞭策馬駸駸前進。以示終不敢以人子之私情。而廢人臣之公義。雖然。臣之身則去。臣之心實苦。是用作歌。將烏烏恩私。上告吾君。看他迴環吞吐。忠孝悱惻。無浪眼淚。

斯干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

厲王流彘之後。周之宮室圯壞。宣王至是中興。更作而落成之。以有此詩也。一章先敘形勝。斯干襟帶於下。南山朝拱於上。此處建造。則託基之固如竹苞。覆蔭之鬱如松茂。後來世世居此室者。必兄弟相好而無嫌猜。蓋追敘未築室時。相其地形有如此好。

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爰語。

妣祖宅鎬卜洛。當時貽謀甚遠。今值圯壞之後。身有似續之責。實乃萬不得已。百堵句。言其弘敞必須如此。西南句。則百堵中前後左右。聯絡貫串之制度也。夫似續妣祖。必須築室。然後得以居處笑語。然則此室豈非中興之要務。此章語氣只如此。勿便犯攸芋攸躋攸甯等句。

約之閣閣。椽之橐橐。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芋。

此正敘築也。板板相乘。杵杵相應。外密緻而風雨除。內堅實而鳥鼠去。凡此者。蓋以中興君

子宅中圖大端在於斯。非爲牆垣也。

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斯飛。君子攸躋。○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噲噲其正。嘒嘒其冥。君子攸甯。

此築成而分彼外朝之壯麗與內室之弘深也。非壯麗也。此固中興君子所升坐以朝萬國。總萬幾。振其外王之業者也。非弘深也。此固中興君子所退處以節勞逸。時寢興。甯其內聖之形者也。

下莞上簟。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維虺維蛇。

上彼新室已畢。此忽然從室生簟。從簟生寢。從寢生夢。從夢生占。別引出下男子之祥三章。看他意思。便與似續妣祖句似應不應。貫射成勢。蓋妣祖有子有孫。此今日所以中興。而妣祖有子孫中興。則後來更不可無子孫也。維熊維羆。維虺維蛇。以深宮至尊。非想非因。此四徵者。胡爲來哉。占是自家記憶。與下大人占異。

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乃生男子。載寢

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嗶嗶。朱芾斯皇。室家君王。○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貽罹。

重生男。生女一章。乃陪之耳。寢之床。蚤正其位也。衣之裳。蚤盛其服也。弄之璋。蚤象其德也。又特表其泣者。乃祖后稷。厥聲載路。今此嗶嗶之泣。誠乃神聖嫡派子孫。信其後來。庶必服純朱而爲天下之王。庶必服黃朱而爲一國之君也。真善頌善禱矣。○篇首言妣祖而不及父者。以宣王之父爲厲王也。

無羊

誰謂爾無羊。二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牝。爾羊來思。其角濺濺。爾牛來思。其耳濕濕。

此詩雖言牧事有成。然必要寫出中興後人物和樂。漸臻富庶氣象。看他兩誰謂爾無句。可見前此凋敝在眼。今乃新得牛羊衆多也。三百爲羣。其羊知定若干。九十皆牝。非特知有若干。盛誇之也。角濺耳濕。旣和且安。卽日盛一日矣。

或降於阿。或飲於池。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簣何笠。或負其餼。三十維物。爾牲則具。

四或字。想牛羊何等適意。簣笠負餼。想牧人何等適牛羊之意。蓋不苦雨。又不苦飢。則恣心任意。從牛羊以終日也。因而數之。爲色三十。無不備矣。祭祀燕享。用之不盡也。

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騫不崩。麾之以肱。畢來既升。

以薪以蒸。則牧人兼爲樵客矣。以雌以雄。則牧人兼爲獵戶矣。又何其閒適。一至於是也。蓋人既適物之意。則物亦適人之意。不惟相習。乃至相忘。日之夕矣。麾肱畢歸。不言牛者。羊尤難馴也。

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旆維旗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旆維旗矣。室家溱溱。

牧人不夢牛羊者。相習則忘也。牧人忽夢衆魚旆旗者。有開必先也。始夢是衆。却是魚。始夢

是旒。却是旒。雖寫夢境迷離。然都是中興初開。由漸而盛之徵。於是獻之於王。而王命大人占之。云是天降豐年。而人成室家。中庸曰。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人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宜王中興之烈。顧不偉歟。

采綠

終朝采綠。不盈一掬。予髮曲局。薄言歸沐。

終朝不盈。心在何處。瞥然置采綠。翻身回家。膏沐以待。一妙於連日之子不在。首如飛蓬。何等幽貞。二妙於今日之子歸期必無移易。何等篤信。真是恩情禮義兼至女子。

終朝采藍。不盈一擔。五日爲期。六日不磨。

之子別時。親口訂期五日。今是第六日。則五日已滿。不磨。言更無不歸理。不須又費卜錢。妙絕在纔過一日。已是負約。偏信是不會負約。

之子於狩。言韞其弓。之子於釣。言綸之純。

之子還不知在何處。却先已算其於狩於釣。且不惟之子於狩於釣。連自家亦先於狩於釣。

又恐人譏女子不應出閨門。已先算一解之辭。曰謹爲之子張弓綸繩乎。總之。只爲之子未歸之子一歸。卽常無處不雙雙並在。

其釣維何。維魴及鱖。維魴及鱖。薄言觀者。

隨筆就釣上問之子所得何魚。之子若曰魴鱖也。疊一句。香口接之。曰魴鱖也。則我欲觀此魴鱖也。全用一段整意。寫恩愛出來。後來樂府感郎千金意。回身就郎抱。便是此副意態。

黍苗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

宣王封申伯於謝。發徒南行。營造城邑。而命召穆公董其事。於是徒役於初發遣時。作是詩。悠悠言此行馳驅飢渴。其苦正未有限。與二三章我行旣集。相望成文勢。

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旣集。蓋云歸哉。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旣集。蓋云歸處。

棄家遠行。竭力受苦。誰當甘之。却因一召伯周詳體悉。恩勤撫慰。於是衆人競共爭先。八我

字妙。是無數人一齊奮發。各顯效力。喧喧雜雜如畫。既集云歸。則無數人自言今日此行。至歸時亦甚易。歸哉者。言少不得只在眼前。便有已歸之日。歸處者。言不惟已歸。且已處也。

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

此又一面走。一面算。此行營謝。非一二有限之功而已。凡城郭宮室。宗廟社稷。一一嚴正。其事匪細。然則仗我徒踴躍征進。其亟亦匪細。而實則與吾徒小人何與哉。謝功。則惟召伯悉心營之。我等征師。則惟召伯苦心成之。微召伯。征師安肯行。謝功豈便畢乎。

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甯。

五章妙絕。不惟營造以隆申伯。兼隆及申伯所新封之民。不惟謝功既成。而衆人得歸爲快。兼以謝之後日。君民豐樂。而以甯我王心爲快。一篇苦役詩。直寫到這裏。可見國有大事。所託大臣。關係極不小。

隰桑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既見君子。其樂如何。○隰桑有阿。其葉有沃。既見

君子云何不樂。○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愛故顯見得見故樂。如一章其樂如何。連自家想不出來。二章云何不樂。爲正想不出。再反想。畢竟想不出來。三章德音孔膠。將君子之可樂。與己之樂君子。說到膠固不可別離。然亦只是覺得如此。至其所以然之故。到底原想不出來。若真要寫出來。也不難。只是心乎愛矣。四個字。雖然要說。也有甚說不出。却只是不要說出好。二句三句。欲吐還吞。無限作態。於是又另文終之曰。何日忘之。愛故須見。既見只是愛。見則今日既見。愛則何日始忘愛耶。○此詩前三章極力說樂。第四章極力不說愛。又前三章極力說樂。却說不出。至第四章極力不肯說愛。却說得盡情。樂府思公子兮未敢言。是從此變化出。又心說君兮君不知。亦從此變化出。

唱經堂才子書彙稿

釋孟子四章

聖歎外書

第一章○大凡一部書初開卷必有壓面第一章。如織錦人先呈花樣。如拏棒人先叶門戶。今此則正孟子一部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之壓面第一章也。一部七篇純說仁義。純說仁義可以致於王道。故此章見梁王。劈面大聲。便叫仁義。便見生平一肚皮真才實學。更無第二人可以攙行奪市。便見以下作書七篇。只是這個花樣。只是這個門戶。

孟子見梁惠王。不是梁王要見孟子。是孟子自見梁王。正是一肚皮仁義。可以致於王道。連夜要發揮出來。全不顧他抱玉自薦之嫌。王曰。叟。不是尊敬孟子之詞。亦不是奚落孟子之詞。乃是反借梁王口中寫出一肚皮仁義人。此時已是晚年。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王開口先呼叟。孟子便開口亦先呼王。應對之禮也。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接口便截住他利字。然後輕輕換出自己胸中仁義字。下另開

作兩節詳辨之。

看梁王口中有一個亦字。孟子口中連忙也下一個亦字。真是眼明手疾。蓋梁王利吾國三字。全是連日耳中無數游談人說得火熱語。今日忽地多承這更下顛。少不得也是這副說話。故不知不覺。口裏便溜出這一字來。孟子聞之。却是喫驚。奈何把我放到這一隊裏去。我做得千里遠來。若認我如此。我又那好說話。遂疾忙於仁義字上也下他一個亦字。只此一個字。早把自己直接。在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後也。看他耳朵裏。箭鋒直射進去。舌尖上。箭鋒直射出來。是何等精靈。何等氣魄。後來經生。只解於利字仁義字。赤頭力爭。却全不覷見此二個字。○梁王口中一個亦字。便把孟子看得等閑。孟子口中一個亦字。便把自己攆得鄭重。梁王亦字。便謂孟子胸中抱負。立談可了。孟子亦字。便見自己一生所學。迂遲難盡。只這兩個亦字。鋒針不對。便已透露王道不行。發憤著書消息。○道樹問。別有書云。夫仁義固所以利之也。可見利只是利益字。如何孟子於下節。却把作富強字。只今試代梁王細貼語氣。利字畢竟輕輕用來。必若硬要他認作富強字。語氣不通。教人如何服答。孟子下節也。並不會把利字當作富強字。其所以必欲力爭者。蓋為仁義心地公。利字心地私。仁義氣候遲。利字朝不待夕。孟子滿肚皮王道。與當時之人水火不謀。只是爭這個道理。

王曰。何以利吾國。牒上王口中語也。大夫曰。何以利吾家。看他全不顧王。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也不顧王與大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利字當面變作危字。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看他危字。還不盡興。偏要說出弑君二字來。又偏要的的確確說出來。恰似親眼見過幾遍。萬取千焉。千取百矣。不爲不多焉。百忙中。又忽作遊戲語。筆法飛舞。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蹙。兩不字好。算入他心窩裏。

一國中如王如大夫如士庶人。交口說利。而未幾被弑。恰是爲頭曰何以利吾國之王。看他文字。便如千把刀一齊戳。○明明是利字。不消一二語。倏忽變作危字。一變又竟作弑其君字。已又變作不奪不蹙字。越變越怕。越變越確。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看他上節作風毛雨血之筆。此節另作祥雲瑞鶴之筆。

不正說仁義必有如何好處。却只云未有未有。蓋是要王深信其理之必然。而不可驟圖其事之果然也。何則。仁義則王道也。王道無一二年不功。故一入門。口未及開。便先爭亦字者。正以此仁義者全是氣候中事。使如梁王口中亦字。則必須旦夕之間。立有報効。方始快心。

夫孟子生平所學，則豈有如是之事哉。（親亦君也，自仁視之則爲親，自義視之則爲君，入骨入髓之謂不遺，趨事赴功之謂不後。）言利者其鵠疾，故寫之亦用疾筆，看他將兩字又分作兩句，用兩未有兩者也，紆遲對立，只此便是化工文字。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一節辭氣太利害，一節辭氣太迂遲，於王爲難堪矣，故又呼王一聲。

前一振，後一繳，只用二語，顛倒而成，文字又整齊，又變動，此人所同知也，豈知前先接何必曰利，是劈面便搶，此倒找何必曰利，是帶口輕拂，前徐稱亦有仁義，是特換新題，此緊承亦有仁義，是趁熱便趕，前不得不前，後不得不後，此總是化工文字也。（非錦心繡口人不知，非冰寒水冷人不知。）有意無意，又寫一亦字，分明引王作一路。

第二章○又大書孟子見梁惠王，可見此章又是一部七篇之壓面章也，云何有兩壓面，蓋孟子既是一肚皮王道，則何故不見試於當時，須知初見梁王，便是這些人物，因將妙筆畫取一幅出來。（一部七篇，是蘊得如許一副學問，須一面章壓之，一部七篇，是遭着如此一般人物，又須一面章壓之。）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雁麋鹿，曰：「十一字句，賢者亦樂此乎？」孟

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看王口中有一亦字，分明不敢以賢者自處矣。何圖孟子劈面接口，鑿鑿分開賢者不賢者，又與作十分險語。云而後樂此，雖有不樂，真乃抽刀直截，使人喫驚。（如此人，胡可不教喫驚。）

前章孟子見王，王曰叟，只一叟字，便是雙眼注面。此章孟子見王，王顧鴻雁麋鹿，只一顧字，便是禮貌大衰。且曰賢者亦樂此乎，賴是孟子妙口，急將賢者二字接住，又開出下去一篇文字耳。不然者，渠賢者亦三字，只是開口閒噓，意思已全在樂字此字，一片純是驕聲音顏色矣。想見昨日仁義二字，大不入耳。（前章有頭有結，此章有頭無結，又前章總頭總結，此章總頭分結。）

詩云：上出語過險，不得不引文。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麋鹿攸伏，麋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物魚躍，引文竟。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不單說文王有臺沼，又必硬下以民力三字，想見用筆之奇矯，而民歡樂之，硬下歡樂之三字，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此二句，註上歡樂之也。言民之歡樂，何以爲證，以此爲證也。樂其有麋鹿魚鱉，又言

究竟其何以得此於民，則爲樂其有卽我有也。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結賢者，看他引詩後，筆筆鼓舞而出，寫樂便寫來樂殺人。

湯誓曰：引文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引文竟民欲與之偕亡，便將引文覆述一句，更不自費筆墨，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結不賢者。

看他引書後，便作氣盡語，更不別費筆墨，只將偕亡重擱一句，寫不樂便寫來不樂殺人，真正化工文字。（只看此二章四段文字，便知寫憂危事用快筆，寫精微事用大筆，皆不知文者也。孟子用筆之法則如此。）○前一節既有古之人三字，則後一節亦常有今明明兩節對立，並是引古，而一有一無，其法最妙。蓋前節特標古之人，是明說不是梁王，後節缺無此字，便是明說梁王，却又如與之諱然。

第三章○何意梁王口中，忽有盡心二字，正是搔着孟子癢處，通篇更不顧渠是問何等，我只說自己胸中所有盡心之法，夫盡心者，三王所以得天下之道也。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詳有十二字。河東凶亦然，略只二字。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若又寫作盡字，便疑用而未盡，故改寫作用字，言尙且不用，何況於盡也。鄰國之民

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梁王一意只圖併吞鄰國之民。却又自揣別無長處。只有頻年移民移粟一事。頗覺自著勤苦。遂輕輕稱述以爲盡心。乃孟子纔聞。更不與作理會。只就他說話中間。抽取盡心二字去。其餘都以戲答之。除首句盡心二字爲孟子所甚喜。作正答外。餘如歲凶移民移粟作一段。察鄰加少加多作一段。察鄰段。先作笑人敗兵戲答。歲凶段。末作殺人罪兵戲答。又是一樣章法。

孟子對曰。王好戰。突以戰喻。可謂無因。便隨手加三字作之因。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旣接。纔鼓纔接。下便書走。此句之下。下句之上。並不見書如何戰。喻之奇妙如此。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四字妙。言非戰也。曰。王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先以戲論了其加少加多一段。

中間自不遠農時起。至末之有也止。方是橫割梁王口中盡心二字。快說自己胸中一副盡心方法。今此一段。則只作戲論。以先了其加少加多之問也。○此喻之奇絕妙絕。却在無字句處。蓋於國有盡心。於戰亦有盡心。如鼓旣作。刃旣接。此正戰之盡心之時也。乃今並不見

其如何浴血苦戰，却只是一樣闕然北走，而顧欲於一樣北走之中間，強分誰優誰劣，因而妄欲笑人，看他於既接字下，棄甲字上，分明藏一缺文，以喻此處全不盡心，却只以吾之五十步爲盡心於百步者，此雖梁王亦不覺啞然一笑，曰：是亦走也。夫孟子以戰喻，豈以走喻哉？慧眼人自覷見。（觀五十步與百步，均不盡心於戰，則知梁王與鄰國，均不盡心於民，夫盡心之道則何如？）

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此皆百姓自然之利，猶未經王者之盡心也。三不可妙，百姓本有如是大利，爲何却致凶年？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此使民使字，是不可勝三字所使，與王者無干。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分明寫出一幅上世耕鑿太平之圖。

將寫王者盡心方法，而必先寫此者，以見王者自必欲盡心於民，而民則又實實不勞，王者盡心，看他自家農時，自家洿池，自家山林，自家穀與魚鼈，不可勝食，自家材木不可勝用，自家養生喪死無憾，夫民自幼而壯而老而死，其有何事，曾欲勞上之人之盡心者哉？養生喪死四字，是四事，不是二事，蓋養是養父母，生是生子孫，喪是喪他人，死是死自己，四字便盡

小民一生事務。故養生喪死無憾。猶云一生事事無憾也。不是養其生。送其死。要知此是字法爲句法。真正大筆如扛。寫成此一幅文字。便想得未有王者以前。民享天地自然大利。原來如此富厚。便想得王者處天地之後。只是略略補救。雖說費盡心力。於民實無增加。便想得民之不望王者盡心之事多。其望王者盡心之事最少。便想得古之王者其一心圖盡於民之時。其一眼先看見民本有如此一段快活。便想得王者及至既已盡心之後。亦只遼得民這一段快活。便想得王者一面正盡心。民一面正不知。便想得王者盡心。只盡心於民之心地。不盡心於民之衣食。夫民之心地。或有參差。是待經紀。若其衣食。本自富厚。何待憂勞耶。故曰衣食富厚者。王道之基也。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三個可以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一個不。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二十二字句。道樹云。鄰不見其往。我不見其來。遂以爲不王。然而安能不王耶。此句反寫最妙。

此正寫王者之盡心也。不知文者。見每句上半。皆爲衣食作計。便錯認盡心在此。殊不知王

者有功天地。只是於百姓心地上誠極苦心。何謂心地。所謂孝弟之義是也。孝弟之義之在百姓之心。雖固其所自有。然而終必待其油然而生。而會不可得而力致。其間王者惟知其然。於是先悉算民之家中。五十者須衣帛。七十者須食肉。我今代他籌畫。如何便得以衣帛。如何便得以食肉。民之家中。數口不可以飢寒。我今代他籌畫。如何便得以無飢寒。因是悉心悉計。爲之制畝授宅。栽桑養畜。事事完全。色色停當。可以衣帛。可以食肉。可以無飢寒矣。三可以字妙。見雖不會教他孝弟。然已不怕他不孝弟矣。何則。其家中已盡有孝弟之具矣。夫然後升之於庠序。董之以師儒。此時出視道路之間。尙有頽白負戴者乎。無之一不字妙。見孝弟之義已效也。（頽白不負戴於路。則在家衣帛食肉可知。倘有老而無子之人。奈何。道樹曰。是以王者教民以孝。又必教民以弟也。）此節雖有多句。而其實只是孝弟之義一句。前三句只爲籌畫三可以。而三可以只爲興庠序也。○三可以句。如布好棋子。興庠序句。如下棋。布好棋子。也只爲下棋。下棋也只下這個棋子。（此節如更分養分教。則又用上節何爲。）七十者必須衣帛食肉。黎民只是不飢不寒。二不字妙。寫他何等孝弟。便似孔子門人矣。豈復田中之夫哉。（經生不知是事。只道老者要衣帛食肉。黎民要不飢不寒。兩句平敘。）○七十者衣帛至未之有也。二十二字爲句。作結語。我常於飯過啜茶時。徐步塔前。

低低哦之。恍然見三代盛王。孝弟之教已成。儼然只在今日。此淡黃日色中。渠又何曾起心發念。真要王天下哉。固知孟子反結之妙。○讀此節。真欲崩角稽首。感謝王者盡心。然到此化行俗美之後。不惟衣食是民自己衣食。連孝弟亦是民自己孝弟。此時王者所盡之心。竟在何處。任是天眼通人。也更指不出來。夫帝力何有之哉。豈欺我哉。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此是常年。塗有餓殍。而不知發。此是凶年。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四字妙文。○王不罪歲。然則罪誰哉。曰王自罪耳。王之自罪奈何。曰亦學古盛王之盡心耳。斯天下之民至焉。豈特鄰國之民至哉。

歲凶無策。固也。歲之末凶。亦無策乎。夫常年不知檢。以致凶年無所救。然則凶年正是吾王親手所與。猶如殺人者之兵。正是親手所操也。而猶徒推移於河東河內之間。而曾不知己之倉廩是發。人死則曰歲耳。歲耳。此一段補作戲論。以了其移民移粟之間也。○何故梁王所問。都是戲答。一者只好把作戲。原不可莊語。二者一作莊語。便嫌與中間文同。

第四章○承教則承教也。又加一安字。此何說乎。如七十二子。無不承教孔子。而不見加安字。則豈有未安心者乎。只此一字。明是縱慢之極。且孟子生平。塞天塞地一副學問。只

是致君王道。而王道之有始有卒。只是當庶之後。興起孝弟。然則如上章者。可謂言之詳矣。梁王顧不此之再拜受教。而又自於他日。紆遞別請。嗚呼。昨已有教不承。今卽又承何教乎。可恨可笑。可憫可痛。莫是爲甚。故孟子通篇亦更無一正說話。純用異樣劍胸挖心之筆。他說安。我偏要教他不安。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陸發奇語。使人莫措。曰。無以異也。看他口氣。全不在意。如此奇問。亦不驚。亦不怪。以刃與政。有以異乎。語益發奇。咄咄相迫。何其甚耶。曰。無以異也。只是亦不驚。亦不怪。世上豈真有如是承教之體耶。活畫出安字來。

此等文只爲幼時。怕先生朴。不免讀得爛熟。到今便不覺其奇怪。今須要知得此真是極奇怪文字。昔人相傳神醫華陀。以押不蘆草飲人。便能爲人破腹換腸。今孟子正是這副手段也。蓋梁王既是發願承教。卽如何口中又有安字。中於身體。便是麻木不仁。中於心。便是冥頑無縫。孟子此時三分是發怒。七分是垂憫。因急用破腹換腸之法。他說要安。我便要教他不安。因劈頭問個殺人二字。於殺人下。分梃分刃。自來也曾無這個問法。且又不但一問而已。接連又問。乃至於殺人下。分刃分政。看他一矢摩腹。一矢拂脊。任是土木石頭。也須動心。

變色而梁王只安安地說個無以異也。○道樹曰：刃所以殺人，固也不聞挺亦以殺人，殺人何事，而乃以挺，此以挺殺人之人何人乎？爲梁王者，便應驚問，今却不然，可知渠不把殺人放在意裏，然此還是影句，若至下以政殺人，則分明道着下官，真可謂駭絕矣。渠亦只是不把來放在意裏，故下文孟子狼下辣語。

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再發奇語，只是不醒，獸相食，且人惡之，作此縱送之筆，爲民父母句。○看他偏插此四字，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爲民父母也。

王勿推醉中夢中也。王一則曰無以異也，再則曰無以異也，豈吾今日則與王姑且爲是閒中評論乎？夫以政殺人，則實有其跡，與其人，何謂其跡，率獸食人是也，何謂其人，爲民父母者是也，何謂爲民父母而率獸食人，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是也，看他筆勢，如飛刀插屏，用刀過猛，其靶猶動。（梁王於此時，猶得自安否）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引文爲其象人而用之也。其者，作俑之人也。○象人猶不可，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其者，梁王也。王前稱其體之所無，故知此爲孟子自己唧唧怨怒之辭，雖在王前，已不復正告王也。聽王之自聞之。

既下辣語後，忽然想着仲尼惡佞，曾有無後之言，於是索性刺其鉅創，若曰作俑象人，猶當無後，今以爲父母之人，而使其子弟飢死，獨不當無後耶？蓋既已父母之心肝爛盡，定應得此無子弟之報，便似不曉其有所愛太子新虜一事。（看他通篇殺人字起，無後字止，句句險仄，字字狠辣，只爲篇初一安字。）○道樹曰：如之何其妙，通篇辣語，獨至此句，忽作呦呦咽咽之聲，想是無後二字，刺心失色過甚，故特變一調收之。

唱經堂才子書彙稿

批歐陽永叔詞十二首

聖歎外書

長相思美人

深花枝淺花枝深淺花枝相並時花枝難似伊四句十八字一氣注下中間更讀不斷真是妙手○看他四句有四個花枝字兩個深字兩個淺字○玉如肌柳如眉愛著鵝黃金縷衣啼粧更爲誰後半不稱

只看前半闕不用一字祇是一筆寫去却成異樣絕調後半闕偏有許多玉肌柳眉鵝黃金縷啼粧等字偏覺醜拙不可耐然則作詞之法固可得而悟也

訴衷情春閨

清晨簾幙卷輕霜呵手試梅粧都緣自有離恨故畫作遠山長卽有恨亦

何與畫眉事。以畫眉作使性事。真是兒女性格也。○思往事。惜流芳。易成傷。未歌先
歛。欲笑還顰。最斷人腸。

踏莎行 寄內

候館梅殘。溪橋柳細。草薰風暖。搖征轡。殘字細字。寫蚤春如畫。○搖字不知是草。
不知是風。不知是征轡。却便覺有離愁在內。離愁漸遠。漸無窮。迢迢不斷如春水。
此二句只是敘愁。却已敘出路程。上三句只是敘路程。却都敘出愁。其法妙不可言。○寸寸
柔腸。盈盈粉淚。樓高莫近危欄倚。此七字。從客中忽然說到家裏。平蕪盡處是
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此十四字。又反從家裏忽然說到客中。抽思勝陽羨書生矣。

前半是自敘。後半是代家裏敘。章法極奇。○杜詩。今夜鄜州月。閨中只獨看。此便脫化出樓
高句。遙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此便脫化出平蕪二句。從一個人心裏。想出兩個人相思。幻
絕妙絕。

減字木蘭花 豔情

樓臺向曉。澹月低雲。天氣好。先說樓臺。翠幙風微。漸說到翠幙。宛轉梁州入破時。漸說到人。○香生舞袂。先說舞袂。楚女腰肢。天與細。漸說到腰肢。汗粉重勻。漸說到汗粉。酒後輕寒不著人。說到輕寒不妨。則妖淫之極。不可言矣。

看他前半闕。從樓臺翠幕說到人。後半闕。從衣袂腰肢汗粉說到說不得處。有步步生蓮之妙。○衣袂腰肢汗粉還說得。至末句真不好說得矣。今驟讀之。乃反覺衣袂腰肢汗粉等句之尚嫌唐突。而末句如只在若遠若近之間也者。此法固非俗士之所能也。○前半之末句。只說梁州入破。便暗藏一妙人。後半之末句。只說春寒無妨。便暗藏一妙事。真是鏡花水月之文。

又歌姬

歌檀斂袂。繚繞雕梁。塵暗起。起平平。又塵暗起字。殊礙下留住行雲字。柔潤清圓。百琲明珠一綫穿。用紫紫貫珠。又用百琲明珠字。謂之半借法。○櫻唇玉齒。天上仙音心下事。天上心下。闕成七字。不知是千槌百琢語。不知是天成語。○更妙於心下事。

定當私暱穢褻，却用天上仙音四字冠之，便妙不容言。留住行雲，此只用過雲事，又用行雲字，蓋用字略略影借，便可化陳爲新也。滿座迷魂酒半醺，只七個字，便灑括淳於髡臣飲一石一段奇文，而反覺妖豔過之。

生查子 春恨

去年元夜時，前後兩提頭，只換一字，章法絕奇。花市燈如畫，第二句燈，月到柳梢頭，第三句月，人約黃昏後，第四句人。○四句寫得目眩心蕩。○今年元夜時，月與燈依舊，月與燈，只三字，便將前第二第三句繳過，依舊，只二字，便將前花市如畫到柳梢頭八字重描，真奇絕之筆。不見去年人，淚滿春衫袖，只爲此句，生出一章來，其法可想。

○又妙在仍用去年二字。

看他又說去年，又說今年，又追述舊歡，又告訴新怨，中間凡敘兩番元夜，兩番燈，兩番月，又襯許多花市字，如畫字，柳梢字，黃昏字，淚字，衫袖字，而讀之者，只謂其清空一氣如活，蓋其筆法高妙，非人之所及也。

又卽事

含羞整翠鬢。得意頻相顧。雁柱十三絃。一一春鶯語。此二句之妙。人未必知。予不得不說。蓋從十三字。生出一一字。從雁柱字。生出鶯語字也。○嬌雲容易飛。夢斷知何處。如此用夢雲事。便如曾未經用。深院鎖黃昏。黃昏如何鎖得。且鎖黃昏與人何與。只說鎖黃昏。更不說怨。而怨無窮矣。陣陣芭蕉雨。

邇來填詞家。亦貪得好句。而苦無其法。遂終成嘔噦。殊不知好句初不在風雨珠玉等字。餽而成。只將目前本色言語。只要結撰。絜耀得好。便覺此借彼襯。都成妙語。如此詞。第三四句。一一字。只從十三字注瀝而出。爲語字。只從雁柱字影射而成也。苟若不得此法。卽鬆枯血竭。政復何益。

瑞鷓鴣有見

楚王臺上一神仙。眼色相看意已傳。見了又休何若夢。坐來雖近遠如天。不恨休。反恨見。不恨遠。反恨近。妙妙。○何若夢。言不如夢也。一本作還似夢。非。○隴禽

有恨猶能說。承見了又休句。江月無情也解圓。承坐來雖近句。句句字字恨極。更被春風送惆悵。落花飛絮兩翩翩。落花喻彼。飛絮自喻。索性把眼色相看。坐來雖近。一發說決撒了。省得牽腸弔肚。又一結法也。

蝶戀花 春睡

海燕歸來栖畫棟。簾影無風。花影頻移動。輕輕闌出簾影。花影妙妙說無風。又說移動。說移動。又偏說無風。深閨獨坐。活畫出來。半醉騰騰春睡重。綠鬢堆枕看雲擁。○翠被雙盤金縷鳳。憶得前春。有個人人共。前春人共。何日忘之。却偏說盤被雙鳳。因而憶得。蘊藉之極。又映襯之極。花裏黃鶯時一弄。日斜驚起相思夢。通篇說睡。結只輕輕一掉轉。

余嘗言寫景是填詞家一半本事。然却必須寫得又清真。又靈幻。乃妙。只如六一詞。簾影無風。花影頻移動。九個字。看他何等清真。却何等靈幻。蓋人徒知簾影無風是靜。花影頻移是動。而殊不知花影移動。只是無情。正爲極靜。而簾影無風四字。却從女兒芳心中仔細看出。

乃是極動也。嗚呼。善填詞者。必皆深於佛事者也。只一簾影花影。皆細細分別不差。誰言慧業文人。不生天上哉。

又閨思

庭院深深深幾許。問得無端。三個深字奇絕。唐人詩。每以此爲能。楊柳堆烟。寫出深深。簾幕無重數。寫出深深。玉勒雕鞍遊冶處。樓高不見章臺路。只爲此五字。便怨到庭院。○襯入樓高字妙。猶言如此尙然也。文家有加染法。卽此。○雨橫風狂三

月暮。門掩黃昏。無計留春住。留得無端。淚眼問花花不語。問得無端。○問花。待得花有情。花不語。怨得花無謂。亂紅飛過鞦韆去。人自去遠。與庭院何與人。人自不歸。與春何與人。人自無音耗。與花何與人。亦可謂林木池魚之殃矣。

通篇不出正意。只是怨庭院。怨春。怨花。章法奇甚。○楊柳堆烟句。是襯庭院句。雨橫風狂句。是襯留春句。亂紅飛過句。是襯問花句。凡作三段文字。須要分疏讀之。不得混帳過去。

又蕩船

永日環隄乘彩舫。烟草蕭疎。恰似晴江上。天成妙景。天成妙句。水浸碧天風
皺浪。菱花荇蔓隨雙槳。○紅粉佳人翻麗唱。驚起鴛鴦。兩兩飛相向。且
把金樽傾美釀。休思往事成惆悵。從麗唱生出鴛鴦。從鴛鴦生出往事。文字只是
一片。

從來詞家多以前半不堪。生出後半不堪之情。此獨前半寫得蕭然天放。後半陡然因麗唱
轉出鴛鴦。因鴛鴦轉出往事。又是一樣身分也。

又探蓮

越女探蓮秋水畔。窄袖輕羅。暗露雙金釧。九個字。只寫得上句中一個探字耳。却
亦只須寫一探字。便活畫出越女全身。此顧虎頭所謂須向阿堵中落筆也。照影摘花花
似面。上影是水。中面。下花。是水。中花。造語靈幻之極。芳心只共絲爭亂。花似面。卽知面
似花也。便趁勢寫出他芳心來。却又以藕絲貼之。細妙之極也。○鷓鴣灘頭風浪晚。霧
重烟輕。上句之下。下句之上。合以七字寫景。謂之兩讓法。不見來時伴。妙妙。不因此五

字便是探蓮，不足詠矣。○從探蓮上，却想出此五字，豈非天才。隱隱歌聲歸棹遠，風浪七字，是寫此。隱隱七字，是寫彼。又一是一是寫見，一是寫聞。離愁引著江南岸，因其著岸而知其心愁也。却反云愁心引之著岸，此則練句之妙也。○畫出小心怯胆，令人讀之猶憐，何況親見其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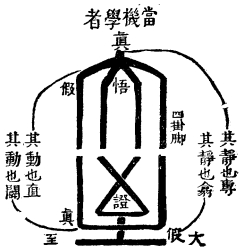
唱經堂才子書彙稿

易鈔引

訂定卦位歌

乾坤而後有屯蒙，需訟師比小畜履。小學卦終泰否始，同人大有及謙豫。隨蠱臨觀噬嗑賁，剝復无妄大畜配。頤大過兮到坎離，上經三十卦如是。下經咸恆遯大壯，晉與明夷家人睽。蹇解損益又夫姤，萃升困井革鼎繼。震兮艮兮漸歸妹，加以豐旅及巽兌。渙節中孚小過來，既濟未濟三十四。

先師大哉至哉結制解制圖



第十講座

經子南極

若升于

咸池

大地

東北

東北

坤內一筆
首楞嚴三昧

乾內一筆
電光三昧

唱經堂才子書彙稿

通宗易論

聖歎內書

義例

讀書常先明義例。義例明。雖五千四十八卷。如指掌耳。大易爲改過而作。是必有義。有義因以起例。例之所在。義之所在也。義文例在乾坤二畫。周公例在用九用六。孔子學易。韋編三絕。鐵槌三折。漆書三滅。遂自立爲例。曰陰陽剛柔。仁義。而於陰陽剛柔中。確然見伏羲正。文周中。天地正。聖人中。上經中。下經正。因更有例。曰中。曰正。而又櫟括之曰時。然則陰陽剛柔者例之始。乾坤者例之又始。故曰乾坤爲衆卦父母也。由乾坤迄既未。一半是人。一半是法。約法爲天地。約人爲聖人。於是遂分天地聖人爲兩大科。上經發揮天地文字之卦。下經發揮聖人修行之卦。天地者未學之聖人。聖人者新學之天地。而天地一科。又分爲二。聖人一科。亦又分爲二。乾坤坎離爲天地。截然四句。震艮巽兌爲聖人。只二句。坎離者天地之神妙。艮兌者聖人之

神妙。又泰否既未。聖人所建立之天地。咸恆損益。聖人所成就之天地。總之從義出例。從例入義。其中有樓閣卦（千樓萬閣重重涉入）有光影卦（光光相屬影影相注）苟不明於聖人樓閣辨才。光影筆法。徒然讀此卦不通彼卦。是則名爲樞樞而已矣。夫乾坤之畫。不生於聖人心中。乃生千萬物分中。有乾坤。遂有六子。因而相錯爲十六。相激爲六十四。此皆萬物分中事。而聖人因之。十六卦者。句卦也。其領義大。四十八卦。字卦也。其領義小。合之爲乾坤一章。乾約人之卦。聖人之卦也。坤約法之卦。天地之卦也。大哉乾元者。健元也。元之健者也。至哉坤元者。順元也。元之順者也。乾約一心最小。而一心不住於一心。如龍之御天最健。故曰大。坤約萬法。而法法各住於本位。如馬之行地最順。故曰至也。六十四卦。總之一卦乾。一卦坤。乾坤爲論義兩大端。叩其兩端。竭於既濟未濟。是故乾坤易之門。易之蘊也。乃若乾宜用十。而今用九者。彼所具足之德。內減一數。蓋我德也。故曰用九見羣龍元首吉。坤宜用五。而反用六者。向所簡去之一。特特於坤中見。故曰用六利永貞。究之以坤之六。繫乾之九。不過五焉十焉。故曰五十以學易也。五者天地之盛德。十者聖人之大業。方圖以十六卦五其中。圓圖以十六卦十其際者也。仲尼通體是易。五十知天命以前。曰立。曰不惑。義本乎乾。知天命以後。曰順。曰矩。義全乎坤。而又何有大過耶。小過。天地自然之過也。過而不留。如飛鳥焉。自非聖人。不能寡過。而或武過。

駁駭乎成大過耳。故上經坎離未開。談說之卦。終於大過。下經既未未開。修成之卦。終於小過。小過者。大易之崑崙源星宿海乎。夫胸具萬理。譬之網有萬目。而張網得魚。止掛一目。是故名卦。約性而論。伏羲六十四卦也。約修而論。文王六十四卦也。卦如繫結。爻爲解結。聖人設一卦。學者將安坐卦中。聖人搖六爻。學者得動出卦外。內三爻體也。九二六二。爲體之體。是曰發。外三爻用也。九五六五。爲用之體。是曰揮。發文考所未發。卽揮文考所已發。所謂雜物撰德。辨是與非。非中爻不備者也。初與三。旁通其二。爲體之用。上與四。旁通其五。爲用之用。故曰六爻發揮。旁通情也。知中爻之爲經。則知旁爻之卽傳矣。乃下經咸恆卦。似宜以足上。而反用起下者。咸恆在坎離後。爲沐浴卦。蓋上下篇之紐也。上篇自屯蒙馴及於履。乃煨煉學者。至泰爲入大之初門。下篇自中孚小過。逆推至豐。乃攷驗聖人。以損爲證聖之實事。故莫樂於泰。泰卦上篇之門庭。莫苦於損。損卦下篇之塗徑。由也升堂。得聞泰卦也。未入於室。損卦未就也。又全經實以坤始。爲法因人顯。故始於乾。是爲始始。全經實以既濟終。爲人適如法。故終於未濟。是爲終終。合而論之。義之一畫也。文之元亨利貞也。公之龍也。孔子之庸德也。例雖不一。其義一耳。

五十 西堂總公

易是天地之事。學易是聖人之事。天地聖人。命爲三才。各仗自己氣力作事。從來抗不相下者也。乃後之聖人。必欲以兩家會而通之。於是建立五十兩字。建立五字時。卽以聖人之學。七縱八橫。通達轉來而爲天地。建立十字時。卽以天地之易。齊齊整整。約束過來而爲聖人。而後乃知方。天地卽是聖人。圓。聖人卽是天地。從來非有兩事也。天地聖人。既非兩事。則五十兩字。亦復合一。五十合一。卽世尊胸前萬字輪也。然雖如是。而學易之法。必須五以五之。十以十之。五以五之者。五其十也。十以十之者。十其五也。今日爲當先說五。爲當先說十。五是天地之盛德。卽是易字。十是聖人之大業。卽是學字。今日既是聖人要學易。則所注射。乃在天地盛德。應先說五字。然後天地盛德。豈汝足下小生所能學。不學則已。學則竟是聖人之業。豈細事哉。以是之故。且須以五字置之高閣。以五字置之高閣。豈欲卽說十字耶。十字既是聖人大業。今日學爲聖人。自應卽說十字。而又有所未可者。譬如皇家造五鳳樓。必先築基端正。而後可憑空構造。今亦如是。雖應卽說十字。先應築基。何者爲基。謂於初入門時開口第一句。便用九字也。何故九字是十字之基。蓋大千羣龍具在。遊戲滿足。是十字。而獨無奈領頭一龍。常要出來生事。致令一切羣龍。悉不得靜。今但不許此領頭一龍出來生事。則羣龍各自在。不許領頭一龍。此是九字。羣龍各得。此是十字。不許一龍而羣龍卽各得。故九字是十字之基也。何

謂領頭一龍。卽宗家劈面所訶之擬議是也。我等平昔爲凡夫。各賴此擬議。從今以往。須要破盡執我。而後方與用九之義。有少分相應也。問。聖人大業。旣於十內減一。而用九。天地盛德。復當云何答。天地盛德。則於五外增一。而用六。何以故。天地之爲天地。直至今日。但會得五除五之外。更無所能。全賴有聖人者。於其間爲持地菩薩。而裁成輔相之。故至今猶得持定在此。不然。而一任其五之性行去。則將胥而至於不可知之地矣。故不用五。而用六也。大經云。住世一劫。若減一劫。若減一切者。世尊爲薄福衆生說。如來畢竟入於涅槃。住世一劫者。世尊爲大乘卅卅說。如來畢竟不入涅槃。說如來畢竟入涅槃。卽是十內減一。而用九義。說如來畢竟不入涅槃。卽是五外增一。而用六義也。雖然。若就聖人說之初。亦未嘗於五之外。另增一事也。何也。聖人視說法與罵人。一總只是鼓粥飯氣。而凡夫定欲推說法於罵人之外。謂是確有一件事者。故實實同是五字。而遂以爲六耳。是則卽用五字以爲六。非於五外另用六。故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當知九字。是乾卦之大力用。六字。是坤卦之大力用。乾卦之大力用。展轉直至旣濟。方得完全是十。而尙有六在其中。坤卦之大力用。展轉直至未濟。則竟清淨是五。更無九在其內矣。

問。五字×如何寫。曰。兩手握四管筆。從外面一齊畫到中心。而×字成。問。十字如何寫。曰。

兩手握四管筆，從中心一齊畫到四面，而十字成。五字寫法，雷以動之，十字寫法，風以散之。蓋響從四面來，法界之性如是，去從四面去，以學於聖人之道故也。故五字天地之字，十字聖人之字，×字卽十字，而圓寫之則爲五，十字亦卽×字，而方寫之則爲十，圓十字爲×，乃卽活十字也。方×字爲十，乃卽死五字也。約天地盛德曰五，約聖人大業曰十，五以學易，十以學易，殆謂此矣。然而五十字，初不爲我等算數而設，今日斷不得以算數法來聽，何也？聖人胸中，但有一字，且無二字，何況餘字？蓋聖人所見，惟是大千，大千從本是一故，復次，聖人立出十個字來，只爲得一件事體，心中只一件，眼中只一件，口中說不得一件，於是不得不作兩樣方法以說之。因而以一一字分爲兩一字，兩一字者，人一法一也。約法，則分爲天地盛德句，是爲五字，約人，則分爲聖人大業句，是爲十字，五字是約法一字，十字是約人一字，究非有二字也。既五十字，俱是一字，餘字當復何用？當知一二三四四字，祇是五中之開合，六七八九四字，祇是十中之氣候也。問：乾卦豈非約人之卦耶？曰：然。坤卦豈非約法之卦耶？曰：然。然則乾卦何不用十，而用九，坤卦何不用五，而用六耶？曰：據實而論，祇是一副大千，不應有約法約人之事，其所以必須約人者，無他，祇爲法故，其所以必須約法者，亦無他，祇爲人故。約法約人，總爲人不如法，意重在人，不重在法。（每卦中爻屬人，故發揮因之）欲於坤卦廣談法界，必須先於乾卦成。

就法器。故乾卦中凡有所說。悉爲未成乎人。既發揮旁通。大作佛事。而後成乎其爲人。卽以其人來坤卦中。住持於法。其人乃得名之爲十。若猶未也。定應用九。不應用十也。若爾。坤卦應用十。何故亦不見用。曰。坤卦正以應用十之故。所以不用十而用六也。何也。應知乾卦用九者。非所云老陽之謂。乃是十中缺一也。坤卦用六者。亦非所云老陰之謂。乃是五外增一也。云何是十中所缺一。未成乎人。執我之凡夫是。云何是五外所增之一。已成乎人。參贊之聖人是。由是言之。乾卦所缺。正卽坤卦所增。坤卦所增。正卽乾卦所缺也。蓋乾卦純說法。不說人。然乾卦雖實實說人。而實實不是人。故減一數。坤卦則實實說法。而實實竟是人。故增一數。以乾所缺之一。補之於坤。而坤得用六。用六所以住持其五也。以坤所益之一。減之於乾。而乾止用九。用九所以期致乎十也。故知乾卦爻交用九。意不在用九。意在不用一也。坤卦爻交用六。意不在用六。意在雙用一也。如是則圓者方。方者圓。活者死。死者活。更無約法約人之事矣。而後乃得名爲真正人與真正法。故此乾坤兩卦。實是一卦非兩卦。五十兩字。實是一字非兩字也。

乾坤

云何爲乾。祇據現在一法。迅疾起滅。不曾暫停。卦之曰乾。乾卦本小。而破於一物。翻出萬

物以其乘小就大爲萬物資始。故曰大。云何爲坤。遍約大千微塵。彌布無外。不漏一絲。卦之曰坤。坤卦本大而借彼前法。出生後法。以其如法各得。爲萬物資生。故曰至。乾約人之卦也。坤約法之卦也。聖人意重在人。不重在法。人不終則法不始。故乾坤雖齊舉。而必先乾後坤。所以明坤必本乎乾之義也。孝經云。先王有至德要道。至德。仁是也。要道。孝是也。孝與仁。從來不相見之字。仁非孝之滿分。孝亦非仁之少分。其云至德要道者。言孝是仁之要道也。故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所由生也。一人曰人。普天下人曰民。一人若在。普天下人不得活。類得孝字爲塗毒鼓。一聞便死。一人既死。民皆得活。故曰民之所由生。今以孝字詮父子一倫者。蓋以前法後法。相生不窮。有父子之義。故也。郊祀后稷以配天。是說仁字。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說孝字。周南以麟止。麟者。青色仁獸。王者至仁格天之所感。召南以鸛虞止。鸛虞者。白色孝獸。王者至孝格天之所感也。禮周南召南。而乾坤之能事畢舉矣。論語首章時習。卽乾乾因其時而惕。乾之義也。朋來。卽西南得朋。坤之義也。君子。卽屯蒙以至中孚小過之君子也。上經首章。立出君子字。下經首章。奪却君子字。末章結歸君子。與首章應。其爲人也。孝弟章。孝弟爲仁之本。蓋言乾卦爲坤卦本也。坤是仁卦約法。乾是孝弟卦約人。雖人與法雙約。究竟歸重爲人上。故學而章。雖是開經第一章。而論語實以孝弟章始也。然但云其爲人也。孝弟。而不云爲

孝弟之人者。蓋孝弟原非實事。不過以防閑天下之不仁耳。仁之爲言。七通八達之謂也。一佛國土。通於無量佛國土。無量佛國土。通於一佛國土。塵塵刹刹。你旣爲我。我復爲你。如八門五花。無有隔礙。故名仁。然聖王必不能使天下仁。但欲使之不至於不仁。故特設孝弟兩字。以防範之一出一入之間。如臨深。如履薄。此如兩道靈符。可以祓除不祥。眼光但要照定此兩字。自無犯上作亂之好。所以但云其爲人也。孝弟而不云若何爲孝弟之人也。孝弟只約現前一心說。爲人約一期報盡說。爲孝弟於一刻上爲一爲便了。爲人必須爲到死而後已。終無了期者也。蓋好犯上。卽是不孝弟。好作亂。卽是不仁。不好犯上。卽是孝弟。不好作亂。卽是爲仁。故知祇有不好犯上。不好作亂。是庶民實法。並無孝弟與爲仁之事也。旣云孝弟爲仁之本。則是聖人建立孝弟字。專爲爲仁。而乃云本立道生者。蓋未開經前。不過爲人。旣開經後。卽是爲仁。而於中間必作六十四番卦象者。是卽所謂道。每一卦象。必作六番爻辭。以至有三百八十四爻者。是卽所謂道中之生也。是故說經不但說一冠冕仁字便了。要須實實落落。開出道生字來。而後始得。不然。旣無相生之道。開亦何益。君子所以不務開後之大和會。而務未開前之本者。良由於此。

今日開經。如此說去。須知有二大法門。何等爲二。一者無量善法。同時俱興。謂之興善法。

門。一者從前執我。應時歇滅。謂之破惡法門。所興之善。有塵塵剎剎。猶如紅爐。所破之惡。祇一塵一剎。喻如點雪。從此乾坤二卦以往。總是一卦興善。一卦破惡。直至既未濟。無不皆爾。然所破之惡。雖如點雪。而有大力。所興之善。雖如紅爐。而無勢力。故必須一雙一雙相守說去。而後所破者方得一死不活。所興者方得神變無方云爾。復次。乾之爲卦。乃是搜尋一切不通達之卦也。不通達雖止在一處。而搜尋不通達。則須徧一切處。徧處搜尋。並無一處不通達可得。而後乾之能事始畢。故坤卦是實。乾卦是假。徧一切搜尋不通達。此是實實一事。若所謂處處通達之境界。則誰當見。誰當說。故又應坤卦是假。而乾卦是實也。且夫乾卦雖求處處通達。而其實。祇求去一處之不通達。譬如人周身氣血。少有一處窒礙。則周身氣血。應時便阻。謂之不仁之疾。善醫者止於此窒礙一處而療治之。此一處既得愈已。則通體悉愈。故知乾卦醫治。全法界不通達。不在處處。而在一處也。復次。仁者推而行之。處處行得通之謂。孝者反而求之。並無一處行不通之謂。仁者喻如家業。孝者喻如能守家業之人。故仁是大千之實法。而孝乃君子之用心也。仁是自有實法。故非但不能不仁。亦復不能爲仁。孝是君子用心。故既能爲仁。亦能爲不仁。故眼光不注射在孝。而注射在不孝。仁是現前一切萬物內。無微塵許不通達。孝是通達大千所有一切不仁之處者也。故坤卦纔說起時。便已是仁。乾卦必須說完以後。乃得

是孝耳。復次。在昔堯舜之世。萬民皆得耕鑿飲食。夫萬民之耕鑿飲食。固是大千之仁。與帝力無與。然使無堯舜在上。則萬民決自耕鑿飲食不成。譬如優人雖善戲。若無勾欄以閑衛戲場。終亦不能施其技。聖人之業。其能閑衛不仁也。亦復如是。此所以天地之化育。實不待贊於聖人。而聖人者。必須爲贊之云爾。

十六卦爲法垂十六王子說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總之曰八卦相錯。固知此非八卦之文。乃十六卦之文也。天地一雙。以至山澤雷風水火。共成四雙。乃卽六十四卦之文也。八卦相錯有十六。相盪有四十八。合而成六十四。而實則以十六卦爲圓圖方圖之經緯。方圖伏羲卦也。圓圖文王卦也。十六卦爲句卦。餘四十八爲字卦。自乾坤開章。歷屯蒙八小卦。則以泰否束之。雖結上文。實起下文也。上經泰否一束。坎離一束。下經以咸恆爲上下之紐。又損益一束。震艮一束。巽兌一束。既濟未濟一束。而四十八卦錯綜於其間。所謂鴛鴦繡出從君看。以十六卦爲金針也。大雄氏有十六觀經。卽十六卦是。有四十八願。卽四十八卦是。他如尙書有十六字。妙法蓮華經有十六王子。而佛爲初地說法。有四諦十六心。其義一也。乾苦法忍也。坤苦法智也。泰苦

比忍也。否苦比智也。坎集法忍也。離集法智也。咸集比忍也。恆集比智也。損滅法忍也。益滅法智也。震滅比忍也。艮滅比智也。巽道法忍也。兌道法智也。既濟道比忍也。未濟道比智也。十六觀經首落日觀乾卦也。次大水結冰觀坤卦也。尚書十六字人心惟危苦諦也。道心惟微集諦也。惟精惟一滅諦也。允執厥中道諦也。其中忍智兼具。法華第十六王子。卽尚書十六字之中字。故佛號日月燈明。而釋迦獨受記於燃燈也。由此推之。十六卦功德可見矣。八卦相錯者。除却天地。止得六卦。蓋從一纏中分天地。天地本自相錯。不待聖人。故錯六子。則天地之錯曉然。兩錯爲因。六錯爲果也。天地定位是設卦。山澤三句是繫辭。天地不交。天地竄下。所繫三番之辭是爻。爻者搖也。乾與坤搖。而後乾中有坤。坤中有乾。不但六十四卦是乾坤搖出來。併六卦亦是乾坤搖出來。老夫妻兩個先自搖動了頭。然後小男小女一齊都搖。天地是因緣法。天爲因。地爲緣。山澤通氣。好因好緣也。雷風相薄。惡因惡緣也。水火不相射。不好不惡。因緣也。號物有萬。或從好因緣和合而生。或從惡因緣和合而生。或從兩件不好不惡。因緣而生。譬諸醫師。投藥卽愈者。山澤通氣也。是大醫王。投藥卽死者。雷風相薄也。亦是大醫王。投藥不愈。亦不死。水火不相射也。是謂三轉法輪。山澤通氣者。師通於弟。弟通於師。師通於弟。感其法乳之恩。弟通於師者。望如妙高聚也。雷風相薄者。一切萬物。雷趕出來。既出來已。風趕進去。相薄。相逼。

也。(以紙扇爲喻)水火不相射者。存水則無火。存火則無水也。說天地定位。聖人之意。正要地天定位。說山澤通氣。聖人之意。正要澤山通氣。雷風水火亦然。此四句乃賓句。非主句也。天地水火。是正正錯。雷風 $\text{☳} \text{☱}$ 翻來是澤山 $\text{☶} \text{☵}$ 山澤 $\text{☶} \text{☵}$ 翻來是風雷 $\text{☳} \text{☱}$ 云斜正錯。許了山澤通氣。而山與雷風。山與水火。本通不得氣。亦都通氣起來。推之相薄不相射。勢不六十四不止。八卦相盪者。卽以八本卦盪八錯卦。而有四十八。天地。山澤。雷風。水火。盪字之圃也。定位。通氣。相薄。不相射。盪字之湯也。八正卦能盪之聖人。八錯卦受盪之衆生。略盪到南。有十二卦。略盪到北。有十二卦。略盪到左。有十二卦。略盪到右。有十二卦。只有一盪。四面俱到。更無兩盪也。

八小卦爲五燈會元說

屯蒙需訟。至小畜履。八卦爲小學卦。於中。屯蒙需訟爲小始。小畜履爲小終。而師比不與焉。師比。文字之卦也。舊聖人授記學者。胸中有師比二卦。新聖人蒙授記者。已成小畜履二卦。故又有四卦在訟後。不然。旣已訟過。宜直接同人大。有所謂利見大人者。同大也。同人方始謂之人。大有方始謂之大。大學事有終始。以同大爲始。以旣未爲終。從八小卦入同大。是新聖人路程圖。師比兩篇文字。是小畜畜字兩個副本。故小畜卦。內中爻卽師。外中爻卽比也。屯蒙卦。

達摩遇神光時也。蒙卦不過陪說屯卦。需卦。喝後來不及。丟不下之卦。香岩辭滬山時也。訟卦授記屯卦也。卦之小莫小於屯。所謂現前一心是屯卦。只一元字已足。乃全許元亨利貞者。爲他初入道場。心中貪圖此四字。又後來畢竟成就此四字。故遙授之耳。所以勿用有攸往。奪他利貞字。利建侯。併奪他亨字。有攸往。從坤卦來。勿用。從乾卦來。他原有轉身句。善知識只算做當機句。曰利建侯。如立箭槩。到得箭箭上槩。然後容他轉身。一喝是元。一喝不住。一喝是亨。屯卦底元已被喝住。所以蒙無元字也。蓋一人屯了。法法蒙了。法本不蒙。因屯卦連累他蒙。蒙卦無可說。說蒙卦者。重說屯卦也。需卦以正中也。訟卦尙正中也。中以正爲體。正以中爲體。中豎正橫。中動而不已。正安住不動。需須也。爲何需卦要等。只爲他不中故。住在中時。前後際斷。曰得中。訟卦尙中。則需卦止爲不中。請出全法界來。曰以正。見了全法界。我便立不起。曰以正中。中則授記。故必要需。需到需於酒食等着了。故訟正是法師中是法了。訟曰尙中正也。法師之事也。需之九五。曰以正中也。法子之事也。屯卦需卦。參學之卦。訟卦授記之卦。汝於來世。當得作佛。此授記正文。其言似終。而實非終也。故曰終凶。謂普賢萬行。從此而始。不是學人之事。於此而終。你且耐着。我爲你說師比等卦。領你見大人去。故曰作事謀始。授記之後有何事。見大人則其事也。大千純觀曰師。大千純疎曰比。兩番皆說畜字。師卦成就畜。訟卦破壞小。小畜者。

大學之前方便也。師比者，方便之方便也。師卦不過容民之法，把這個容民之法，做小畜畜衆之法，然而畜義未暢，故又說比卦。比卦建萬國之卦，不要提起你一國，萬國好端端一齊建，你也建在裏邊了。訟卦以後，合說履卦。儒行爲履，小人之行，悵悵何之，不謂之履，大人之行，空行無跡，亦不謂之履。履在訟後，舉足動足從道場來，只是做了小人之履，怎麼處，小即小畜之小，不畜則小矣。以小而履，是小人履，以畜而履，是君子履，女爲君子履，無爲小人履。子夏那日，正打從訟卦出來，領到師比卦，已放大眼光，畜字成就，然後履字成就，履卦即是訟卦，而今履卦不是訟卦之履卦，乃師比中之履卦，蓋欲成就同人大有，直通既未之履卦也。履卦說了，屯卦纔完，達摩大師東來，只爲得一個屯卦，一部五燈會元，都是弄粥飯氣，已收在屯卦，一卦裏邊，蓋不會屯底時節，他三魂六魄，不知飄蕩在那裏，縱有屈原大招，也招不來，而今兜頭一喝，提出現前，一心便立刻屯住，屯了現前，已有這個人了，然後把這個人漸漸裏攤佈他，莊子云，而後乃今將圖南。

